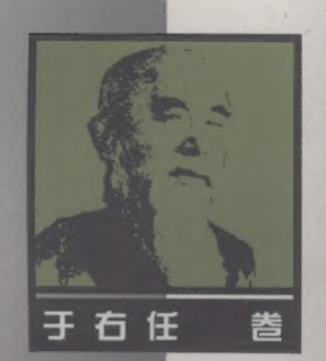
民国奇才奇文



于右任 卷



東方出版社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苏曼殊　　天涯红泪

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李叔同　　禅灯梦影

胡　适　　大宇宙中谈博爱

杨　度　　旷代逸才

王国维　　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

章太炎　　名师骑士

李大钊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宋教仁　　护法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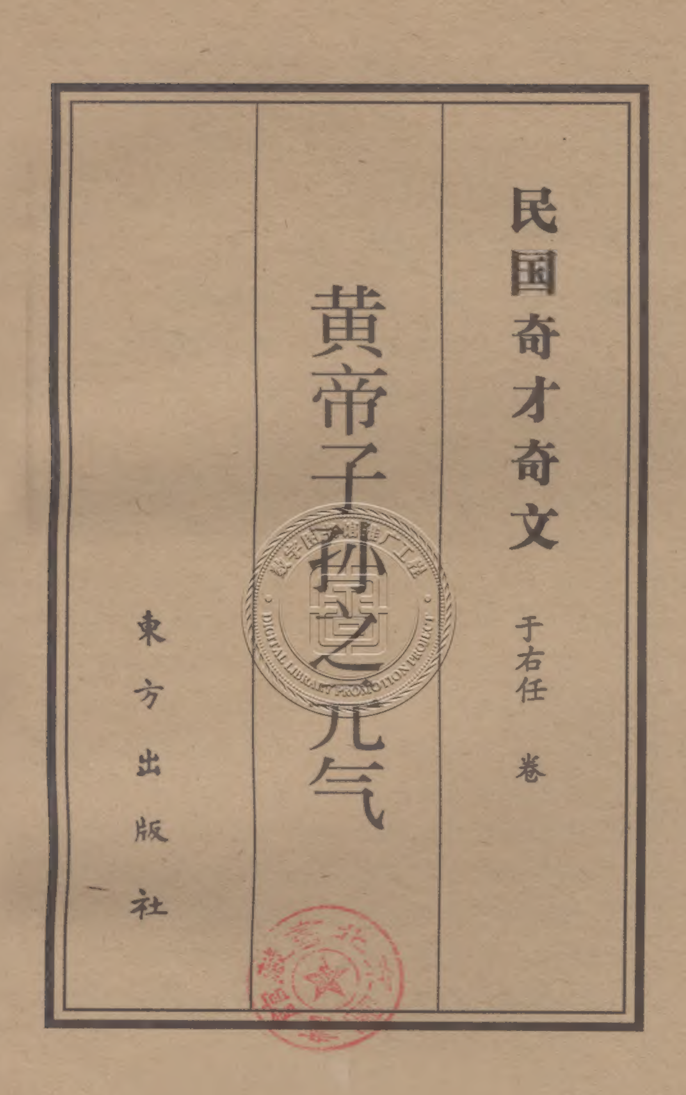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于右任　　黄帝子孙之元气

瞿秋白　　多余人心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民国奇才奇文

黄帝子孙之元气

于右任 卷

東方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卷首语

不到四十春秋的民国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这一个个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激动的名字，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不是吗？家赀万贯、寄情有声的风流公子转眼间弃贤妻、别娇儿，伴青灯黄卷，竟成中兴释门的一代高僧；不是吗？开一代学风，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却匍匐于一个年幼废帝的脚下，以自沉湖底而终；不是吗？狂热的保皇分子，历经坎坷，最后竟修炼成虔诚的共产党员……这种比小说、戏曲情节还要曲折神奇的人生只能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人奇，其文

更奇。无论他们是新派博士，还是老式学究；是政坛领袖，还是释门高僧，无一不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才情。千字妙文，走笔而成；万言长卷，立马可待。这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日常小事。观其文，或怒目金刚、叱咤风云，或缠绵悱恻、凄惋欲绝；或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山间小溪，空澈明丽。无论治国宏文，还是闲适小品，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因此而丰富多彩，光芒四射。

有鉴于此，我们从民国众多奇人中选其品性独特、才情超群者，述其生平、粹其奇文，汇为一编，一并推出。既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且可滋润性情，开启心智。相信会有沁人心脾，开人眼界的作用。对有关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该书系各卷传记或出传主之手，或由亲友、专家所写。正文选其才气、性情兼具，能体现作者风采者，以类相从。后附生平大事年表。阅读全书，可对其人其文有新的了解。倘读者诸君能有一二收益，则选编辛劳之余倍感欣慰。还愿高明之士多多指正。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放言时局

艺文丛谈

风雨人生

于故院长墓表

张　群

秦陇绾毂西北，河岳雄伟，独擅形胜，有建瓴全国之势，以成周秦汉唐之盛。其间名世辈出功业长久。宋之中叶，横渠张先生讲学关中，以民胞物与为怀，主立心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派流传历千百年未尝消歇。三原于公右任，承关学之源流，宏三民之主义，事功德行，彪炳百世，巍然为开国之人豪。其时会渊源，盖有由矣。公讳伯循，字右任，以字行。世居陕西泾阳斗口村，以农为业。曾祖志敏公始命伯祖考象星公讳奎，祖考峻堂公讳登，商于蜀，考新三公讳宝文十二岁，与兄汉卿公步行入川，留岳池九年，方归省。乱后家毁，迁三原，遂为三原人。妣赵太夫人来归，其明年公生，时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也。公两岁失恃，新三公留蜀未归，乃依伯母房太夫人，七岁入塾，家贫有时不得盐食，太夫人以教以养，其保抱诲训之迹，公终身每言伯母为之感泣。十七岁以案首入学，叶尔恺学使观风关中，目为西北奇才。公为文重经世义理，而不尚章句。际时多难，名儒朱佛光复时以明末遗老之民族大义相激励，慨然有忧天下之志。二十五岁登乡举，初公曾刊《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议时政，略无忌讳。陕甘总督升允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入奏，缉符已至，公方赴会试开封，亡命上海得免，马相伯召入震旦学院，并护持之。震旦罢课，公与离校同学创办复旦公学。及留日诸同志以取缔风潮归国，复与筹设中国

公学，旋赴日本谒国父孙先生于东京，服膺革命主义，加盟中国革命同盟会，国父授以长江大都督职。归国后，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民立报》尤为革命党人联络指挥之中枢，其振奋人心，激励士气，于国家缔造之功，既大且永。民国肇建，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七年返陕主持靖国军事，治兵三原。孤军转战，艰危困苦，以奠西北革命之基因，导致国民军首都革命之成功。十二年，与叶楚伧等创办上海大学。十四年国父北上，任命公等五人组织北京政治委员会。十五年国民军败，公假道俄蒙誓师五原，重建国民联军，以解西安之围。并于翌年率部出关，与北伐之师会于郑州。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十八年，任审计院院长。二十年，任监察院院长。二十七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行宪后膺选监察院监察委员，复被推任院长。及政府播迁，忧愤国事，益勉同人戮力监察权之行使，以济时艰。公长院前后三十四年，于监察及审计制度之建置，筹之审而持之贞，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气度风概，雍容卓立，为不可及已。卒以积劳，于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病逝荣民总医院。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农历三月廿日，享年八十有六。总统闻耗震悼，特派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敬谨治丧，以示政府崇报元勋表彰耆德之至意。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安葬于台湾省大屯山巴拉卡之大官林，遵遗志也。元配高氏，子三，长望德，曾任驻巴拿马大使。次彭，现任驻牙买加代办。次中令，在美国马利兰大学攻读博士。女四，芝秀、想想、绵绵、念慈。公生而岐嶷，躯干岸伟，美须髯，望之如神仙中人，所至竞仰风采。生平以民胞物与为立心立命之所，文章诗词俱挟革命之风雷，

书法雄奇，寰宇叹赏。著《标准草书》以为改良文字之倡，人谓许氏《说文》后之第一书也。自国民革命统一全国，国有大事几无役不与，或慷慨执言，或潜移默运，而为而不有，若不知焉。洎齿德俱崇，议论风采，领袖群伦，虽殊方异俗，每见国人，无不敬问起居。卒之日，识与不识，莫不咨嗟悲叹，乡农野老，有不远数百里而往弔者。监察委员全体决议尊为监察之父。呜呼！公之文章功业，襟抱节概，实兼有刚健笃实之美，所谓巍巍荡荡民无能名，岂不伟且盛哉！群与公数十年雅故，感念平生，风义师友，今复受命治丧，为文表阡，义无可辞。爰就其大者约而述之，后之君子，亦可以观省焉。华阳张群撰文，嵊县谢冠生书丹。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忧国忧民

寄《新民丛报》书

大报十八号所载金匮钱氏“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筹就长江流域民族(下省曰南人)处置大河流域民族(下省曰北人)之二法。不佞阅之，始而惊，继而怒，终亦不知夫涕之何从也。以为吾人日日唤同胞，不料同胞刻刻谋处置我，视我如异种，而贱我若奴隶也。(中略)凡文明国之大报纸，莫不操一国最上之权，为民党之机关，作政界之方针，故其造论，无不审慎。不造则已，造一因必有一果。偾事者容或有之，断未有操同室之戈，欺侮同种，蹂躏同种者；亦未有挟他人待异种之策，恐吓同种，诬蔑同种，不以人道待同种者。盖心理上如是，学理上如是，故言论上无不如是也。吾国报界之发达，大报巍然祭酒，年来声价物望，俨有操纵言论之资格，故立言纪事，全国人尤属耳目焉。不图钱氏之论，出现于地理栏中(中略)大报认可代为传播，正恐怨毒之积于人心，报复之见于实事，来日方长而未有已也。既伤同种亲爱相维之感情，复解同国艰危共济之团体，转失大报天下为公之名誉，不得不进一言以辟其说。

处置者强权派用之以待异种之名词也。其方法有三：有瓜分而处置者；有保护而处置者；有奴虏而处置者。奴虏而处置，则剥削其人权；保护而处置，则干涉其国权；瓜分而处置，则人权国权，一齐扫地。盖侵略家之野心，无所不施其毒手也。但平等者对于平等者，则断断不敢出此，即枭雄之徒，未有敢与公论抗、与公理战者。若就吾国习惯上观

之，所谓处置云云者，无亦一不施之于下等（如处置囚徒），未有用之于上等者。（中略）世有出外游历者，见盗贼之持刀劫人而暴富焉，于是归而欲用之于邻里乡党，又欲归而转用之于伯叔昆弟，独不悟盗贼之所对待，非骨肉也。倘仿其术而用之于骨肉，是盗贼之所不忍为也，人而敢为盗贼之所不忍为者乎？不佞无论有南北之成见与否，就群理而论，应与不共戴天者也。然此字句之间，姑不深论，请言其处置之法：一曰现在者，一曰将来者。

现在处置之法，引泰西强权派以优等民族待劣等民族之成案，投资本于北方，以指挥监督之，开辟其矿山农业等以供人类之用。夫天下惟实力周足于内，而后事业膨胀于外，西人之殖民遍五洲者，因母国地小，不足以回旋，加以国力财力，在在充溢，故踏遍五洲，谋人路矿，苟有可以投其资本之地，无不万马奔驰而来。南人（指长江流域民族言）果真有见于此，欲辟世界之矿山农业以供人类之用，则非洲、澳洲、西伯利亚之一片荒凉，较大河流域千倍万倍焉，何以不引强权派之言而一着手？曰不敢施于人也。然西人之所谓强权者，非强之于同洲同国同种，而强之于异洲异国异种者也，然其谨慎如此，分别如此，尚有以盗贼派目之者，反是乌足语于人类哉！吾今兹尚有两事，欲质问焉：（一）南人之资本，果否足担任北人之实业也？海通以来，沿江海各省，生计界非常活泼，自今东西各国及南洋群岛，民族之以富闻于其间者莫不偻指，然望其经营祖国事业势难兼顾，亦鞭长莫及，故今兹之所比较，国中之资本而已。自今境内商业财政上，北人所占之位置，亦未尝远逊于南人，曩之矿山等无人过问者，不过一厄于官吏，二限于土法，想南人亦同声一慨，故民办之矿，亦麟角凤毛。知自办事业之有益者，近一二年间事也，安见北人不应时而起，坐视同胞执强权而摧夷我哉。（二）南人之公德，果否足担任北人之实业也？江浙

为卖路矿人物出产之地(如某某等屡见于各报,他省无如此之多),于其生长钓游,祖宗坟墓所托之故乡,不惜百计钻营以自鬻,报章骂之而不知羞,乡人逐之而不知耻,日惟狗苟蝇营为金钱所奔走。即北人有心托之南人,无奈夺之同胞之手,而贡献于异族何!又无奈借异族之款,以愚骗于同胞何!加以大河流域失权利之路矿,无一非经南人之手而拍卖者,惨记念,痛心事,至今触目而发指,世界上有此优等民族乎?

若夫优等劣等之分,未知作者从事业乎?从文化乎?从历史乎?若从历史而论,南人之寸地尺土,无一非北人奋手足之烈所经营者,其筚路蓝篓以启山林,断发文身以就习俗;战瘴疠驱异族以奠厥居,备历风霜,备尝艰苦,始有此山明水秀之一日,他勿具论。予秦人也,钱氏吴人也,请述秦吴交涉之历史。泰伯开吴,经史如诏,吾秦人亦大有造于江苏,今日者爰居爰处矣。祖功宗德,视等弁髦,则亦已耳。若反挟外人待异种之策而来蹂躏,则吾北人不得不有一言:英者美之母国也,闻美因虐政而反对母国矣,未闻无故而欲以虐政施诸母国者,天良不泯也。希腊、罗马者,欧洲文化之先进也,西人之宗教家、政治家、文学家,莫不表敬慕之情,即下流社会,亦饮水思源,无敢狎侮,盖遗泽在人也。国度不同,尚且如此,何况国度同,语言同,文字同,种族同,更有非常之关系者乎?狐向窟嗥不祥,作者其知之否?抑吾之岌岌所谓同者,非攀附以眩奇也,不过教典如此耳!日本维新时,有倡议与亚洲不同种者,世人多非笑之,作用既指北人为劣等,何不更倡不同种族之说乎?

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但事实则不尽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其学术得之于西方者尤多(为柱下史)。然老

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痛恨之不暇，图赖而比附之，岂有当也。若夫创垂千年之文物，发明绝世之哲理，周秦时明道之圣人，两汉时传经之钜子，以及国文作手，佛典译才，无一非北人千辛万苦，掷多少心血，以争此神(洲)〈州〉文物之名誉，国民精神上饮之食之者何限，今日者有一知半解矣，即转而欲处置我乎！往年日本唱中国版权同盟，吾国之以反对者，至谓其国数千年一滴一点之文明，皆从中国输入，今日不当援欧人之例以加诸我。夫公理自在人心，日本尚不当援欧人之例以加诸中国，岂南人固可援欧人之例以加诸北人乎？王孙一饭，他年犹恋恋之不暇，识者于此可以觇人心矣。

若从事业而论，世界上文明之物质，如罗盘等物，皆系中国所发明，无一不成自北人之手，北人之荣，国民之荣也。至若箕子入朝鲜，徐福入日本，玄奘入印度，张骞入西域，轰天震地之历史，无一不出自北人之手，北人之荣，亦国民之荣也。故上世中世之事业，必让北人为独步。惟入近世纪，始相形见绌耳。但西力东渐，不过数十载，长江流域交通如是之便，西学输入者无几年，大梦初醒者无几日，其进步也不过文十汤九之间，怜我怜卿，则有之矣，所谓此优彼劣者，未知将来真正灿烂之历史，果属之何人，高谈大睨无当也。

如谓大河流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则极目东南，弥望皆是，故外人处处垂涎。近来铁道之争，航路之争，矿山之争，无一日报章不发见，南人尚岌岌自保之不暇，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前头固足以凭陵他人矣，后顾得无惧他人凭陵乎？正恐今日之瘁心壹志，谋指挥监督于同胞者，他人乘隙而入，又依样葫芦矣！倘有如是之一日，吾北人必不忍坐视，曰兄弟颠连，宜被发救之，不忍乘其危而用其手段也。此非吾一人夸大之私言，人情于己所亲近者，莫不有利害切

身之虑，不敢因无知之一言，而便膜视同胞；亦不敢因无知之一言，而即背弃公理也。

将来处置之法，谓"将来新中国成立，而行参政代议士之制，惟长江流域民族，得享有参与政治之权利，大河流域民族，则不得有参预政治之权利。引泰西政治家言，不能多担任国家纳税之义务者，决不得有参预政治之权利。今大河流域民族，多待哺于长江流域，安能多担任国家纳税之义务？既不能担任国家纳税之义务，安能享参预政治之权利？而长江流域民族则不尔，即以现在而言，江浙漕白，为二十一省冠，而近日摊派洋债，又负天下之最多数"云云。未知将来新中国成立于北人乎，抑成立于南人乎？现尚未知鹿死谁手。使南人捷足先得，则北人有呼天抢地之一日。一曰夺其生计，使无噍类；二曰剥其人权，使无生机。此非予周纳之言，奈作者建议之策，其结果必如是也。如是北人何望有新中国，其政府较今之满洲尤苛虐矣，即较英之待印度，俄之待波兰，法之待越南，日本之待台湾，美之待菲律宾，有过之而无不及，世有此新政府乎？鲁仲连宁蹈海而死耳！使北人捷足先得，即用南人制北人之策，施之南人，尚且不为已甚，仅如英之待印度，俄之待波兰，法之待越南，日之待台湾，美之待菲律宾而止，南人肯甘心受之乎？且作者倡言不能多担任国家纳税之义务者，不能出代议士，抑知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乎。盖有权利而无义务者，谓之盗贼；有义务而无权利者，谓之奴隶，必也尽丝毫之义务，即享丝毫之权利，二者相当，其理乃公。使南人能举洋债而全担任焉，且凡北人所纳之租税，未来者新中国免之，已出者新中国政府还之，如此则北人方肯弃其议事权以自图，反是则不甘心也。更有一说，洋债之派，南北直省，不尽停均，南方各省非无少者，北方各省非无多者，然则两相比较，其少者出代议士时，亦应淘汰可也。再析论之，各省所派，亦参差不

齐，即以江苏论，远省各州县非无少者，附省各州县非无多者，然则两相比较，其少者出代议士时，亦应淘汰可也（果尔，则苏松之民必亦不许金匮出代议士作法自毙，钱氏可谓能敬恭桑梓矣）。何也？有作者所引泰西政治家之言足据也，岂不悖哉！夫租税多则出代议士多，租税少则出代议士少，其论理通；大河流域之出租税少者出代议士少，长江流域之出租税多者出代议士多，其论理亦通；长江流域无论租税多少之省分皆出代议士，大河流域无论租税多少之省分皆不得出代议士，则其论理不能通矣，天下有悖谬绝伦如此者乎？

若谓江浙漕白，为二十一省冠，则江浙以外之省分，出代议士时，均应淘汰，何以独摈大河流域而不得与也？且所谓天庾正供者，都西京时则运西京，都北京时则运北京，为京师非为土民也，其所食者不过京师一小部分，非大河流域各省也。盖强北人食麦者食米之不愿，亦犹强南人之食米者食麦之不愿，理正相同。否则西京运道可以常存，何以至今废然两崖，莽莽黄芦也。若现供北京者，不过供南人之食于官，与满人之食于汉人者而已，试问南人有隐痛乎？无隐痛乎？谁食其毛，谁践其土，谁待哺于东南，乃反而迁怒于同胞，欲夺大河流域一带之议事权也！考漕运之兴，本为养军人起见，盖患在陆用北人防之，其势最便。以此之故，老弱转粮饷，丁壮疲军旅；碧血润野草，白骨暴荒原，其健儿前仆后继，掷身首为国捐躯者，无有穷期。读李华《古战场》之文，诵杜甫《石壕村》之诗，专制时代所以驱民于疆场者，曾视之不鸡犬若。天山月，长城雪；生人泪，死人血，至今犹惨不忍闻，盖彼时稍一挫衄，则胡儿铁骑遍中原矣。故北人力竭之日，即神州陆沉之日，历史不少成例。即不挫衄，而征调遍天下，其风土瘴疠之摧残，农工事业之荒废，所失亦莫可计算。少陵诗云："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

荆棘。总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荒落之象，有如此者。户口之少，生计之困，数千年来，所以不如东南，其原因正在此。王船山谓因运粟而农功废，实不知因农功废而始运粟以供京师也。至如后来之遗患东南盖如匣金，然今日之流毒遍天下，岂始事者所及料。倘原其初意，北人舍性命以卫南人，南人竭筋力以报北人，公义上本应尔尔。船山祗知农夫织妇之苦，独不念征夫思妇之苦，更有甚于此者乎！（查江浙粮赋之重，由宋元之季，群雄割据，搜括增加，元明因之变本加厉，其事由南人自取。《日知录》论之甚详，姑不具引）。总之，斯二策者，皆世界殖民政策中最狠最凶之斩根伐芽主义，列强新得属地，近日所不敢轻用者也。有贺长雄氏之策满洲也，除其文化主义，而行其澎涨主义，说者谓此策果行，满洲无再见天日之日；使钱氏此策将来而无力于中国则已，将来而有力于中国，北人其有见天日之日乎？北人北人，空穴中，风入之；虚室中，盗发之，使长此而不求进步，谋我者岂仅在异族哉！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也。夫同处一国度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凡属中国之实业，人人开办之，挽回之，俱有责任，北人之营业于南也何妨；南人之营业于北也何害，均之楚弓楚得，犹愈于落之外人之手。所最痛恨不已者，不解外人造论之原，妄引之以凭陵我者耳。夫天下事当以实力争，不当以虚论争。区区之愚，所以辩论不已者，正恐种族之争之外，又添以省分之争；省分之争之外，又生以南北之争。今日见之于学界者，一笔一舌；他日见之于政界者，一铁一血，又岂祖国之幸福而前途之佳征哉！使此事一笔一舌而可了也，小子虽为反对者，亦馨香而祝之；使此事一笔一舌而不得了也，小子愿作旗下卒，衰绖而从之。然吾草此书时，先祷神佛祈上帝

者三日，使吾同种无兴南北之战，否则无使东家笑而西家哭，否则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无使渔翁得利也。

执事素持公道于天下，请布之报端，质诸天下之明公理者，有以教我。幸甚。于右任谨上。

1905年5月18日

（《新民丛报》第三年第21号）

《神州日报》发刊词

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偏主文谲谏之辞。纫馨洁于九歌，托悲怀于五噫，亦有发摅至论，劘切群愚，仇国成书，罪言属稿。垫角巾而痛叹，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躅，怆我先民。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纂述之馀，订为专律。十万毛瑟，惊法兰西霸主之心；七匝员舆，识美利坚文章之富。津逮吾华，条流粗具。于以挥政客之雄辩，陈志士之危言。澡雪国魂，昭苏群治，回易众听，纪纲民极。较之仰天独唱，众心不止者，厥用益宏焉。夫国闻间史，稗官杂事，抽毫而悉具，则陈一纸而汲众流，庄言谐论，良规俊辩，授简而并陈，则费寸阴而获拱璧。山川自古，方策犹存。顾瞻周道，鞠茂草以无时，惆怅新亭，庶横流之有托。此《神州日报》之所为作也。且夫赤县起于昆仑，白坟达于瀛海。文化肇造，实首此方，猗欤铄哉。三朝七曜，建黄中之极，五币九棘，垂丹书之制。方牙雅契，已有司海司陆之命，桑邱当璧，乃受鞑靼旄人之职，观象察法，开物成务，视彼嵯峨金塔，想像声明，铁荡铜门，留传制作者，后先相距，犹以稚子而拟成人矣。粤自三季蜕嬗以还，渐有今不若古之诮。图箓灰于巨烬，绵蕝工乎霸术。履武蹈踵，禾绢既无其才；因陋就简，群盲竞扪其籥。坐使狼胱歧舌之众，遂成积薪后来之势。畇畇禹甸，渺渺余怀。痛何草之不黄，思古人而难见。矧以嫣黄惨憟，蛮触纷呶，觇国者既有其人，论世者因而夷我。遂令神明之宅，广漠之都，冠裳礼义所留遗，风雨阴阳所和会者。

日损月蹙，患此沦胥。嗟乎，百王陵谢，小儒方索其珠；九州云雷，万马齐喑其口。文武之道，既坠于周原；龙蛇之灾，更延于大陆。岂不以民朴浇散，群德陵夷，朝廷有西园谐价之声，缙绅无北门终窭之守，处士鲜鲁连蹈海之志，细民缺周嫠恤纬之思。四维不张，一流将尽，用致此耶！而登墟墓者，必思德于九京；眷禾黍者，必兴悲于七庙。三宿之恋，未绝于枌榆；一姓之哀，尚崇于伏腊。况复出入皇王帝霸四千馀载，绵历正统伪系二十馀朝，服畎亩者，划苍梧紫塞雁门瀚海以为町畦，食名氏者，综七略九流四部百家以为藩匽。山崇岳峻，重瞳聃耳圩项骈胁之所降神；河曲江平，绿书赤字金马碧鸡之所流熠。教宗治理，萃儒侠魁祖圣神谟略之光华，物曲官能，极睿知心肝人工精英之创述。必有芬烈以康厄运，岂其天公易醉，而金策终沦，王气方收，而宝符不出。遂以秕糠前烈。弁髦惇史。伊川披髮，无所待于百年，宗国夷言，已先隳其五典。晋大夫之忘祖，徒袭衣冠，宋右师之卑祭，更无魂魄。将何以间谗慝存历谱垂三统持五运哉！夫徐舒雍壅，厥生秀民，羲画农耕，聿开神篇。指南有作，启阁龙觅地之图；活版初传，让路德操戈之隙。四游干运，开地动之先河；三正授时，契日轮之恒晷。西陵纤手，贻大利于全球；上国华虫，饰蜚英于百代。是为神州人种智慧之特色。抟抟大地，浑浑蒸民，群姓既昭，宗法斯建。然而溺神道者，淆之以祭师，诬帝谓者，渎之以天使。静言欧洲政教分离之始，实为百年凶残遘会之机。此州自上古以远，民事昭晰，绝地天之通，罔有降假，废云鸟之纪，以奠阴阳。魂舒魄惨，识类性通德之宜；日薄星回，验育物位天之则，是为神州宗教观念之特色。封建既息，阶级遂平，卖浆织屦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斩木者，赤手而论大宝。故英伦贵族议院之改革，无所用其勖勷；日本藩阀政治之弛张，不足论其轻重。是为神州社会主义之特色。因仍宗法，以建国

家，雷霆万钧，积重难返。然而立天顺人之微旨，磅礴乾坤；外夷内夏之大防，昭垂云汉。及其苍鹅已出，白马方来，则有握拳碎齿，激悲愤于倾辅，剖腹纳肝，担忠贞于末路。亦有岳岳贯虹之气，哀哀三户之谣，矢一瞑于黄冠，望归来于朱鸟。沈井中之秘史，干城上之浮图。汉尼拔之崎岖道路，蔑以加兹；玛志尼之悴憔生平，讵能相尚。是为神州国家主义之特色。建三世之神指，恢大同之上德，圣心广大，仁智斯闳。乃若禹名所极，指大秦泰远而方遥，衍说所周，眇少海重瀛而毕具。建冠裳以会万国，崇封禅以召百灵。彼夫亚力山大之武功，该撒棚标之战略，沙力曼之盛业，拿破仑之野心。较厥岁年，瞠乎后矣。是为神州帝国主义之特色。文明法系，约有四宗，震旦一隅，渊源最古。三代以降，枝叶弥繁，周官六典，实职官通则之推轮，王制一篇，具民刑诉讼之事略。治罪专律，邓析已定为竹刑，民法正文，萧何用悬于金布。刑名既黜，轨迹不闳。然而检罗马法之成文，远在千年之后，守大宪章之契约，实为五誓所苞，洞天人之消息，久贵民权，观中外之会通，自宏邦礼。是为神州法律统系之特色。踦远既瞩，文字以滋。主形主声，苍佉实分其道，行右行左，中西各适其宜。然而东极蜻蛉之州，南旋马来之族。谚文假字，谚语苗歌。虽形体之大殊，实本支之相嬗。若其黼黻文治，棣通民俗，甄录之富。赫于琅环，流别之繁，溢于江海。是为神州文学思想之特色。环游瀛海，检探岛夷，披热带之荆棘，触寒门之冰雪，欧风所播，逸足相寻。然而张骞凿空，实在西历之前，甘英持节，远临咸海之外，近世以还，华佣所raw；辟澳大利不丰之土，蔚为上腴，相美利坚通运之宜，致之远道。蒙犯霜露，嘉惠人群，援爵论功，应居上赏。是为神州冒险性质之特色。过此以往，更仆难终。实岳渎之骄子，天壤之俊民，非犹太、波兰、印度诸族所可同日语也。夫诵荷马神话之诗，希腊所由光复；读布氏英雄之

传，意人遂以崛兴。斯拉夫民族，以一成一旅而蹶东邻，日尔曼森林，用再接再厉而摧强敌。况以开明夙擅，灵贶久甄，纵横二万馀里，文轨方同，男女四百兆人，风霆易合。蕴秦孝之积耻，效勾践之卧薪。诉帝irm以敷诚，待皋陶而与直。何遽不可以负荷积薪，支持堂构者欤！然则指陈得丧，穷极端委，鞭策顽懦，导启贞元。匪芳者之自歌，实遒人之可徇。且夫训方问俗，地官之洪轨也，陈诗观风，太史之常识也。弃我取人，师善之夷徒也，演术通艺，知今之宝筏也。旁求四国，不无郢书燕说之功，俯仰八埏，大昭鹗视鹰瞵之象。谅有裨于颓运，或无诮于卮言。顾以简牍方陈，质文易眩，综其流极，厥有四端：繁词既骋，神鉴不周。既论甘而忘辛，亦无敌而放矢。竹素之林，或淆于坚白；箴砭之术，无补于膏肓，此一弊也。鲁市有虎，传言者三人，洧渊斗龙，祷祈者万众。不疑盗嫂，(鲁)〈曾〉参杀人，采齐东之谩言，为中朝之故事　又一弊也。东邻生猫之事，奚裨于见闻；大官赐酺之仪，何关于惩劝。一则委巷谀闻之琐语，一则承平粉饰之虚文。求之者累累难终，闻之者昏昏欲睡。又一弊也。甘陵两部，迄成钩党之灾，蜀洛分崩，卒酿靖康之祸。当大厦将倾之日，昧同舟共济之箴。昵乡曲之宴私，淆品评于月旦。又一弊也。蓬心未化，症结弥多，是则宏达所深訾，亦惟吾党所不尚。嗟乎！即因求果，弥怀履霜集霰之哀，振聩发聋，宁辞披发缨冠之诮。欢娱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怅蟪蛄兮盈耳。惕亭林匹夫之责，绎南雷待访之编。嗟我兄弟，孰非轩昊之神孙，请续阳秋，备纪中原之文献。空言可托，有痛哭流涕以陈辞；来日大难，冀瘏口哓舌之有补。矫矫风云之气，会扶白日再中，昭昭天祖之灵，眷我皇图亿禩。

（1907 年 4 月 2 日，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

《民吁日报》宣言书

昔者太师陈风，爰烛氓膜，朦叟讽政，使通下情。训方陈四民之言，遒人宣万国之铎。季世而降，厥详罔闻。以达哲之儒，遭浇薄之世。往往假呼暑之语，为沉痾之鞭。是以元鸟其衰，王孙兴悲于麦秀；镐绪既坠，诗人致慨于繁霜。不平则鸣，盖其然矣。繄我中土，实维神皋，贬贬燕氓，莅勋爵之胤；庠庠吾壤，号圣明之都。揆诸各洲，罕可伦比。自祖龙焚书，以愚黔首，黜陟操之一己，清议乖乎庶人。行道者惧砧砨之诛，偶语者危约法之令。内讧外逼，日以踣越。绵历千祀，迄于今兹，是非不章，好恶日迕。绎绎原庙，将播为烬烟；林林生民，靡避乎藁隶。何者？上下之情睽，而呼泣之声阻也。白人既兴，国势日上，语通九译，程越万更，离娄失明，臾区沮气，遂使窥破八极，凿空五洲。究其富强之源，实惟报纸之力，褒贬众著，见闻大同，记载确而论著公，隐阐正而事情审。瑯玑骄主，有三千毛瑟之言；花旗名王，发九万全球之叹。吾国自东西沟通，始有日报，更倡迭起，都百余家。然而枢铃之效未彰，记纳之极鲜立，虽抨顽击儒，恒林植于通馗，而燕语郢书，或取讥于达士，则有作达官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猜嫌日积，争无谓之雄雌；城府既深，昧本来之宗旨。徒逞臆见，第升膝而坠渊，棍成是非，将指鹿以为马，更或取齐东之谩语，为中朝之国闻。略知方言，嗤国学为无用；好语急进，诋和平为愚人。乃至金缯文输，政绩旦褫。鲁市有虎，贤君因而致疑；曾参杀人，慈母为

之投抒。欲其并万化，主众极，回易群视，昭苏国魂，譬犹裘蓉裳以御冬，画饼形以愧馁，未有能济者也。即或以贤彦之心胸，为下民之喉舌，然而鸱鸮鸣轭，而彩凤之音不章；榝茅塞途，而揭车之烈罔播。蓬悲出塞，惜忌嫉之偏多；兰忌当门，痛诛锄之太速。当此阳九运厄，天人道乖，斗分飞荧惑之铓，地轴列蚩尤之戟。黄星西指，知天意之瓜分；黑水东飞，恫憧萌其波沸。听杜鹃之聒耳，诚知来日之大难；抱精卫之微忱，犹冀横流之有讫。同人等义务所在，不敢不勉，远惟贾生汲古之训，近懔亭林有责之箴。深维管子四维之言，无缅诗人陈词之旨。用集资本，组斯报章。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睢睢盱盱，目营八荒；洶洶隆隆，手执寸管，天骥独啸，而九洲振喑；晨鸡一鸣，而天下皆白。将见片纸风行，千里雷应。鬼难风灾之地，葱岭自东而至西；矛烦剑淅之乡，天山由南而亘北，无不受其影响，被其陶甄。将以康时，屯拯民危，忧时之士，或有取于斯乎。呜乎，苍鹅西去，极惨惨于人疴；白马南来，恫哀哀于帝思。头颅顾我，吾欲问天；生活羞人，臣将蹈海。木叶将陨，自召长年之悲；河流欲尽，自陨枯鱼之泣。不辞苦口，庶看白日之再中；稍尽寸心，犹望狂澜之可挽。谨尽胸臆，为祝词曰：

皇天妪蕃万汇兮，竭纷迕而回蚀。伊神皋之沃壤兮，習霍翕习而蕴鸿质。是实吾祖宗百战所经营兮，济之以五十年之声明文物。胡时日黷以适逝兮，倾海水其群飞，般总总其监我脑兮，飑虓云汛攒以滂迷。下民靡所讬命兮，绕地三匝乃无枝之可依。朕恫国魂之不见既四千载兮，椤巫阳使要之。黄云作而钻策兮，羲氏占曰善哉。利为下民请命兮，指日月以为期。揖子乔而俪游兮，载范成而与之偕。聆神结而惑涣滕释兮，薨焉魂交雷焉形成。恫夫帝阍之不可扣兮，奋额触关而抗词。九阍门者不为予通兮，纷擎泪其涟

洏。玉女投壶而帝醉兮，虽呼閶而天后又不知。朕登昆仑之颠以吹法螺兮，王母愍而与之。岣嵝之峰有天书降兮，其光烛乎九幽。曰予畀而以口舌兮，将使而夺纛而舞唫。喁呼暴以拯我神州。而诚忘身卫国兮，而出朕值。朕必如而愿以相酬。予承嘉命维兹民之四百兆兮，是乃轩、羲、姚、姒、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贻留。予将手执斑管以经营八表兮，用求坠鼎而复我金瓯。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同协而力以力，扼此横流。系曰中宸胚洋育汇类，地胡此倾，天胡醉甦，吾民兮万千岁，国魂归来兮神哉沛。张我文兮发蒙盖，道超超兮镇高迈。元黄氤氲，睨天涬于须乐兮拯殢殇。

（1909 年 10 月 3 日《民吁日报》）

中国改革谈

呜呼噫嘻，葱葱哉，郁郁哉，吾国近时之现象也。无上无下，无老无幼，无贵无贱，万其人，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志；万其志，一其目的。其目的何在？则无不曰立宪也，改革也。人持此议，未几而谘议局立矣，而资政院成矣，而海陆军大元帅之名定矣，而立宪君主国之诏颁矣。噫嘻，盛矣哉！此乃戊戌六烈，庚子三忠，数万义和团，千百革命党之肉之血之生命，相搏相击，而产出今日之宁馨儿也。噫嘻，吾真不能不为中国前途贺。

虽然，改革云者，必有改革之决心焉，决心云者，非仅恃有一二虚文，以饰耳目也。其举措动作必在在与天下更始，相见以诚，使在下者人人咸晓，然于政府宗旨之所在，一祛其利禄富贵之私，以拥护国家生命为目的，然后始有以自存。是以波斯之改革也，与波皇激战，卒夺专制政府，而建立宪法。暹罗之改革也，其国王锐意效法泰西，与平民以自由，祛专制之恶习，而后始能存在于英、法两大之间。何者？真伪之所分，即存亡之枢纽，非徒恃有朝三暮四之手段也。吾国自前岁七月明诏立宪后，于今既二年矣，凡执政权者，皆贵有一定之宗旨，宗旨既立，无论对内对外，皆以吾之宗旨驭之。东西各国，所以有百年之安，而无一朝之患者，胥此道也。吾政府日日言改革，日日言庶政公诸舆论，日日言预备立宪，自一方面观之，则似乎吾政府固真欲与吾民开诚相与，以此义为救国之唯一方法，唯一义谛者然。虽然政府

之与国民，犹体魄之与精神也，舆论者，精神活动之见荣也，国是者，体魄进步之方向也。审夫此，则政府既欲改革，当在在以政治为舆论之臣仆，离而二之，则国是不能定，而国会不能成，吾政府非不曰维持舆论也。然则既欲维持舆论，而又今日设一侦探局，明日派一伺察员，此何为者耶？今日见革命党而惧，明日见似革命党而亦惧，此何为者耶？今日恶此一报之毁谤官吏也而封之，明日见彼一报之漏泄秘密也而禁之，此又何为者耶？愚民之御罔两魑魅也，焚符咒，遣马甲，自顾其影，则毛发洒淅，今政府之对于舆论，愈益张皇，愈益猜阻，愈益驽怯，愈益汹惧，非以吾民为魑魅罔两耶！魑魅罔两待吾民，而欲其精神体魄之傅合，此必不可得之事也。唯其如此，是以改革之文山积，立宪之诏风行，而至于朝扆密勿之地，则如以十重厚幙，置之五里雾中，令人群焉迷其所向，官吏昏暴于上也如故，人民颛顸于下也如故，外人之恣肆言论之摧锄也亦无不如故。吾然后知政府之所谓改革者，不过欲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如养豕然，一啼则一豢之；如驯鹿然，一击又一抚之，翻云覆雨，一暴十寒，而向之所谓明诏大号者，皆无非滑稽游戏之文章也；人民之所谓改革者，不过借立宪之名，使各省举议员，凡向日无钱捐官、无资格出洋、无科举进身者，借此以干预公事，为升官发财之基址而已。求之政府，既日以牢笼操纵为得计，求之人民，又日以钻营倖进为本图，而又有一班留学外洋者，假西儒之言，作违心之论，凡新学新理，更足以为祸而有馀。以上下之现象如此，而欲其有改革有效果也，得乎！

（1909 年 10 月 6 日《民吁日报》）

中国万岁　民立万岁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注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悲天欤，悯人欤，噫！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

而孰意万卉将零之时，独有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者，此何物？吾爱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气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岂非世人之所谓晚节黄花也耶。噫嘻！……晚节黄花。噫嘻！……晚节黄花。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能忘。"当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远。当此名花照耀东大陆之际，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气概，坚于彼，寿于彼，璀灿于彼者，是何物？非国香乎！万花环绕，民立现矣。是为民立发祥之日，是为民立出世之瑞。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际此时会，此佳节之中而产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杰物之出现此社会，与此社会即有际地蟠天之关系，否则新事业无异乎陈死人。倘其适宜于此社会也，虽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气，时来时往于两大之间；时隐时现于世人耳目之表，待时而出，自足风靡乎一世。而社会宝爱之，而国家更须珍惜之，夫然后始能自立于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于国民。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

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

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实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此则记者之所深赖，而愿为同胞尽力驰驱于无已者也，虽然，未已也。

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东海愁云浸及满洲原野，插血之约，恐又使马首欲东者转而西图。新亡国民之臭名，岂独戴高帽子之族，含无穷之痛乎？嗟嗟！将不远矣。迎秋一叶，已先零矣，恐此后切切凄凄之声难断也。本报同人之生此时，自痛其智之仅能如此，自信其政见之亦足以济此，所补助于国民者，则此后对外当如何有一定之方针，对内当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对经济恐慌当如何有一定之补救法，对人心卑下当如何有一定之救济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

夫前数年吾国之言论界，其气魄之雄健何如，其议论之慷慨如何，其精神之发越何如，而今日者则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顽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记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吊，吾吊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骚心”。夫离骚非爱国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谁知之？其死也，谁怜之？而其忠爱之心，则自信之。记者读而泣，泣而又读，则请诵其辞于同胞之前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

救　国　论

救全国经济之恐慌

一巨舟置风浪之中，群失色欲救之，不知所从事。曰：是在人心镇静，谋施救之乏术而已，徒自扰无益也。

试问人心何以静？曰：人人以此舟与己有性命之关系，则人人对此舟共施其救济之方法，庶邻舟之稳健者，观此急切之状，虽不能救，亦未敢再扬其波而助之虐，或者少得其援助之力乎。吾请论今日各埠经济之情形，并及其救济之策，以祈国人之自救焉。

自源丰润搁浅后，而全国之金融界受其影响，日出而未有已，不谋所以挽救之，则牵连日甚，百业不昌，自困而已！或曰：源丰润之有今日，实源丰润自造之。观其司事亏空之巨，可知其平日立法之不善。试问全国之金融机关，局面岂无有大于源丰润，资本岂无有雄厚于源丰润者，而今源丰润竟独被其祸，岂社会人情独薄于源丰润乎？夫社会既不薄于彼，而竟使国人受绝大之恐慌，是源丰润有罪矣。曰：是则然矣，源丰润之有今日，实其自造之。倘谓其为时势所为，人心所为，吾亦未敢谓其独非独怪。源丰润既被时势人心逼倒之后，而全国之金融界何以恐慌？即此可推测全国之母财将竭，源丰润之事，不过其开端者耳！不有以救之，恐滔滔者终无底止。然救源丰润之残局，不从增益全国母

财着手，则救如不救，见其小者而遗其大者，终以自误而已矣。

或者曰：政府现已允筹数百万以维持上海市面，救上海即所以救全国也。曰：是不然。数百万虽有益于上海，然其益也，仅表面而已，于全国则无甚影响。何也？政府所允维持之金，非积存终古不散之金，而仍收而散，散而收者也。其有之，全国母财不加多；无之，全国母财不加少。故曰，其益仅表面而已。

或曰：近人不主持出先后储金乎？曰：是最善之法也。倘能以其金储之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分之各省，则善之更善矣。惟此事之难，艰于登天。谋者愈多，藏者愈固，俟其至时，恐不我待。无已再思其次焉，则以息假明年赔款四千余万，使全国金融界恐慌之后渐臻平稳，或者中西商均有益乎。兹事体大，请言其理由，使有经验之士大夫，忧时之君子，以大识决其可否，记者之受惠多矣。

请言其留借之方法。各国之得此款，除一二国需用外，其他不过存放耳！既存放，则所图者，不过息耳！吾既认其息，则无异借其款，对于国家赔款之信用毫无损失，而可实收其益。倘有一国不愿者，分别借之，当无不可。此其一。

请言其留借之手续。中国市面之不利，固华商之不幸，而西商亦未必获益，故此事当由上海中西商人联合发起。中国商人请之政府，外国商人请之公使，以鼓吹其成，则中西商人之感情当益日密，而商务当更有进益。此其二。

请言其留借之利益。研究财政者之所最忌：一忌外资输入过骤，而本国之业场不相应，而归于消费；一忌外资输入过多，聚于一处，其末路亦必自焚。如救病人然，医其头而不顾其足，其病虽轻，亦为废人。故今救市面而欲大举外债，蹈前二说之公例，恐在所不免。若留借赔款，即以各省明年应解之款存放各省商家，使各省元气既伤之后，不特不

再伤，而更得有所养。上海则提出海关之款，已足敷其周转；而上海之金融界稳，而各省之金融界亦稳，无扣折之虞，无汇划之费，无解脱之劳，无业场不应之患，无利益不均之忧，无牵动市面临时恐慌，百业停顿银根奇紧之纷扰，一举而数善备焉。此其三。

请言其留借之需要。国民之兴业，有不败自败，不亡自亡之一途，则拆息奇高是也。息高则物价腾，物价腾则百业必滞；百业滞则外国物品必竞入以承其乏，外国物品之搀入者多，则贸易前途之差负必日甚，而现款之流出者又必加多；现款之流出既多，则对外贸易之物价亦必暴落。何也？他人制我之死命也。现转瞬九底，闻其归清之票头近四千万，即折算亦需二千万。此二千万自九底以后，不为外人操纵，即为资本家奇顿；而转瞬又届三底，拆息之奇昂既可断言，而彼时经济界之恐慌，恐更不堪设想！母财不增而又耗之，吾恐全国骚然矣。故留借赔款者，留其母财，即所以增其母财，而较新输入者更利便而安稳也。此其四。

请言其成功后之偿还法。借债者，非中国第一危急之事。既借之后，而归纳法、管理法不善，致他日偿还无着，斯真危急矣。苟能留借赔款一年，订分年偿还，由各省分配于商民，则息有出而款亦有著，各国当亦为我谅。因一国金融界大恐慌之后，即在欧洲，亦必举外债以调剂之也。倘必假一年之短时期，则临时两年之款，而一时偿还，恐市场安稳之后又复扰乱，则政府或举本国公债以救济之。苟办理得法，本国公债亦可吸入外资，国民只认其半，临时不致竭蹶也。此其五。

请言其失败后之救济法。借留赔款之局，倘有利我之危之国从中阻之，则大事败矣。然一国之母财不增，国民恐慌，政府亦未必不恐慌。一国之市场恐慌，各国之市场未必不为其牵动；各国之市场被其牵动，则其外交团、实业团未

必不造作浮言以摇动我政局，故我国之当局者，当见事于机先。如赔款不能留借，则明年度各省各关之赔款，万不可使解，所有赔款当别设法以偿之，断不可使国中再扰乱也。其法维何？则设法举行外国公债而已。倘谓举公债则恐外人不信用，则吾有赔款之金存储于国中者，可以抵之，是在政府之运用而已。一转移间，吾恐政府不特不被其患，而反有利可图也。此其六。

以上之所论，记者一人之私言也，未敢谓其必是，亦未敢谓其调查即确，然所主持者，大略如是。更请举世人之所疑者，以意解释之。

一曰牵动世界大局也。夫谓中国市面恐慌牵动世界大局，理或有之。谓其因留借赔款而生种种问题，则未敢深信。外人之欲输资中国也，非自今日始，苦无机会者盖已久矣。今之此举，中国之市面平稳，则各国之贸易额亦必随之而进，是一最好之机会，外人未必不赞成也。

一曰启外人监督财政之心也。夫因财政紊乱，而外人始倡议监督，吾之救之，惟有维持之，使不紊乱而已。欲维持则莫若留其母财，母财不足，则破产之事必日多，内外之谣传必日甚，而各国之干涉，彼时亦未必不因之而起。何也？商人之财产对于母国，则为个人之所有；对于外国，母国视之则为总殖之一分子，故不得不保护也。盖市面之大恐慌一可也，再可也，再而三，三而四，则所在国之政府真有罪矣。故及今图之，由中西商人联合发起，以维持中外贸易大局，时尚可为，他问题或不因此而发生。倘放弃不救，则斯真发生矣。

谨就所见，质诸国民。倘可为非，则记者应自认其阅历之浅，如有可取，望当局亦审慎出之，则中国幸甚！

中国惟一之救亡策强大之陆军

日俄之协约既成，日韩之合并遂出。吾国之朝野上下，自王公以至牧竖走卒，靡不惘然若失，而恍然大惊曰：亡我国者非英、非法、非德、非美，亦非阴险强悍号称吞并者之强俄，乃貌托和平，口称同文同种同教而心怀吞并者之某邻也。得陇望蜀，狡焉思启，唇亡齿寒，祸将及己。

当此祸迫眉睫，朝不及夕之时，嗟我同胞，其将何以筹救亡之策乎？振兴实业乎，清理财政乎，颁布宪法速开国会乎，皆救亡之策也，皆有动机矣，而皆不足以为直接惟一之救亡政策。

中国惟一之救亡政策维何？曰武力。武力维何？曰强大之海陆军。

使中国于陆有百镇之雄兵，于海有百万吨之战舰，则东亚伯权早已握诸老大帝国之手。日本虽骄，且仰我为盟主矣，焉敢侮予？

即不然而仅有陆军八十镇或六七十镇，分陈要害之地而严封疆之守，则虽有甲午之败创，亦不过许朝鲜独立耳，亦不过割台湾、澎湖列岛已耳。初何至割辽东半岛，偿兵费二万万元哉！夫岂惟不割辽东半岛，不偿兵费，恐近数年来日本又将托为形亲，称为同文同种同教，求为同盟之国而惟恐不得矣，又何至有二辰丸之暴横，安奉线改筑之自由行动哉。

谓予不信，请观俄国斯拉夫一万万之民族，非众于汉族四万万也；色露哥河、敦河、涛尼士塔儿河之流域，土田之肥美，物产之丰富，不及扬子江、黄河之流域也；国民教育之普及与程度，非有超越于我也；虚无党之骚扰，社会之暴横，政府党之跋扈，其互相倾轧虐害之惨状，虽我国汉之党锢、唐

之清流、明之东林，不能及其一二也；虽有宪法具文焉尔，虽有国会取四壁具焉尔，较之吾国之宪法草纲，四不象之资政院，不能评定优劣也。而况奉天一役，辽阳一创，哥萨克之骑兵威名扫地，视吾平壤、金州之败为耻更大；对马一击，波罗的海之舰队片甲不返，较吾黄海之败其状尤惨。夫内政不和，外丧师旅，精锐既挫，三军胆破，当此之时，使日本乘势横扫西伯利亚，则乌拉鲁山以东，非俄有也。然而割地不过桦太半岛，兵费未偿一文，而日本遂与之媾和，一二年又复低首下心，巧言令色，时送秋波，冀幸同心之结。及日俄协约一成，上下欢呼若获珍宝，遂以为无上之光荣者。夫日本岂有所爱于俄而出此哉？否，否，不然，直畏俄耳。何畏乎俄？畏其海军虽没，尚有强大之陆军在也；畏其哥萨克骑兵虽败，尚有斯拉夫四百万之征兵在也；若使不然，吾恐圣彼得堡、莫斯科已夷为日本之府县，而斯拉夫一万万之民族，已与箕子之苗裔同为亡国奴矣。岂直夺南满洲之铁道，让旅顺、大连军港之租权，割桦太荒凉之半岛而已哉！则甚矣。武力之关系于国家之存亡大也。是故欲抵抗日本以救中国之亡，而不备强大之海陆军，譬犹牧群羊于虎豹之薮，而不以刃炮之防猛獒之守也，行且果彼之腹而已矣。

虽然，吾尝闻之，国于海者，注重海军；国于陆者，注重陆军。中国西北连陆，东南缅海，海陆并栖之国也。注重海军乎？注重陆军乎？抑海陆军并重乎？曰：力足则海陆军并举，此为上策。力不足而海陆军并举，终于并不举，此为下策。今上策既已难行，下策又不可出，不得已，莫若用中策，即先停办海军而专注其全力于陆军之扩张。俟陆军扩张完备，中国可以不亡，再注其全力以扩张海军。

何则创办（创办，应为“停办”——编者）海军？第一、财力不充足也。欲创海军，必不可不预定创办海军之方针：（甲）标准。英国之海军，昔尝以抗衡俄法二国为标准，今又

以抗衡德法二国为标准，吾国海军将以抗衡英国为标准乎？抗衡美国为标准乎？抗衡法国为标准乎？抑以抗衡日本为标准乎？（乙）期限。日本当中东战后之扩张海军也，期限十年；当日俄战后之扩张海军也，又期限十年；英、德、美之扩张海军也，或期限十年、十五年、七年（七年误，应为二十年——编者）不等。我国之扩张海军，将期限十年乎？十五年乎？二十年乎？

今试假定吾国之海军以足以抗衡日本为标准，其完成以十二年为限，则每年须造二万吨以上之大战斗舰二艘，一二三等巡洋舰各二艘，驱逐舰六艘，海防通报舰各一二艘，水雷艇八艘，潜航艇三四艘，即总计每年须造大小军舰三十艘，需费约一亿三千四百万元。而筑军港之费，修炮台之费，造船厂、制炮厂之费，将弁养成费，海军常年维持费皆不与焉。若复加以数者，则每岁约需经费二亿六千万元，几占我国岁出全额十之八九。以财政现状考之，去岁筹办海军，仅筹开办费一千八百万两，派之度支部与十八省，期以四年，是每岁不过四百万元。然犹苦心筹划，惨淡经营，至于今，不能寻出适当之财源，而况骤加以每岁二亿六千万元之海军经费，是真令尪童弱女而使之举乌获孟贲之任也，必不济矣。

第二、外患不我待也。吾尝谓旅顺、大连租借期满之日（宣统十五年），即吾国瓜分大祸临头之日。盖以斯时日本必不归还旅大，列国若起而援"利益均占"之说，吾国即瓜分豆剖而不可收拾矣。今观日俄之协约既成，日韩之合并又出。近且不遵条约，移民于东三省开放地以外。近且寺内统监星夜归朝，议增朝鲜之兵（日兵驻朝鲜者，昔有师团，今则于一师团外，再增两师团），步步为营，得寸进寸，推其处心积虑，盖欲于三五年内乘我之国防未固，兵备未充，诈我以术，胁我以兵，使我吞声忍气承认关东州为彼之领土，若

去岁安奉线之自由行动然。不待旅顺、大连租借期满之日，即攫南满洲为已(应为“己”——编者)有者，是吾向之观察，犹未免失之迂缓而瞠乎后也。

夫剥肤燃眉，大祸既已压顶，而欲恃十数年以后之海军以驱逐而抵捍之，微论如上所述财力不足，十数年后，吾之海军不能抗衡日本，即令如愿以偿，亦犹取西江之水以解涸辙之鲋也，何救于瓜分乎？而况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十数年后海军之力，必不能出乎日本之右也哉！

综以上二理观之，欲救中国今日之危急，则停办海军而专注全力以扩张陆军，诚今日之急务矣。虽然扩张陆军亦不可漫无标准也。夫英国海军既以德法二国为标准，我国陆军当以俄日两国为标准。盖我之陆军，苟不足以抵抗日俄二国，不可以保陆上之霸权，犹之英国海军苟不足以抗衡德法二国，必不能保其海上之霸权也。往者，我国陆军扩为三十六镇，政府既有成议，著著实行，一二年即可成军，善矣。今宜再加扩张，期以十年，足成百镇。夫据四百万英方里之疆土，练百万之精兵，虽不足以雄视宇内，保国家、卫社稷，当亦绰绰然有余裕矣。然而军制不改，犹不可以为用也。军制何以改？曰：实行征兵。

中国唯一之救亡策

吾前谓当行征兵制度，然此中国非不办也，而办之不得法，故当急谋改良也。请悉言之：

今日文明各国之兵制，大别有三：(一)征兵制度；(二)志愿兵制度；(三)民兵制度。何谓征兵制度？凡男子丁年以上身体强健者，皆服兵役。以其中之一部分为现役，施之以军事上之训练，现役期满后编入预备及后备者是也。何谓志愿兵制度？募集志愿兵役者，给以相当之粮草，施以军

事上之教育，编成常备军者，即中国之所谓招募制度是也。何谓民兵制度？即所谓义勇兵，诉于一般人民之奉公心，集于当兵役之希望者，日常业务之暇，施以一定之军事的教育，使应国家之缓急者。如中国古民兵制度，无事则把耒耜于畎亩；有事则荷戈戟于行阵是也。考其沿革，民兵制度发达最古，纪元前至纪元后八世纪行之。志愿兵制度，即募兵，行于十五六七世纪，逮十八世纪而普王腓力德力克始发见征兵制度，其时不过行于国内之一部，其兵数犹少。时代之要求，促军备之扩张，遂至战时采用全国皆兵主义。然自经费之节省言之，民兵制度虽有节约经费之利益，而不足以作精锐之军队。自军队之效力言之，志愿兵制度虽可以作精锐之军队，而必需最多数之经费。惟征兵制度比较志愿兵制度，既可以节省经费，而亦不至如民兵制度之不能得精锐之军队；比较民兵制度，既可以得精锐之军队，而亦不至如志愿兵制度耗多数之经费，取二者之长而略二者之短，盖比较的完全军制也，故世界强国，除英美二国独立海上，不与大陆各国接壤，犹采志愿兵与民兵制度外，其余莫不采用征兵制度。德国凡男子年十七岁，身体合格者，必服兵役，平时养兵五十八万，战时出兵五百万。法国凡男子二十一岁，身体合格者，必服兵役，平时养兵六十三万，战时出兵四百七十万。意国凡男子十八岁，身体合格者，必服兵役，平时养兵二十七万，战时出兵三百三十二万。奥国凡男子二十岁，身体合格者，必服兵役，平时养兵三十六万，战时出兵二百六十七万。日本凡男子二十岁，身体合格者，必服兵役，平时养兵二十一万，战时出兵一百三十五万。俄国凡男子达于丁年，身体合格者，皆服兵役，平时养兵一百十五万，战时出兵五百九十四万。此列强征兵之大略也。中国古亦民兵制度，寓兵于农，无事则为农，有事充兵。自唐张说改府兵为召募，兵农始分。其后历宋、元、明，以至近年，虽屡

有变制，大抵皆用召募，即志愿兵制度。前年袁世凯在北洋试办征兵制度，成五六镇，然被征者皆自由应征，非有强制之法，是不过志愿兵之变名耳，非真征兵制度也。今诚采各国征兵之制，凡男子年二十岁，皆服兵役，常备三年，续备七年，后备十五年，分全国为二十六军区，设百镇，征集而教练之，则三年以后，战时可得雄兵百余万；六年以后，战时可得雄兵三百万；九年以后，战时可得雄兵五百万；不过十五年，战时可得雄兵一千万。夫与中国接壤者，西有法领安南，东有日领朝鲜，北有俄领西伯利亚。法国之兵，战时不过四百余万；日本之兵，战时不过百余万；俄国之兵，战时不过五百万；而中国之兵，战时可出一千万，虽不足以犁穴扫庭，寒心破胆，使安南重朝，朝鲜再封，西伯利亚扩为蒙古之外藩，然以之守边备敌，夫亦可以威镇亚洲，名闻世界矣，且实行征兵有三大利：

（一）多额之经费可以节省也。欲救亡而图存，不可不急练数百万之陆军，夫人而知之矣。顾中国今日之陆军，杂凑之才可十六镇（每镇约万人），而每岁陆军费已上九千万两（按度支部近编成决算案，岁出三亿三千数百万两，而军事费占九千七百四十九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两。内除海军费，约余九千万两，皆陆军费）。以元计之（每两以一元四角计），可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即养兵一镇，费约八百万元；若养兵三十六镇，即需费二亿七千六百万元；若养兵百镇，即需费八亿元。夫日本平时陆军二十一万，费四千二百万余元；俄国平时陆军一百一十五万，费三亿六千七百余万元；德国平时陆军五十八万，费二亿三千一百余万元；奥匈国平时陆军三十六万，费一亿三千一百余万元；法国平时陆军六十万，费二亿七千一百万余元；意国平时陆军二十七万，费一亿另六百万余元。今以中国较之，即中国养兵一万，日本可养四万；俄国可养二万五千；德国可养二万；奥匈可养二

万二千;法国可养一万九千;意国可养二万。夫以中国材料之富,物价之廉,宜乎列强养兵一万,吾可养兵二万、三万、四五万矣。今竟不然,我养兵一万,而列强反养兵二万、三万至四五万。然而我现行兵制之浪费,而不可不急思变计也,固已明若观火矣。今若实行征兵制度,请以日本例之,每陆军一万,约费二百万元,则以中国现在之陆军费,即可养兵六千十余万。将来三十六镇之陆军费,即可养兵百三十余万。夫以二亿七千六百万元之费,养兵百三十余万,较之养兵三十六镇需费二亿七千六百万元,其孰省孰费,不待智者,可以知矣。而况实行征兵,则国民凡达丁年,身体合格者,皆负服兵之义务,其富贵者欲免兵役,可课以免兵税,以增加国家之岁入,闻俄国度支部大臣克克哥夫,近欲行此课税方法,以为国家辟一新税源。其法凡应服现役兵役而欲免兵役者,在现役期内,每月纳税五元,准免其兵役。现役期满,纳税即行停止,谓之兵役税。行之俄国,每岁可增收千五百万元。若以人口例之,则行之我国,每岁可增收五六千万元,是又于财政上开一新生面,此大利一也。

(二)军国民之教育可以普及也。说者动以教育不普及为不能实行征兵之原因,而不知惟实行征兵,而后可以普及教育。何则所谓教育者?非徒使举国之民读书识字而已也,必使全国之民有军国民之精神,有军国民之能力。内之合群奉公,以维持其一国之秩序;外之爱国敌忾,以发挥其正义人道之性真。小之立一身一家之计,大之奠一国不拔之基,能与列强竞生存,能与世界共跻于平和幸福之域。肃肃然,蔼蔼然,威武而慷慨然,不愧为军国民之资格,而后可谓真教育,而后可谓教育之普及,而能致此效果者,则惟有实行征兵。何者?荒陬野僻之区,荷蒉负耒之夫,耕食凿饮,出作入息而外,几不知有国家,有社会,有世界矣。一旦征之于军队,号令肃之,步伐整之,行伍一之,昕夕练之,严

之以规律，和之以共同；晓之以天下之大势，激之以忠爱之良心；勒之以法，宽之以仁，明之以耻，励之以义，使其整齐严肃，活泼笃挚，闲习于军队之生活，而成为一种军国民之气质，则其退伍之后，还家之时，必将传播于乡党邻里之间，亲戚盟友之际，愈传愈广，愈演愈深，遂成一种尚武奉公，公共严肃之精神，而永远不可复灭，此固非小学教员所能望其一二也。尝观日本退伍之兵，其言语动作常整肃坚忍，迥异乎常人，而受其乡党之尊敬，几成一般社会之风俗，而叹征兵之影响于国民教育大也。而况我国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国困民穷，外患日迫，丁壮既已失学，幼稚又属难待。当此之时，辅之以军队之教育，以补国民教育之不及，其尤为一举而两得者乎！此大利二也。

（三）精锐敢死之军队可得也。兵家云："兵贵精，不贵多。"岳武穆云："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甚矣，精锐敢死之足贵也。顾召募之兵，大半来自市府无业游民，其体力薄弱而不堪劳苦；其性狡，非置之死地而不肯殊死战；其嗜好太深而不能忠于所职；其心嗜利而忘耻，而不可感以大义，故敌未至而夸诈，敌将至而先逃。甲午之役，我国之兵望风先逃，其先例也。征兵不然，既非无业之游民，又大半来自田间，沐雨栉风，曝日经霜，其肌肤坚固，其筋骨锻炼。把锄执耰，犁云锄雨，其身体强壮，其精神充足。乡饮报赛，恤邻救急，其性朴实，其心磊落，其天真烂漫，其气慷慨而激烈，可任以劳，可尝以苦，可责以大义，可激以忠义，可得其死力。大敌当前，一将军立马奋呼，人人争首，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而不辞。观日俄战争，日本之兵死伤枕藉，裹创扶痛，然犹夺垒搴旗，终破哥萨克之骑兵者，于此知征兵之胜于召募大也。此大利三也。

有此三大利，而又为目前救亡之惟一政策，有心国家者，其惟实行征兵，以急急组织强大之陆军乎！然吾观荫午

楼之被任陆军部尚书，而未至任也，即宣言于德国曰："吾归国，于中国陆军必大有所整顿。"言之者慷慨淋漓，听之者远近喝采。吾以为吾国陆军政策，将开一新大纪元，而前途有莫大之希望。及其到任以来，于实行征兵，毫无主张，而独曰革除旧弊，曰任用学生，曰普及教育，又聘德国数名武官，如是而已！岂三十六镇之兵已足以救亡耶？抑我国不适于征兵耶？再不然，尚书或知征兵之不可不实行，特行之恐有阻力，因畏难而苟安耶？吁！咄咄怪哉。或谓吾国周制，大司马六乡六遂，兵民为一，举国皆兵，由来已久，后世变征调为召募，兵民始分。兵效死以卫民，民出财以供兵，各忠其职，各安其分，相依而不相摄，又数千年矣。一旦籍全国之民而悉使服兵，既使之纳税，又使之当兵，是重扰民以酿乱也，岂惟亡不可救，恐其因以速亡。恶是何言也？夫兵制进步分三大期：民兵最早，召募次之，征兵则为最近新制。此在泰西与我国无异也。今人已进采征兵新制，吾犹墨守召募旧制，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早已决矣。而况国以卫民，民亦当卫国，个人国家固相依以为命，服兵之义务，又凡为国民者所不可趋避者，又何反对之有？必若所云，则是欧大陆列强灭亡久矣，何称世界陆军强国者，必首屈指德意志耶？是故最后吾敢下一结论曰：欲救中国之危亡，在抵抗某国；欲抵抗某国，在急练数百万之陆军；而欲速练数百万之陆军，则舍实行征兵制度，别无第二善策。愿以告世之热心救国者。

1910年10月17、18、29、30日，11月16、17日

（《民立报》）

卷土重来之民立

天苟弃吾民乎，则凡吾民所持以立命者必从而摧陷之，使之失所凭依，而卒为人蹂躏以死，践踢以死。天苟佑吾民乎，则必爱护其所恃以立命之物，不忍加之以摧陷，使吾民得藉其力以出生入死而不至侪于世界亡国之林，此论常理则然也。然天下事无一息而不变，故天所操以亭毒人类之术，亦百出其灵异而不可以端倪，使事事皆得循常轨以相导，则天演洮汰之精神亦牵率于世变而立竭。故有时挟非常猛厉之力以与人事挑战，苟人力足以相胜，即天行亦与之为转移。语曰：天助自助者，盖即以人胜天之谓。故夫摧残陵厉之骤至，实所以鞭策人事之进步而将以促其成功，斯则天演奇妙之作用也。此其消息，吾始亦未常知之，及《民立报》被毁以后，独居深念阅十数昼夜，而后大澈大悟。今请详呈其说以祝吾《民立报》之复活，凡我伯叔兄弟、邦人诸友苟不以吾言为诗妄者，请即持以为今后兴国之券也乎。

夫《民立报》之于中国，无论居若何之地位与何等之价值，要其苦心孤诣，纯然为代表吾民之意思者，则全国同胞所公认也。既为代表吾民而设，则吾民之安危苦乐生死存亡，吾《民立报》必在在与共之，此又吾人所为捐顶踵、糜血肉而不恤者也。是故《民立报》之被毁，非惟《民立报》之不幸，而实吾全体人民之不幸；夺吾言论之权祸犹小，夺吾所持以诛奸锄暴、扶危御患之利器而使之永永沉陷于黑劫，斯则滔天之奇祸也。天将祸吾民，必先祸吾《民立报》；天既祸吾《民立报》，《民立报》苟无术以与天战或战而不能胜，则《民立报》死，而天祸吾民之局成；天祸《民立报》，《民立报》

果可以胜天，则不惟不死，且将凭藉此战胜之力日益猛进，以为吾民之前(躯)〈驱〉。天所以祸吾民者，实不啻有以福吾民，是则《民立报》之火灾实吾民生死存亡之大转捩也。盖吾民今日既逼处此千苦万难之境，十生九死之局，微竭全力以与天搏，以与人竞，搏搏大陆，宁复有可以立足之途？然苟无《民立报》以开其先，吾民犹不免于瞻顾徘徊，疑吾力或未足以制胜，今其可以无虑矣。《民立报》今日所凭以胜天之力，即吾民他日所资以胜人之力，战天之力于此终，战人之事于此始。吾《民立报》之旗帜复见于海上之日，即吾爱国男儿拔剑投袂执干戈以卫社稷之日也。

今之时何时乎？吾《民立报》之火既熄，而环顾四方八面之火种，方且潜滋暗长而未有已，不急起而扑灭之，则燎原之祸即在目前。吾《民立报》既不暇自哀而哀吾民，即亦甚望吾民以哀《民立报》者哀吾国，《民立报》之火尚可补救于事后，国家之火乃不得不警备于几先；《民立报》之火尚不凭吾《民立报》三数人之力徐徐以图补救，国家之火吾《民立报》三数人亟愿与全国无数之爱国男儿竭全智出死力以相与扑此祸种，此则吾《民立报》复活以后之天职也，此则吾《民立报》义不容死而必再接再励以为吾民战胜之前驱也。今吾请为之祝曰：

维兹报兮莫与京，炎黄孔孟兮神式凭，攀天而舞兮起聋盲，仙之人兮纷罗迎。帝召祝融兮相其诚，祥烟□□兮烂盈门，司烜戒令兮阏伯奔，□□旧兮谋厥新。是实帝命兮玉汝于成，余聆神诰兮心怦怦，载瞻四方兮多妖氛。虾夷罗刹兮走骎骎，予悯此畇畇禹甸兮归他人，予倚昆仑之颠兮兮万声，涤彩笔兮放光明。把欃枪兮泰宇平，亿万斯年，其光熊熊兮吾将永以吾是报为吾民独立之旌。

(1911 年 3 月 20 日《民立报》)

外患发微

外患之来，恒在吾人所不及防之地，以今世列强之纵横离合，瞬息万变，即竭吾国人之全智，以测其阴谋鬼域之所至，然且不足；而况举国梦之尽堕敌人之玄中。而二三贪狡之夫，又欲乘时以恣为卖国之行，苟可以得私利，则虽委弃祖宗之骸首，糜烂子弟之血肉，以为之代价，而无所于邮，此其为亡国之铁券，曾不待智者而决。乃吾人偶发其覆，而我邦人诸友犹若有不能深信于其间者，是则不能不为之太息掩涕而叹，天心之厌绝吾国，使吾国人聪明锢蔽，灵府阏塞，濒临此亡国之奇祸，而不自觉也，耗矣哀哉！

夫吾国今日之言外患者，孰不曰滇边之英祸、蒙疆之俄警日益逼近，政府之才力不足以应付其势，必不免于决裂；决裂而不可以收拾，则将不免于亡国乎？应之曰唯唯否否。夫英俄之交涉，纵极千难万困，然充类至尽，不过宣战而止，战则胜负之数，成败之机正亦未易逆睹。即使不幸而战败，而又失地，而又丧权，然其祸既为人人所能共见，即人人之力智能奋起以图防御；防御不胜而卒致罗于亡国之祸，吾人虽死，斯亦可以瞑矣。所最可恨者，躬为仇我之戎首，而其阴谋鬼域又不肯与人以共见，乃至利用他人以为之傀儡，而彼则乘间以张毒网，祸机一发，使我有不及救应之势，亡国之线实伏于此。盖今日发难之国在英俄，而为英俄之前导者，则第三国也；今日发难之地在蒙滇，至为蒙滇之先驱者，则东三省也。语其显，则英俄有鉴于满洲之侵略，不得不起

而为攘臂之争；语其微，则自英俄启衅以来，所谓仇主之戎首者，固无日不指挥英俄之后，以为之谋主也。况其侵略满洲之布置，于此数月之顷，风疾霆迅，惟恐不及，非又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乎！更语其微之微，则以百敌人谋于外，不敌一奸人输于内，此古今应敌之公例也。试观某国自窥觊我满洲以来，利用我汉奸之术，何所不至，下之则利用市井无赖以为勘测地势之向导，窥探国情之间谍，彼愚而不知爱国，贪小利而忘大祸，言之虽足寒心；乃等而上之，则有若交涉司员，私卖秘密地图之事，贪财溺爱，忍弃国家疆土以为殉，此其肉更不足食矣。再等而上之，则有若去国逋民，认贼作父，百计自效于强敌，欲得其援手，以为运动归国之暗助，此其状极可哂，而其心又大可诛。再等而上之，则有若最近之数日，纷纷藉藉相传为中国之李完用者，其人则外交之当道也，枢府之要津也，人头畜鸣，靦然窃位于朝列，以恣为敌人之鹰犬，此虽磔其肉，暴其骨，投畀豺虎有北，不足以尽其罪者也。然而朝廷不加诛，人民不过问，吾人偶发其覆，而人且有疑为妄言者。呜呼，此真亡国之祸胎也，此其祸烈于英俄战事万万也。试思某国民穷财尽，日不暇给，而乃不惜岁縻数十百万之巨费以豢养此辈，何为也哉？毋亦其所取偿者，固有什百千万倍于今日者乎！呜呼，吾民若不早图，后将噬脐。拒外患，杀汉奸，非吾民之责而谁之责乎？

吾观于今日之论者，人人怵心于英俄之战祸，而于此附骨之害、切肤之痛，转恝然不甚屑意也。故为此篇，以告吾民之忧国者，彼其事实彰彰具在，其毋以吾言为过虑也可。

（1911年4月1日《民立报》）

告哀篇

呜呼，我国民，此三数日之本报，业既接触于公等之目矣。夫记者何心而忍濡笔伸纸，书此断肠噩耗，以骇读者曰：瓜分瓜分。瓜分何事也，苟犹稍涉乎疑似，亦宁敢不审慎而后言，若其事既彰彰，则吾临文之日，即吾临命之日，故必欲洒盈掬之泪，咽满腔之血，仓皇急遽通告于我伯叔昆季者，非好为奇异也，亦以命在旦夕，犹是含生负气之人类，固绝无冥然以待尽之理，其庶几痛极思奋，而冒万死以求一生，是即忌我之仇雠，亦莫或能瑕疵吾说者也。乃一夕惊惶之电，方传布于国中，而匪我族类之报章，竟急起而腾口说于后，谓吾人特张大其说，以利吾报纸之流行。吁，抑何傎欤！方惊电传布之，曰邦人之注意吾报纸者，固尝奔走骇汗，争欲一睹此可怖之记载，其持十倍之值，蹀躞于道路而不能购得一纸者，又所在多有，是正可见吾国人心之不死，救国之念今且普及于国中。记者于声嘶泪尽之余，亦聊当援此以自慰，而彼伺我之仇敌，则竟从而忌之；忌之愈深，著之愈显，夫益可信联谋瓜分之说之非虚诞矣。

呜呼，我国民。瓜分瓜分，曩为吾国志士学人悬以自儆之一语，今且见诸实行矣。曩以列强互相牵掣，不获遽逞此野心暴行，今则协以谋我，无复有所忌惮矣。呜呼，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吾侪诚何辜于天，而使及身亲见此亡国之惨祸乎！等是亡国也，然或绌材力絷手足以待人宰割而亡，或捐顶踵糜血肉以与人搏战而亡，其得失要

自有间,吾民其可不亟自为计乎?夫吾民前此宁不知国事之危急,顾犹未尝亟亟于自救者,盖希望政府之迷梦犹未遽醒,且以为朝廷必不予弃也。今何如矣?观于此次瓜分之密议与政府对于此密议之态度,可知外人之为吾朝廷计者,固远胜于为吾国计;朝廷之所以自为计者,更远胜于为吾民计。外人虽谋不轨于吾国,然陕西、河南两省尚特为布置一小朝廷之局,其优待吾朝廷者何如。朝廷于万方多难之日,一切救亡御侮之长策,可使吾民资以捍卫者皆不屑一措意,而独急急于西安行宫之修治,穷奢极丽,以为菟裘终老之地,其优于自待者又何如。若吾哀哀无告之民,一遘此滔天之奇祸,则将沉沦万劫而不复。呼天而天不我恤,求人而人莫我援,奴隶马牛,长此已矣。故今兹瓜分垂定之顷,浅言之,则曰生死之关键,深论之,实即人禽之转捩也。今兹瓜分秘议之结果,显言之,则为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象;微窥之,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呜呼,可不惧哉!

夫吾人之为我国民忠告也久矣。甲午以后,即断言外患之日逼,政府之必不可恃,而我民若无睹焉。庚子以后,外患之侵迫愈甚,政府之支绌愈见,而我民仍若无睹焉。此犹过去之事之已远者,今姑不必再论。丙午以来,俄而曰立宪立宪,俄而曰国会国会,朝三暮四,无在而非伪为,盖在政府之心目中,固久已指定一瓜分以后之小朝廷为息壤,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成见,确乎其不可拔。其犹未尝宣诸口者,不过虚与之委蛇,冀不失我租税之供奉云尔,吾人固又言之屡矣。而我民仍不之悟,即悟矣,而或心知其非计,犹欲隐忍以相安。蹉跎蹉跎至于今日,然后图穷而匕首见,虽欲讳言前此之失计,其又可得乎。呜呼!往者不可谏矣,及今而有可以为自救计者,虽冒万险,拼万死,吾民犹将

为之。记者不敏，请进而扬榷其大概焉。

吾民对于瓜分之心理，约可分为三派：

一、冀幸派。虽日闻此惊心动魄与警告，而从列强纵横大势之各方面反覆衡论，以为瓜分之局，断不易于平均，仓卒既未可以实行，吾国犹能及时以图自振。

二、失望派。以为吾国朝野之隔阂，上下之猜忌，决不能联合一气以捍御外患，瓜分之议定，吾人终不免束手以待亡。

三、倚赖派。以为政府虽丧心病狂，然当此危如累卵之时，吾人必号泣以求救，至诚所感，金石为开，否则衅自内生，是实予列强以瓜分之机会，名为救国，实则正所以速亡。

是三说者，言之固皆足以成理，然一按诸实际，则殊有不尽然者。如第一说，凡今识时之俊彦，大都持之以为断，而其自信且甚坚。记者虽愚，亦宁不知列强之未易遽合，然天下事至实逼处此之日，则非常意外之变态，恒即应势而生，虽在与谋其事者亦不能逆忆后来之究竟，况列强以利害为离合，外交之幻变，尤月异而岁不同，故有互相(钤)钳制，不能遽谋瓜分之势，即有互相牵率不能不图瓜分之势，人知既分以后之局，不易于平均，则可藉以阻瓜分之进步；抑知未分以前之局，不适于平均，则正所以促瓜分之成功。若利用此不能平均之时机，亟亟以图自振，此可望诸光明磊落之政府，而在吾国，则决不足以语此。此则主第二说者之所持为根据也。

然犹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但知人民与政府必联合以御外患，不知外患既迫，政府不可与共利害，则人民不得不图自奋。盖吾民今日之存亡生死已与政府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政府自为计，则不恤乎卖人民；人民自为计，亦何惮于离政府。故今后之人民与政府无俱存之理，亦无俱尽之理，胜负成败，惟力是视。此束手待亡之说之失当也。

若第三说，则似稍知此义，而又失之于虑患太深，明知政府丧心病狂，犹不能破除倚赖之积习，抑知内衅之作，政府实为厉阶，彼既不惜捐弃全国生灵，以易其小朝廷之位置，吾人即屏气敛息，矫为镇静，抑又宁能免瓜分之惨，待其部署已定，然后起而争之，远如波兰，近如朝鲜，恢复之师屡起屡蹶，皆可为吾民之殷鉴。更征诸泰西近世历史，人民以迫于外患而离政府以立国者，有之矣，以脱离政府而罹外患，以亡国者，则未之闻，是又可为明效大验者也。今为吾国计，瓜分之祸愈迫，人民与政府之冲突愈不得免，政府既与人联谋以瓜分吾国，吾人即当共认为祸我之戎首。今与政府对待之第一策，即宜结合全国为一大团体，宣告我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独立，彼列强国分得之二十行省，吾民固不能容政府以意为供献，自今伊始，政府失之，吾民得之。列强苟不能尽杀我人民，则必无容其强挈以去之理。此吾民所当知者一也。

若夫政府分得之两行省，吾民尤不能容列强以意为支配，列强予之为不义，政府受之为无耻，苟非再以兵力相征服，则必不容安坐而据有此两省。此吾民所当知者又一也。

要之，瓜分定议之日，即吾民与政府恩断义绝之日。昔之政府所以能制我民死命者，固实利用我民之团力耳。一旦恩断义绝，则以曩日捍卫政府之力，移而为捍卫自身之力，在吾所凭藉者已厚，彼残忍不道之政府，即欲与列强私相授受，其卒亦不过自取覆灭而已，而吾民挟此固有之力，以与列强自为战，衡以近世历史之公例，要未有不能制胜者也。呜呼，吾言止于此矣，而吾意犹有所不能尽，吾民苟有志于救国乎，吾将俟尔自奋之曰，竭吾所知以效忠告，不则亦无庸是喋喋矣。

(1911年4月12、15日《民立报》)

敬告希望政府之国民

骚心氏曰，余于最近数月中，极言外患之日逼，政府之必不可恃，吾民以自力救国之不可以已，丁宁反覆，陈义已略尽矣。顾一般谈者，颇疑余言为过激。盖谓政府虽极颟顸，然必科以有心误国之罪，斯亦未免锻炼而周内，与其深文而不尽当乎事实，何如稍贬其说而期于朝野互相提挈，以撑拄目前之危势，或较为切近而易图。斯言也，吾固知其非为政府作辩护者，良以蒿目时势，不能无急于求救之心，诚恐吾说高远而难行，故毋宁降心相从，以期效于万一，此其志亦云苦矣。然余亦非甚有怼于政府，而必欲坚持此异议，以与流俗相龃龉。第以余之期望政府，而为之效其忠者，实视寻常论者为尤挚，乃不惟訑訑拒人之声色，曾未稍改其故常。今且反爱为仇，事事必大咈吾人之欲而后快，其使吾人隳心失望之事，实不胜缕指数。今余且不暇详论，姑刺取其三数近事，以觇验其心理，或亦可证余说之非妄乎。

卖国者，国家臣民之极恶大罪也。故无论何种政体之国，苟发现一卖国之罪案，朝野必共起而殛之，未闻有他说者。今即以焦滇为例，私卖一地图，而朝廷之显罚立降，苟其罪又甚于此者，则处之当如何也？乃阿瞒卖国之事，业既喧播于全国，而朝廷不稍加察，此犹得曰，草野之舆论，不易达于九重，且亦为朝廷所不甚郑重也。乃言官弹劾之封奏既三数上矣，而阿瞒之盘踞要津如故，身处嫌疑之地之枢臣养尊处优如故。今日曰查办，明日曰改调，明知其为涂饰耳

目之举，然且迟回审顾而不果为，岂真溺爱此一二奸回而昧于亡国之大患哉！夫亦曰卖国、卖国，苟其不失吾小朝廷之位置，彼四百兆孤孽之生命财产吾奚爱焉。故焦滇之分卑，戮之所以惩人民之异志；阿瞒之官贵，容之所以表政府之同情，是其有心误国之罪证一也。

自外债亡国之说与外债救国之说，交哄于国内，而一二贪人败类，乃亟欲藉口于外债利用之一语，以取便其营私徇利之为，故四国之债未成，而正金之款先至；正金之债不足，而大东大北之借款又相继成立。犹以为未足而又议借兴办海军之款，又借英丹两国五百万之款，又相传有盛宣怀私借二百万之款。果外债而为我所利用，彼外人运动之狂热，何至于此，此不待辩而知者也。而况此最先签约之款，不谋诸其他之债权国，而独信用一丧心病狂之盛某与设心最险之某国，幽期密约，以构成此六州镕铸之大错，此何为也者！盛某之力，曾不足以办此，而为之傅翼者，则坐拥财政大权之某某亲贵也，挟无上之威力，而强黼座以必从，此又何为也者！又况此滔滔汩汩同时俱至之大宗外债，数达二万余万，享债权者五六国，用途至杂，抵押至巨，监督与顾问关系国家财权，人民生计，皆不啻千钧之系一发，而乃悍然独断，曾不许吾民一容喙，此更何为也者！盖苟可以供政府一日之挥霍，则虽尽斩绝我民命国脉以为殉，而无所于恤，是其有心误国之罪证二也。

资政院者，号称为国会之嚆矢，凡百政事咸于是乎取决，犹恐不足以应今日之世变。盖以列强之谋我，狡狯百出，固决非此数什百半官半民之代议士所能穷其诈伪而抵其险巇。故即事事咨询而后行，其补救国政之阙失者亦既有限，况乃并此而疾视之，苟见为一线救国之机，必欲大施其蹂躏而后快，明知外交之屈辱而以一二卖国者播弄之，则足以关议员之口；明知外债之损失而以一二媚外者构陷之，

则足以夺议员之气。予智自雄之见既深入乎腠理，而“自有权衡”、“不得干预”之口头禅语，乃不觉其应念而生。以彼半官半民之数什百议员，在在能迎合朝廷之意向，然且深闭固拒，即欲稍参末议而不能，而况于吾民之好恶是非，纯然与彼昏相反者乎！彼其老谋深算，特易一非常顽固之世续，以拒绝临时会之请者，岂真以资政院之清议为可畏哉？夫亦曰，自今以往苟有持人民之名义以来慁吾朝廷之事者，必誓死以绝之。盖内外厚薄之计较业既了了于吾心，凡百之倒行逆施，皆视为吾分定之事，彼舆论者何物，而能摇夺吾万一乎！是其有心误国之罪证三也。

又不宁唯是。新内阁之建设，将以表示政体之改革，而使与议院立于对待之地位者也。故其唯一之要义，则曰：对于人民而负责任；其成立以后唯一之性质，则曰：对于议院而受监督。今虽议院未召集，顾既有一邯郸学步之资政院，固未宜置之不屑齿数之列，故无论此次所订者是否为暂行阁制，要不能如前此之枢密，悍然独断于朝扆可断言也。今观草案之全文，其所谓内阁大臣者，一则曰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再则曰用人行政承旨施行。此与今日之军机大臣口衔天宪，以压倒一切者，曾何以异一？一不惬乎人民之意，则横挟君主大权名义以临之，今日之资政院与将来之国会，举不足以当其蹴踏，则率全国之民以死于变相之专制而已，此犹以其显者言之也。更语其微，则今之组织新内阁者，实仅欲为三数亲贵谋适当之位置，故明明为各国通行之制度，乃不难一笔抹煞以徇彼三数人之私意。昔之患，在为人择官；今之弊，且为人立法；明知其人其法之不适于救国，而宁反复迁就以成此亲贵盘踞之局者。盖一言以蔽之曰，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制之政体永永不可变易而已！是其有心误国之罪证四也。

综此数者以观之，政府对于吾民之心理，已略可见矣。

吾人今日即欲强为圆融之说，冀政府与人民互相提挈，以徐图今后之国事。然外患急矣，救国之机曾不可以一瞬，人民希望政府之日，正外人利用吾政府之不可恃，以制吾死命之日。迨至人人知其不可恃，而时机既逝，即欲起而自救，其势固已无及。虽食政府之肉，抑又宁有济乎？故吾宁负躁急之谤，而不能不瘏口敝舌以为此再三之渎者，诚恐吾民以希望政府之一念蹉跎生误，失此救国一瞬之机会，以重贻后悔于无穷也，吾民勉乎哉！

（1911年4月23、24日《民立报》）

京华归客之朝局谈

客有备秩京曹者，以归省其亲，道出海上，畴昔之夜过记者，相与促膝话旧，漏将尽而忘寝。记者曰：君自京华来，固稔知朝局之近状，亦有可为予报纸馈饷者乎？客曰：嘻，微君言，吾固将以语君，虽然中央政界之近史离奇曼衍，穷数日之笔舌而不能尽，吾将视君所属意者抽绎其究竟，以竟此一夕之话，君其示吾以端绪乎。记者曰：吾亦欲知其荦荦大者耳，今者新内阁之暗斗，大宗外债之输入，卖国纳贿之参劾与庇纵，皆吾人所函欲知其真相者，君宜言之审矣。客曰：诺，夫君亦知今日之朝贵已成三权鼎立之势乎。政界之风云万变，而苟一寻其蛛丝马迹，要皆不外此三权之竞争。盖前此之朝廷，事事皆听命于庆，而今则与为龉龁者，又有一泽一涛。涛以皇室懿亲，于监国为贵介弟，其权势之赫奕，举朝莫能与京，而独有时见厄于庆。盖庆于皇室之宗系，远疏于涛，而其所凭依之势，则视涛为厚，故今日朝廷第一政争之局，实为庆涛之龉龁。庆不去，则涛无以发展其势力，故庆之总理内阁，涛实反对最厉。然卒不可以易者，则以此一席之位置，不与庆，则与泽，庆与泽之所凭者等，而泽之潜势暗力尤富于庆。故与其位置一炙手可热之泽，咄咄以逼人，又毋宁得衰庸之庆而利用之，其视泽也犹稍易与，是则当国者之微意也。然职是之故，而泽与庆之嫌亦愈深，故今日朝廷第二政争之局实又为庆泽之龉龁。

泽既不得于新内阁，则务欲凭借财政之权力以与枢府为难，而其擅借大宗之外债，即间接以制将来内阁死命之一术也。盖内阁成立以后，部事必受成于阁议，即一切财政之部署亦不能唯所欲为，故乘阁制纷争之时，亟假手一盛宣怀大借外款，以着手一切之布置。迨至内阁成立，而财政专制之局已定，即事事能掣其肘而有余。观于内阁优俸问题，度部独持异议，斯亦其见端矣。况以极端反对外债之人，一旦幡然改易，而置前此利害祸福之计较于不顾，谓非挟绝大政争之力有所为而为，此其又谁信之！至若借款之内容，险诐而不可测，其受全国舆论之指斥，悍然不顾无论已。乃至庆氏非之，而有所不畏；监国非之，而亦有所不畏。苟非其所凭依之势力，实有足以凌轹此目前一切者，其又安能有恃而无恐乎！然此犹其显焉者也。

据熟于政界内幕者言之，则谓庆氏之内阁虽幸而成立，然不久必将仆败，此为事势之决不可以逃避者。盖庆之所以得有今日，以能善用其依违之术耳。然今日之幸能两容者，即为将来两弃之先兆；况翘其隙者之耽耽于其后，固不待天夺其魄，而及身之颠蹶已不远矣。所可虑者，庆氏一失败，朝局将随之而生极大之变迁，今其机兆已萌，特犹得利用此依违者，强为调护于其间，使其事不遽发耳。及政争之势愈剧，迫而至于实不能容之地，彼挟潜势暗力以求胜者，虽欲不掀翻全局，而其势有所不能，斯其变幻之来，要绝非寻常思议所能及，可断言矣。夫身处危疑之地，明知其人不可与谋国，而不得不委曲迁就，引而置之宰辅之列，以苟求目前朝局之安，此固事之出于无可如何，有非局外所能窥测者。然以此之故，又适足以促进政争之势，而使朝局愈趋于危险，则又岂当局者所能逆料乎！

由斯以谈，则庆氏内阁成立之日，即京朝政争结局之日，其攻击庆氏内阁也，则发难者必于涛，而收功者必为泽。

涛之年少而气盛，其积恶庆氏也久，故知其必发难。泽之所凭者厚，又济以深沉猛鸷之力，故知其必功收，此皆可预决于几先，而留验于事后者也。

若夫卖国纳贿之事，既已昭著于朝野，舆论非之，言官劾之，当国者亦再再欲诛僇之，而卒隐忍而不遽发者，此中之消息又自不难探讨。盖今之朝局，既必欲利用一依违之老庆，则固唯恐不能安其身，凡其人之与有因缘，乃至其事之与有关系者，苟及时举发其一二，皆不免有投鼠忌器之虑，而将使老奸巨猾者因之而寒心。其变动且遂不可测，是又朝廷之隐痛所不能与人民共喻者，唯深识者能窥之于微耳。不观今之卖国纳贿者，若某枢相，若某侍郎，固无一非庆氏所伏翼乎？言官之一再参劾，其从而为之洗刷者，无一非庆氏之力乎？以受全国非议之庆氏，而其力犹能大庇此一二国贼者，非果有奇谋深算足以炀蔽当国者之耳目，亦其所处之地位使之然耳。质言之，实为今日政争剧烈之势所牵制，使当国者明知其为心腹之奇患，不得不隐忍于其间耳。

盖君所举之荦荦数大事，无一非与政争之趋势有密切关系者，以此政争之举动，而使全国托命之内阁不得完备其组织，使丧权失利之外债，滔滔流入而莫知所自止，使彼丧心病狂之卖国贼，大得其庇荫而不为舆论所击倒，斯皆可为痛心者矣。而况继此之事变，方错出而未有穷，则吾国事之前途，又焉知其所届乎？

记者曰：嘻，子休矣。吾固早知政府之必不可恃，而于其内幕之变幻，犹未能烛照数计，若是其详而尽也，乃今而知之矣。夫吾国家之内讧外侮皆岌岌不可以终日，而彼昏然梦呓之三数亲贵，不谋所以扶危定倾之大计，斯亦已矣，奈何推波助澜，又益陷国事于危险之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彼昏昏者不足责矣，其如我国脉民命何。然而蚩蚩者

民，则固至死不悟，方且日夕延颈企踵以仰望于政府曰，今而后庶其与吾民更始也，庶其拨今日之乱，而使吾国家久安长治也。悲夫！悲夫！

（1911年4月29、30日《民立报》）

论今日朝政之颠倒

今日中国之政体，无论以何种眼光观察之，要不得不名之曰，立宪与专制杂糅之政体。此在新旧过渡之时代，有时不得不变通以善其用，即执政者，亦可无庸讳言。第所谓变通者，苟不能适合乎用途，则其术亦足以误国，且其流毒，视昔日纯粹之专制为尤大，吾盖观于最近之朝政而不能已于言也。夫以今之国势衡之，朝廷专制之威不宜施之于人民，而不妨用之于官吏，此有识者所同认矣。乃今朝廷之设施，则绝对与此例相反，其对于人民惟恐不能达专制之极致，故凡权利之所在，恒剥夺之而不使有孑遗；其对于官吏则明知其奸回险诐，而终不肯伸专制之国法，以从而声罪致讨，若惟恐讦发太过，则足以彰朝廷之丑也者。呜呼，是则元气所以斫丧，蕴毒所以滋长，而识者所为忧伤、悯恻、窃叹，以为内政亡国之一大原因也。

新内阁制之不餍人意固已，然在吾人之初意，犹以为今之政局，虽已为贵族所盘踞，而方此大命涣汗之始，必先之以一二笼络人心之政策，使觇国者不能遽测其真相，即因是以维持威信于一时，此已为谋国至拙之术矣。乃犹不出乎此，而于内阁成立之第一日，即大施其雷霆万钧之威力，以压倒一切，而其最为舆论所骇怪者，则铁道国有之命令也。此其得失，吾别有论，今姑不暇赘言。所可异者，此极端专制之命令，不颁布于前日之旧军机，而发表于今日之新内阁，盖明明示人以新内阁之成立，实将以巩固旧有之专制政

体,此后发政施令更无复容汝民置喙之地,是已足令人寒心矣。况今所谓国有铁道者,质言之,实为外债输入之归宿。此但观于其迹,则似鉴于商办之腐败,而后谋国有,苦于国有之支绌,而后谋借债。然一窥其里面,则实以外债之狂热一发而不可遏,而又无如人民之抵制外债何也,故亟愿甘心于商办,乃不得不借重一国有之名义,以来相攫夺。众怒不足畏,舆论不足恤,徇一二佞臣之请,以坐失全国之信用,自今以往,朝廷脱复有缓急,又谁肯起而相应者,此不当专制而专制之为害也。

更言官吏之一面,则夫贪毒徇利者,殃民误国何所不至,即毅然磔杀其一二,以肃朝廷之纲纪,吾民度无有议其忍者。乃朝廷于此,偏若有无穷之顾忌,而不肯遽用其威灵,某某卖国之行为,某某媚外之罪状,既一再见于言官之劾奏,而皆不加损毫末于其身,固已失好恶同民之意矣。其尤奇者,则最近大捕人犯之两案也。田际云辈之劣迹,虽彰彰昭著于京师,而此次被捕之由,固夫人而知为贻谷之贿案,朝廷既欲声讨其罪,则宜宣示贻谷父子之恃财玩法,法部诸臣之营私徇利,以与民共弃之,然后快于人心。今一切讳之而不言,而仅从事于捕犯,及罪人斯得,又恐多所牵率而不使得尽其辞,惊天动地之威严,骎且销沉于烟雾交横之地,朝廷亦无复过问焉,是一异也。顾瑗、叶崇榘果真有罪,黜其官,絷其人,皆不得为过当,惟不襮示其罪于广众,则不足示人以大公。今据吾人所闻,或谓为贻案之波澜,或谓为小德彰之陷害,或且谓以为当道诸公负欠银行巨款,乃至有此失败。朝廷重难此数事,故不欲显揭其罪案,而仅以一模糊影响之惩罚了之,是又一异也。

以此二异,遂使全国人之耳目悉堕入五里雾中,忽而曰与党案有关系,忽而曰与报界有牵涉,纷纷藉藉之猜测,其影响于国事者,又何如也。夫赏罚为朝廷威信之所系,今仍

瞻徇此三数权贵之气焰，谓至不能摘其隐以示人，斯国法之谓何矣，此又当专制而不专制之为害也。

要而言之，则皆所谓颠倒而已矣。颠倒者，内乱之所由胎息，而亡国之一大原因也。呜呼！我为此惧。

1911 年 5 月 17 日

（《民立报》）

资政院之悲观

今试执途人而问之曰：自资政院成立以后，凡议员提出之议案，信能为吾民谋充分之福利者，曾有几乎？其必曰：几希矣。然则自资政院成立以后，凡议员公决之议案，信能为吾民争得一二之福利，而不为政府官吏所破坏者，曾有几乎。其又必曰：几希矣。然则资政院者，不过为政府官吏之一种玩物，即使其日日建议，事事解决，而一经大力者之摧陷，则不难立化为烟云，此吾人一言及资政院之前途，辄不能不为之欷嘘流涕者也。然此犹得曰政体之改革，未臻于完全，政府对人民犹未负确定之责任，则其欲拥护专制之威福，而以蹂躏舆论为豪举，或且无足深怪。故吾人于黩心丧气之顷，窃又不能无一线之余望，以为新内阁一成立，彼所为对待吾舆论者，必不能为前此之蹴踏任意，而吾人即利用以稍伸民气，斯其裨益于国事者，度未尝不此善于彼，此则数月以来，全国人所同具之心理也。而今已矣，新内阁产生之日，即为资政院毕命之期，纵形质犹存，而精魂已夺，今后之奄奄余气，直留与残骸剩腊同归于尽云尔，代表舆论云乎哉！

今吾全国所托命者，莫大乎财政，财政出入之关系，莫重于预算与借款，预算之不衷乎成案，借款之不协乎均势，业既为全国所共见，则即竭朝廷之智力，亦必不能为之弥缝。弥缝虽工，罅漏自在，久之而内部之溃裂终不能免，外力乘之以实行其封割，其必无万一之倖明矣。乃不此之悟，而猥欲以予智自雄之故态，悍然尝试于举国骇怒之时，为欲拒绝一临时会之请求，其术乃神明变化而不竭，始则更易资

政院总裁之位置，将利用顽固之世续，狡猾之李家驹，以防制此哓哓者之口。及见为无效，则且特降一召集常会之明诏，阳则期之以他日，阴实拒之于目前，盖使之默喻无形，或将废然而思返。又见为无效，则不能不显示以訑訑之声音颜色，使知朝廷之于庶政，实始终无公诸舆论之心，而其望亦庶乎绝矣。盖此三数月以来，朝廷议事以百数，举事以十数，而其朝夕寤寐，所视为肘腋之劲敌，心腹之奇患者，实止有一资政院。资政院之喙息，斯全国之操纵由我，苟汝民之膏血犹足以供官吏一日之挥霍，邻邦一日之取携，则夫称物平施，皆朝廷权衡以内之事，宁能容汝民喋喋者，故直以一言蔽之曰：著毋庸议而已矣。

抑吾尤有感者，吾民之所赖有资政院，非惟其名，惟其实也。资政院之所以能监督政府，非贵其能空言，贵其能实行也。今以去年之成例言之，议案奏定之后，政府官吏曾不难以意为翻覆，则今兹之临时会，即使请得许而开会，而议事，而入奏，然苟政府官吏之翻覆如故，斯亦何成效之可言。此在朝廷，即亦不妨虚与之委蛇，而藉以为牢笼民心之计，然且深闭固拒，绝不予以容喙之地者，盖非仅为杜绝资政院也，实欲因是以示威于我全国公众，俾知朝廷今日毅然实行此孤寡政策，曾不畏汝蚩蚩者之谁何。汝蚩蚩者之势力与智能，绝不能敌吾政府官吏之覆压，朝廷千思万虑，乃览吾所固有之威力，终足以范围汝民而有余，则亦奚用是虚与委蛇为者。故吾观于此，而叹朝廷之人才实胜吾人民万万，其征服一荏弱可怜之资政院，亦必出全力以相搏者，其用意固微且远矣。呜呼，吾民其念之，毋徒以为资政院之悲观已也。

1911年5月21日

（《民立报》）

近事感言之一

骚心氏曰：呜呼，吾观于近日吾国内外祸患之交乘，上下仇杀之未已，而后知天时人事相迫而来者，苟当其冲，固已遍处于无可逃避之地也。今试默观此一月以来，杀气之弥纶，而布濩者，全国以内，随其所触，皆有一发莫御之势，而天犹若嫌其纡缓也者，乃先发杀机，以为血肉相荡之前导。若水若火，若风若疫，疮痍满目，呼吁俱穷，盖不待人力杀戮之来，而吾民已索然无生气矣。

虽然使当国者于此，憬然于天灾之洊至，民命之将绝，人心思乱，国脉濒危。及今而谋补救万一之计，必尽反乎前此残杀之为，而与民相期于休息，幸而此弩末之号令，犹足以挽回既涣之人心，斯全国弥漫之杀机，庶几犹可及止。然吾观于今之从政者，固百思而不出此，其视此灾祲疾疫之苦痛，曾无所动于其中。其尤残忍者，则且将乘此民力雕敝之时，益加甚其淫威，以相荼毒，而后大快其一网打尽之心，是则何为者也。

夫人亦有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乃吾见今之当局者，千其政，百其令，离奇变幻，莫可究诘，而总其要义则不过曰，吾力能置汝民于死地。夫日日与人共国家，日日资人之力以自养，而日日自号于人曰，吾将置汝于死地。世固有出其力以养人，而甘心死于其人之手而不悔者乎？故人虽至愚，亦必求所以反之之道矣。等死耳，呼号宛转以待命亦死；竭此仅有之力以相搏击，而终不胜亦死，而况天灾

之相逼于其后者，又日驱之使即于死地。与其束手以就天人之僇，何如冒万死以求一生之为幸乎，此则今日乱事所由不绝于天壤也。

其他吾姑毋论，吾第以广东之事言之，则其祸乱之根本，不在革命党人之煽动，而在官吏与军人。日张一杀人之旗帜以寒人民之心，此固不易之定义也，夫在官吏与军人之目中，彼凡为革命党者，固人人皆有可杀之罪。然试问此次乱事以后，身受彼草薙禽猕之祸者，果人人皆革命党乎？抑无辜之贫民实膏此白刃乎？彼李准防营之残杀，吴宗禹清乡之劫掠，在稍知粤事者，固无不痛心疾首而言之。而彼粤省之大吏，曾不闻有稍遏其凶锋者，盖曰革命党人也；汝民亦人也，吾不杀尽人，乌能绝革命之祸，朝廷亦深赞其说也。故于滥杀之军吏，不惟不之罪，又从而大赉之。而人民于是乎恍然曰，彼日日与吾人共国家，日日资吾人之力以自养，而日惟杀吾人者是赏，日日以置吾人于死地为能事也，则焉有不易其术以自处者乎？

今者李准之流血，特其见端焉而已，而官场已相惊为奇变。呜呼，孰使汝自种此恶因者？今后祸变之来，正复不知所届，杀机之起伏，全国未来之运命系焉，独一广东也乎哉！

1911 年 9 月 1 日

（《民立报》）

论国民最近之心理与今后之责任

世变日亟，国步方艰，外患洊臻，内讧迭起，今日之中国，其存亡一发之时乎。前此吾民狃于媮惰之积习，暗于竞争之趋势，处危巢沸釜之地，而莫以为忧，吾人虽日瘏口哓音，曾未闻其警觉于万一。今则为大势所迫，向之迷心一往者，亦既如梦初觉，知国势之日濒于危矣。顾以今之时局衡之，非以知其危之为难，知其危而能谋所以补救之为难。今吾民之对于国事也，其果具若何之心理，而负有若何之重任乎，吾统睹而派别之，则有左列之数种焉：

其一，希望政府之真实立宪以救亡者。此派在今日居大多数，大抵谓蕞尔如日本，以立宪而称强，危弱如土耳其、波斯，以立宪而存在。吾国苟能实行立宪，未有不能自立者。骤观之，其说似亦言之成理，然今之中国，非所谓预备立宪之时代乎。凡百新政，自表面观之，固在在皆立宪国所有事，而政府且五申三令，谆谆于一切政治之改革，以表示其真实立宪之意。然其究也，所谓中央议会之资政院，经一次之争议，而院章遽加以限制，此已足以令人寒心矣。而况亲贵专恣之内阁，百撼而不可摧，丧权失利之外债，百争而不可已。今则争路之团体，损身家，糜顶踵，万众一致，以乞于当道，而曾不值其一顾盼，甚且拘议长，囚代表，枪毙平民，悍然行之而不顾。以吾民所祷祀以求之立宪，而现象如斯，然则今日之望吾政府能立宪者，殆不啻与狐而谋其皮也。其不谓之大愚，岂可得乎。

其二，希望少数之政客组织政党以救亡者。此派为吾国近数年来之最流行者。夫欧美之政治家，多为在野之名士，其言论与魄力固足以左右政府之行动；而吾国今日之政客则不然，方其郁居无俚，则务为棱角峭厉之行，以博一世之声誉，一朝得志，则徐徐揭其假面，举凡殃民误国之事，不惜犯万众之不讳而力行之。此如主张大借外债之某某，其后先反复之情态，固已昭著于耳目矣。吾民试一回思前此之推崇备至，默许为他日政党之领袖者，毋亦恧然愧悔矣乎！夫吾国政界本为一大洪炉，一入其中，未有不与之俱化者，朝廷日网罗此辈，以孤吾民之势，吾知自今以往，假政党之名义以博取功名富贵之梯阶者，方接踵而竞起，吾民岂尽木石，而乃甘为此辈之傀儡乎？吾知其必不然矣。

其三，希望以自力改革而造成新国家者。此派殆深知上二派之谬误，而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之存亡者。顾其弊也，人人知政府不足恃，人人知非以自力改革不足以图存，及至大任当前，仍人人退立于旁观之地位，而惟是高谈雄辩曰，英雄能造时势也，曰健儿能卫社稷也，曰人民能以自力战胜政府也。其言甫逝，而其身已复委靡不振，彼所谓英雄健儿者，固不过子虚乌有之例。且为之循名而责实，并不啻自忘其为人民之一分子也者。人人有此理想与言论，而独于事实则不能躬自践履之，然则所谓改革，所谓新国家者，果谁为为之，而孰令致之乎！尤可为伤心痛哭者也。

综观以上三派，吾以一言蔽之曰：人民责任心而已矣。所谓责任心者，无他，人民即对于生命财产所依托之国家，各自尽其维护之责任，无敢诿卸而已。其在东西各强国，上有忠诚谋国之政府，下有魄力雄厚之政党，然其国民犹且不敢放弃其固有之天职，若吾国今日政府之恣横，名士之堕落，吾民苟不能各尽其职任以力求自存，则今后之危险，实有非吾人不忍言者。故吾请正告吾国民曰：政府愈恣横，而

吾民之责任心愈奋厉；政客愈堕落，而吾民之责任心愈坚韧。结合公共之大团体以从事于根本救国之术，则吾国其庶几矣。嗟我国民，幸各勉旃。

1911 年 9 月 20 日

(《民立报》)

答某君书

辱书以不能用贤，及不能调和本党各报相责备，罪甚歉甚。又谓《民立》对于本党各报，当取提携主义，弟个人行动，当光明磊落，勿使知者笑而不知者疑。锡我至言，敢不拜嘉。请略陈固陋，以明素志。

报纸议论不同，互相辨难，无论同党、异党，建议时代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本不足奇。自数月中，党派不同之报，竟成水火，失实之处，在所不免。然各有目的，亦无足奇。所最痛心者，同党阋墙为可异耳。此中暗潮主持有人，其来已久。即某某等报，亦有主动，有被动者。又有被动而不知其所以然，随声附和者。其主动者之远因、近因，我欲尽情言之，颇不欲形诸纸墨，以为他党口实。恕我不文，简单覆公。谨就行严一方面，与鄙人一方面，约略陈之，知我罪我，并以质诸天下。

行严初在湘与克强共事，继在沪主持《国民新闻》，有功革命事业，人多知之。自前年《民立》出版，即在英国担任投稿发电。武昌举义后，欧洲电报收效不少，行严之尽瘁《民立》，公当知之。说者谓弟请保皇党在社中，岂非怪事。及行严归国，弟得中山同意，再三聘请入社，因其为旧社员而极表同情于本党者也。自《国民党公报》案起，异党攻同盟，谓政党打人（其实当时并未打，各党报多传讹）。社中开会研究对付方法，认为个人行为（当时诸君亦声明，系以公民资格控《国民公报》），请行严作文辨之。及此文出，大为同

党激烈派所不悦,此为行严受攻击之始。及张、方案起,共和党议员激烈,而报纸和平;国民党议员和平,而报纸激烈。此种现象令人莫名其妙,说破应为一笑。参议院中,共和派主张弹劾内阁全体,国民派主张分别弹劾,本报亦主张分别弹劾者也。不意以总统不负责任之一言,同党中报纸遂以极无礼之词相加,有谓为受贿者,有谓为受薪过优者,有谓为想作官者,有谓为袁党者。近时诋人之言,无义不搜,无奇不有。初则攻击行严,继则攻击全体。当时社员即欲诘问,弟屡劝其忍耐,不可妄启衅端。故虽有辨难,不过点缀,事实俱在,非弟独袒本报也。

行严前此屡辞职自经此次风潮,克强、英士、经武、陶怡诸公留之,全体社员亦留之,皆无法挽回。其辞职之理由曰:"攻我个人旧事,我全不在意。惟我非同盟党员,以后问题日多,倘持论与同盟少数人不合,伊便谓我借同盟机关攻同盟壁垒,为同盟奸细,我于道德上无以自解,故决意不就。"云云。是以近十余日,报上无其只字,而某某报尚日日尽情丑诋不已。古谓睚眦之怨,报以戈予。甚矣!怨毒之于人深也。当骂之无可骂时,谓其入京作顾问。(克强行时,极力挽行严北行,伊曰:"恐累明公"。谢之。)其实,行严尚在上海,交游中皆及见之。夫我公尚为不平,何况同事。然对攻击者虽有答辨,无不隐忍。不意更有出人意外者,当行严在社时,某报谓本报为藏蠹;及其不在社时,又转而谓本报为退化、骄横。卑劣至此,毕竟为私乎?为公乎?其谋不利于《民立》,昭昭然矣!此所以动本社社员之公愤,正当防卫之所由来也。

我之期望《民立》,欲《民立》为东方《太晤士》也。所不同者,彼保守的,而我进步的耳。故第一人手方法,务在养成立言信用,不作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社中定章,凡一大问题发现,必经会议后始行。何以故?今日对于中

华民国，非前清比，无事不当慎重。故鄙有恒言，总统欲以力服人，是自损人格；报馆欲以骂服人，亦是自损党德。是以本报对目下政局之态度，当纠正处，则纠正；当策励处，则策励。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任。实不忍以辛苦艰难创造之民国，轻心一掷，为宗社党与某某二国间接作先锋队也。

弟亲历南北，视战后民物之雕敝，未始不痛入心肝。约略计之，如武汉、如汴、洛，如京、津、保，如太原，如西安，如南京，如安庆，如成都，或得之目睹，或得之传闻，所谓地方元气尽矣。而边隅糜烂，更不必论。以此之故，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尚虞不能自立，及此间暇，使南北真正统一，或尚可救。中山之言曰："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至哉此言！我实佩之。夫日本桂太郎入宫，欲联合宫府，一气以谋北进也；德国要盟，欲全欧一气，以谋东略也。他人不能合者而合以谋我，我本能合者，而使一二血气用事之徒，挑拨其间，使生灵痛苦而未已。商辍于市，农辍于田，敌国欢笑于外，将沦祖国于不可救之渊，痛乎不痛！故弟以为，今日救国之责任，报馆分十之六，而报馆之中，吾《民立》实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以自取罪戾。

当弟在京时，每遇各党新闻记者，必进忠告。谓吾辈丁此时代，无论如何，断不能以国家根本利益供政略之牺牲。今日新闻记者之心气平一分，则国民之幸福增一分。盖争小意见而昧大体，吾恐辛苦所得之言论自由，国之不存，将随光荣之历史以俱灭。因思既以励人，必先自励，此《民立》之态度，所以与未光复前绝然有异也。

丈夫救国，既认真时便，当切实做去。逐我出党可也，比我非人类可也，谓我想做官，亦可也。久而久之，是非自明，或者反对派有回头之一日，非所敢望也。

及《民立》态度变后，偏激派大失所望，谓《民立》不骂袁

氏是改变宗旨。不知前之骂满政府本是一种政策，今则当有辨别心。第一为国，次则务为自己少留地步。譬如袁氏作总统，我辈日日以贼呼之，假使第一次大选举后，此席而属中山，袁派报依样敬我，我将何以报之？怨仇相结，如国事何！即就目前论之，北京有谣，武昌有谣，上海有谣。某处属某人势力范围，则必发生一种谣言，以排异己。孙、黄、袁、黎日日在此种人掌握之中，日日在此种风潮旋涡之中，国事一步不能进行，岂不痛哉！夫黎固有罪矣，若袁者，国民去之不能去，用之不能用，其附属品驱之不能尽驱，汰之不能尽汰，武力解决之又不能，戟指谩骂之又不理。我岂无知觉，我岂无天良，忍作祸首，甘媚此曹。此其中大费研究。我敢断言曰：中山非确有所见，不敢如此冒昧。然则，吾党对之态度当何如？

中山谓袁氏日在可怜之境，予谓孙、黄亦日在可怜之境。何也？夫孙、黄艰难困苦多年，人谁不知？夫谁毁之？然自光复以后，党员之气焰太盛，人之疾嫉之者日多，于是造谣之毁孙、黄者一种人；报纸不谨，逼人太甚，使南北恶感日深，于是造谣之毁孙、黄者又一种人。今日辨后，明日又起，明日辨后，后日又起，而孙、黄苦矣，见国是之日非，不得不入京以图挽救。不意党魁握手后，一方面欢迎，一方面尚骂袁贼。试问，孙、黄与贼握手，在孙、黄亦未免太无价值矣。要知我尊重人，人方尊重我，对奴婢且不可，何况党魁之友！公谓《民立》对于同党报纸，当取提携主义，诚哉是言！匪特报纸，即为弟个人计，交欢党中英俊，现在、将来，不无便利。而今竟不然者，非弟不知，亦非自谋之拙，对于激烈一派，不能不规戒，逆耳不入，必相仇也。

匪特孙、黄日在可怜之境，即党中稍负时名者，亦无日不在可怜之境。惟不负责任，日日骂人为王八龟子之数人，得以逍遥自在耳。

如英士者，经营长江下游，岂云无功，而反对者凭空撰多少罪恶以摇撼之。此岂英士本身之恶，有为英士种恶者，恶皆附于英士。英士在沪无聊时，匿谱笙家中，客亦不多见，而攻之者谓其日在清和坊、平安里。公试思之，可怜不可怜！

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去年广州之役，伊登船时，我问决心何如？谓"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是对于国，不可谓其不忠。今日为党声嘶、嘴肿，奋斗而未已，是对于党，亦不可谓其不忠。不意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拚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自宋内务总长未通过后，弟见中山，谓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会分裂，中山谓我当调和。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波及于我。今日此种风潮尚未已，竟有谓宋作专使往京，为我带附袁条件者。其实，当时攻我之语，尚不止此，我忍而不言可也。

近来政党内阁不成，袁氏一方面固有过当日反对宋氏之恶影响，亦其一大原因。致将热心爱国，纯白男子之宋教仁，满脸涂抹。忽而为生，忽而为丑，忽而为末，袁派攻之，他党攻之，本党一种人，又暗中攻之，而宋氏遂身无完肤。公试思之，可怜不可怜。

如弟者更何足道，不死于升允、樊增祥之手，不死于蔡乃煌、端方之手，更为报事所羁，去年未走广州，为黄花冈添一雄鬼，以了父母赋我清白之身。今日作一偷生苟活之革命党，对生者无功，对死者有愧，又何心与世相争！所不安心者，自去年四、五月以来，渔父、天民、英士、鸿仙劳苦于外，我策划于中，后辅助英士光复上海，又辅助鸿仙经营南京，其后对南京计划失败，旷日持久，赖联军之力，始克复。

及克复后，奔走调和，亲见南京政府出现。及南北和议成后，又任怨再进一步，督促统一政府成立。不意今日最失望最短气之事，一齐逼来。政府无头脑，政党无秩序，国民水深火热之不已，敌国外患纷至沓来之日烈，是以抱定主义第一，先消灭南北恶感。失望之中，尤冀同心协力，以救垂危之祖国。倘稍补助于国事，宣告死刑，我亦瞑目，挨骂庸何伤。更有谓我运动总长、公使者。试思凡人不欲作政治家，何苦投身政党？既尽力党务，岂有不预备服务之理！以此种语毁我、誉我，过矣。更有进者，假使我真欲作官，既非政党内阁不入，又非参议院通过不可，媚总统好乎？媚政党好乎？不烦言而解矣。

更有谓本报受袁氏金钱者，此语本无妨，自问无愧，遑恤人言。社中倘用袁氏一文，于右任绝非人类；自身倘受袁氏运动，稍作违心之言，神明殛之。办报多年，此处差堪自信，人生穷富无常，本心不可昧也。

报馆立言，当有时代，此中作用全在新闻记者之识力、学力。当放开时则放开，当收束时则收束，不迎合社会不可，不策进社会不可，不矫正社会亦不可。故记者之口，国民之手；记者之脑，国民之力。二者相应，乃克成功。成功后而谋进化，自易易耳。非漫然作一怒气冲天之文章，便可谓之国利民福也。前在南京时，与溥泉夜分闲话。伊问对于无政府主义何如？曰："绝对赞成，但需附条件，十年后始揭假面具，效力真道。"因转问公何故放弃所学？溥泉曰："我一日十二时无一刻不萦此道于怀，今之直接尽力于党者，谋间接尽力于国。我认定东亚无真正之共和国出现，此主义在世界无发展之一日。中华民国不能真正巩固，为牛为马，焉有自由！人将奴隶，主义附谁？吾国而果完好乎，吾尽力此主义之日长也。"每思此言，低回不置。今之《民立》，不欲挂一怒气冲天之招牌，比物此志也。

尝谓自今年来，这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吃报纸的亏不少。袁氏自推翻满洲后，拿定主义，以为革命党必表同情。不料革命党中，偏激者流，学得满洲人口吻，日日骂之为贼，势不两立。唐氏奔走南北，改造共和后，坦然入京，以为无论何人，当表同情。不意共和派报纸之风潮，掀天揭地而来，攻其不备，竟灰心短气以去。报纸乎？政党乎？天下许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吾为中华民国哭！吾为中华民国哭！

噫嘻！一代风云人物之名誉，之志愿，如弟屡屡所述者，无一不卷入此种报纸之恶风潮中，竟将庄严璀璨之中华民国，旦旦而伐，大有秋风落木之悲！耗尽心血，改良报界，今日为中华民国收此恶果。于氏其不血食乎！清夜祷天，惟求速死，不忍见祖国之沦于夷狄也。近来之所谓窑姐也，死猫也，烂狗也，皆同盟人为党员所上之徽号。恐将来之可怜者，无趣者，尚不止此。匪特个人，即以报而论，未光复前，江河流域同盟派之机关，南则《民立》、《神州》、《天铎》、《大江》，北则《民意》、《国风》。今《大江》、《民意》已遭不测之祸，《神州》入共和，姑不必询。《国风》艰苦备尝，至今犹不能购一机器，以张大旗鼓。《民立》机器去年为广州之役押在信成银行，至今无法赎出。打南京时筹垫之款，至今无处收还。扩充不能，维持实苦，而发一言，论一事，异党以政见不同而争，同党以意见不合而争。尤其甚者，同党某报捏造多少谣言，欲摧夷《民立》对国民之信用，连篇累牍，一二十日尚未已。使此诸位同志而执政，则《民立》之晦气又至，当较遇双料子之蔡乃煌为更烈，戮吾人，毁吾报，驱诸不与同中国而后可。日之夕矣，何苦，何苦！一笑。

前□□君寄予书曰："共和党每欲推倒同盟派内阁，而已既不能代，又不敢挺身而出。袁派内阁实不能成，即勉强出头，亦疲软不能收统一之效。闹得昏天黑地，使旧日候补

道、主事、郎中诸先生坐作渔人，徒伤于国，无补于党。是谓太无打算。"公试思之，今之欲推倒《民立》者，既无力代，又信用不足以服人，其病痛亦复坐此。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思之能无辛楚。

段纪明策东讨方略，谓："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予挟胁，白刃加颈耳。"今者，少数党人所持之议论，即此威迫势挟之主义。然昔者施之黎元洪则有效，倘持以对袁世凯，岂非对孙、袁交欢之政策，示一打击，若更持以对《民立报》，尤多见其不知量也。

盖世功名，当不得一个矜字。今日少数党员动曰同盟会有功，我之主张无论何人不当侵犯。公试思之，同盟会有功，是孙之功乎？黄之功乎？个人之功乎？抑死者先烈之功乎？皆非也。实本会之主义为大多数同胞赞成，故辅助吾会员肝脑涂地而不悔，吾会员当日亦能血诚感人，同德同心，有以致之。今者，国民盼休养生息之日切，人人厌乱。而一种会员对本会亟谋建设者嫉之如仇，今日下笔讨之，明日下笔伐之。其所主张多与国民心理相左，而又抱一种狭隘之论人主义，今日诬此为皇党，明日诬彼为叛党，五族四百余兆中，舍孙、黄而外，岌岌乎人尽可诛。弟恐先烈在国民脑海中所留之一点爱情，一丝纪念，将不一年而斩，岂不怪哉！

至于弟之行止，有得言者。自共和后，本意匿影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暂息人间。又念年岁有讫，桑榆行尽，久留沪渎，陋于见闻，于是出游之念顿兴。更因统一后，黎、袁两公未一晤，战地情况未一视察，不忍遽舍祖国而去。此所以道过武昌、北京也。出游计划，先到蒙边，再到伊犁，以观边地情形，再到俄考察石油，再到英调查报务。及到京后，聘俄文翻译未得，耽延多日。友人发起西北协进会，又耽延多日。《中央新闻》风潮起，而唐内阁风潮又起，

奔走多日，颇苦之。因脱身走津，住京津《民立报》，社友苦留，谓俟报出版再行。忽接沪函电，谓同志不容《民立报》，有某报某君提议驱逐我与社中诸友出同盟会，并有人运动不利《民立》者，而南归之心顿起。有谓弟留京运动者，弟不惧愚者疑，独不惧识者笑乎？倘真欲作官，早作官矣，何待运动，更不值一笑。纸劳墨瘁，是非断无辩清之一日，故如是而止。敬谢故人，勿以我为念。于右任上言。

1912年9月13—17日

（《民立报》）

致孙中山函

中山先生道座：阅报载，先生辞去军府总裁职，慷慨通电，涕泣而言，凡体国图治与现在症结之所在，规画摘发，言近指远，艰难一谊，读之痛心。更念军阀之魔力日张，民生之憔悴益甚，大法中绝，人道陵替，北方武人怙恶未悛，南方武人亦如一丘之貉。莽莽神州，罪恶弥漫，而持民治主义者，处处为其所利用，即处处仰承其鼻息，马首是瞻，自由有几，而武人利用吾人之迷梦，迄今未醒。得尊电以警辟之议论，示人正路，不独使武人有觉悟，亦使持民治主义者，知民治精神固在此而不在彼，改弦易辙，别谋建树，冀以收桑榆之效，最为得之。故他人观察，以为先生既辞职，先生之志消极甚矣，而不知时势如此，先生岂容消极哉，抑天下岂有消极之孙先生哉。不事于彼，将事于此，今后先生之直接为大法争维系，为人道谋保障者，方长未艾，而独怅右任之未逮也。右任近颇从事于新教育之筹画，及改造社会之讨论，于无可为力之时，作若可为力之计，区区之心，固亦仰止高山也。所望时赐教言，开其茅塞，江涵秋影，引领神驰，余容续达。肃此，敬候伟安。于右任上言，民国八年八月十九日。

附：孙中山的批语：作答，并寄学说数本，筹翻印以广流传。

1919 年 8 月 19 日

致孙中山函

中山先生惠鉴：昨奉报书，并锡巨制，谊文稠叠，曷任拜嘉。更念学说之卓荦，指示之精辟，经纶天下有如挈矩，古所谓一言为法者，想先生亦未遑谦让也。颇欲再求学说百册，分赠同志，藉广探讨，所需书费，示知当奉寄也。陕军现势，尚足战守，护法职责，迄无耗隳，惟鸱枭时谋毁屋，殊深材轻任重之惧耳。邮路无阻，望常赐教言为祷。专肃布臆，敬请伟安。右任上言，十九日。

1919 年

国难中之国难

今天我仍是报告水灾的事情，我报告这事，真有无限的痛心，自从洪水以后，没有像这次水灾之烈的。近日江河的水势，还未减退，江北又迭次告警，人民漂荡离析，更不知要到如何地步。各国政府专为这次水灾，来电慰问，慰问我们的政府，就是吊慰我们的人民；各国的人民，又纷纷起来募集赈捐，我们对此，只有深切的感谢。但在另一方面要想，各国政府与人民，都是这样的关心我们灾患而来吊问，我们自己究竟深入灾患之中，而吊问到我们的人民没有？

现在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都齐集于此，一时齐集起来，毁坏我们，压迫我们；但又何尝不是警醒我们，督促我们呢？所以我今天为报告水灾的事情，特提出"国难中之国难"为这一次报告的题目。

关于救灾的事情，现在有救济水灾委员会专力于救济的一切事项，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努力。至于整个救灾的事情，是要全国上下一心一力的共同去做。上周邵院长所说的全国的总动员，真非如此不可。这样广大的灾区，这样剧重的灾情，若不是大家都努力，怎样能够救拔那泥中水中风中雨中呼号求救的人民呢？况且救灾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救灾救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救灾须救其急，将来给人一个元宝，不如目前给人一个馒头，我们在这人民存亡呼吸之顷，最需的是能迅速急救，因此我更希望救灾的同人，都能够非常迅速的，使被难者得到救助，同时在这一

切灾患辐凑逼促的时候，凡是负有国家责任的人，都要先其所急，即使不能忍耐的，也要忍耐一点，然后才能全国一致，共纾国难。必先有了全国一致共纾国难的精神，然后救灾的工作，才能做好。至于政府现在救灾的办法，除拨款散放急赈，发行救灾公债，派员分赴各地方视察灾况，并催促救济工作的进行外，前日又颁布告诫全国官吏的命令，这命令中对于官吏怠玩公职，漠视灾患的处分是极严厉的；正因为是在这极严重的国难之中，政府又令监察院派员分赴各防灾，及被灾区域查察。派员的意义，是要看看各位地方官吏与治水防水的负责人员，是否尽职？灾变中是否处置得当？具体的如堤防之堵筑，河道的修治，灾民的移转安插，粮食的输送调节，还有赈灾人员的放赈，是否平均迅速？查灾人员是否冒险踏勘？同时更要使派往查察的人员，对于灾区人民的情况，有一个真切周详的印证，回来好对政府报告；政府因此可得到比较亲切的知闻。我在此要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高级官吏到民间去”。高级官吏若不到民间去，则民间一切情况，无由得知，从来在社会上层的人，不会知道社会下层的痛苦，在都会的不会知道乡下的痛苦，在通都大邑的不会知道边地腹地的痛苦，照这样政治如何能适合人民的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呢？多少高级官吏动不动就说出洋，我以为“出洋不如下乡”，所以“高级官吏到民间去”的口号，不但在国家遭遇灾患时，应当如此，在平时尤应如此。政府关于救灾的决议数项中，有令全国官吏及学校教职员分别捐薪百分之几，移作赈款，虽然为数不能有许多，但要使全国官吏等，对人民有这样一种患难关切的表示，也可以说我们不但要捐薪，还要整个的捐我们的心，捐我们的力给人民，这意义倒是很重要的。我因为这次水灾，想到几年前日本所遭的大地震，日本地震之灾，已经是非常剧烈，但是这次我国水灾之烈，还不知要过于日本震灾若干倍。在日

本国内，他们朝野上下同心合力，在很迅速的期间，已经弥补了他们的损失，恢复了他们的原状。我们应当在艰难患苦中来奋斗，关于救灾的事情，总要使正被灾者早脱于灾，脱于灾者早忘其灾。我们国家与民族从艰难患苦中复登于康乐之境，这是全国上下所应共同担负的责任。我在更上一次纪念周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几句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那时我并说到，希望一机关有一机关中之禹稷，一团体有一团体中之禹稷，一地方有一地方中之禹稷。这是各机关、各团体各地方，各有其担负责任自勉为禹稷的人，但是我们总要想到禹稷在乎自任，而不要蕲之他人。若是各机关各团体各地方，都有以天下饥溺为心的禹稷，即是全国家全社会有无数负责救济的人，古圣贤所以成就事业的仁慈忠勇牺牲的精神，我们要从艰难患苦中去表现，也正要从这些地方去作，笃志力行的去试验。况且我们总理的主义，整个的是为着人民，我们关于人民的事情，能够努力趋赴，使人民对于主义，增加现实的信仰，然后我们在经过一次国难之中，救助了人民的患苦，更增进了国家上下同心合力的效绩。

1931 年 8 月 31 日

一国之兴盛在困苦中挣扎得之

近者热河事急，暴日侵逼之谋，未尝稍戢，但吾人为国家求复兴，为民族求生存，决以全力自卫，前方士气奋发，全国民众，咸起应援，吾人必获最后之胜利。且世界之公理犹存，世界之膺惩有效，亦决不容此专以侵略他人国家为务之暴日，得逞狂毒于人类企求和平之时。此时全国民众务当坚苦卓绝，协力同心，共助前方之奋斗，共挽国族之艰危，在公奉职诸同志，尤当身为之倡，担负救亡图存之大业，则合全国同胞之精诚心血，以为捍卫，自必无敌不摧，无仇不复也。吾人历察往史近事，凡一国家之兴盛，每于极艰难困苦中挣扎得之，愈是艰难困苦，愈励勇猛精进之业，所谓敌国外患，往往成就一国家之中兴，但其枢纽，则在其从政者及其国人之有无儆省与决心。我国现在所遭，固属极度艰危，然外而抗日御侮，内而整饬政治，肃清祸乱，均当同样注重，前方努力自卫，后方努力建设，此正为艰难困苦中国家之生路，监察院负澄清政治纠劾贪污之责，于建设国家之良好政治上，实有极重大功能，故深望本院工作之紧张正确也。再则本院弹劾权之行使，系由监察委员单独行之，院长只能依法将弹劾案送达惩戒机关，外间对于弹劾案之提出，往往认为监察院长之职权，或竟认为监察院长弹劾某人，此于现行监察制度未深察，颇于职权行使有窒误也，兹不能不说明之。

顷言国家建设，因念及国计民生之统筹，现在西北之气

未苏，陕西又遭久旱，今年荒灾已成，迭接地方长官及人民团体函电纷请救助，此数年来陕灾迄未得到充分拯济，而灾情则年年如是，且复年甚一年。东北国难，西北亦是国难，为整个国家人民着想，自卫与自救，均关重要，今日特将此事郑重报告，希望引起普遍之注意，共为切实救济之谋。余以职务羁身，非常惶急，极拟有所顾到，或往东北或往西北，决以国家之所急为吾人工作之所归也。

1933 年 2 月 20 日

慰勉前敌爱国的将士

今日承主席之命，来作报告，此次报告的题目，是慰勉前敌爱国的将士。我这个报告，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外檄文，就是为国家民族世界公理而战的一个檄文。我作这个檄文报告之前，先有一个提议，就是要燃爇着至上的馨香，献与自“九一八”以来，我们那些英勇壮烈的战士，他们前仆后继，以血肉争国家民族的生存，抗御强敌，伸张公理，他们便是如此的忠于人生意义，便是如此的慷慨牺牲了，我们致敬礼于他们的英灵，默祝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光荣，与他们的光荣，共垂于不朽，而我们前敌爱国的将士，便是延长滋大这光荣于不朽的努力者。

我们亲爱的前敌将士们，你们同样的勇猛前进，以血肉御外侮，以精神保国族，以坚决不断的奋斗，为世界存公理，为人类求和平，你们的任务，是何等重大，你们的使命，是何等光荣。亲爱的前敌爱国将士们，我们无分于前方后方，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场，向同一的敌人而作战，我们要共同向横暴之敌，索还我们血和肉的战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断然归于我们的。

自九一八事变起，我们正从空前灾变中，走向和平建设之途的中华民国，突受横暴的侵袭，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主权，无一不遭蹂躏，世界各国，都在一个绝不扶持暴力的同情之下，为我们代抱不平，予我们以正义上的援助，我们却是一年余以来，对于这横暴的侵袭，在种种方面，

真是到了忍无可再忍，退无可再退的地步，此时只有断然的出师讨贼了。

亲爱的前敌爱国将士们，我们现在可以报慰于前方的，就是我们凡在后方的人，总是同心协力，团结御侮，凡应当为前方策助的，无不尽心力之所能至，并且在世界公理监视之下，决不同敌人苟且妥协，在外交上只有更彻底更坚决的做去，此外绝无其他可言，古人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今日，为玉的未必能碎，为瓦的未必能全，我们今日，便如此下定决心了。

回想二十年来，我们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真是无聊。到了今日，我们爱国的英勇战士，才遇着真正的敌人，努力啊！奋斗啊！我们今日，以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名义，寄赠于你们的慰劳品，便是中华民国光荣悠远的全部历史，中华民国完整无缺的全部地图，与总理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遗嘱，祝勉你们坚持着这光荣而隆重的慰劳品，以争取必然的胜利。

1933 年 3 月 20 日

古代圣人之修养与民族改造

主席、诸位同志：自大会后，林主席之在国府阐发党义，蒋副主席、冯委员、戴院长，暨诸同志之在中央所讲自救救国做人革命与新生活，皆为此时代中最重要之指示，兄弟今天报告，即是本诸同志之意，郑重的加以解释而已。一个民族的形成，当然源于血统、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信仰等等关系，然其能自立自存，必有其确然不可动摇与不可磨灭之精神的物质的条件，由草昧开创时期，及其逐步改进时期，此精神与物质之条件，必已具备，然后此民族乃有本身存在的可能，由是可知一民族之昌盛与否，则以此条件是否具备是否进步以为衡。但是一个民族的构成分子，事实上不能都了解此民族自立自存的责任，故一个民族中的圣人，他以先知先觉的地位，为这一个民族来创造来建设，并采取他民族的长处，以为本民族享用。

类如生活方法之教导，生活所需衣食住行种种事物之发明与改进，政治上需要一种组织以治理众人之事，则有国家之建立，道德上需要一种范畴以规制群众的行为，则有名分伦理之确定，所谓“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师”，正是说明古代圣人对于一个民族所负的伟大使命。

中国立国数千年，我民族有数千年悠久之历史，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创造与发明，皆为古代圣人对于我国家民族的贡献与贻留，其伟大悠久当为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不及，而古代圣人能担当此种责任，完成此种使命者，其自身之修养

与努力，自当为万世万类所取法，故今天特提"古代圣人之修养与民族改造"一题目，敬作报告。

先从黄帝的功德说起

儒家著述断自唐虞，系由政治上系统使然，而非由历史上之系统，故此伟大之元祖，不多称述于儒家。道家固称述黄老，然传之后世者，言不雅驯，多有渺茫诞异之说，故皇帝参天地育万物之功德，湮没者多，吾人稽考载籍，则知黄帝文事武功，实震烁万世也。

(1)黄帝之创造　实物方面，如衣冠，宫室，舟车，指南车，弓矢乐器等；文化方面，如文字，算术，干支律，度量衡，医术等。

(2)黄帝之教化　重道德，训养生。

(3)黄帝之经略　以五十二战戡定蚩尤，使我民族免外族之侵凌，而得安居生息。开拓版图，使我民族创造文明之范围益大。巡视四方，使我民族文化传播之程途益广。分封子姓，蕃衍孙枝，不特汉族为其苗裔，如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及金人之祖，皆黄帝之苗裔，以成为大中华民族而为近世治史者所可考信者也。故黄帝实为一个大创造家，大发明家，而又为吾大中华民族精神之统帅。

帝尧之郅治

帝尧所以致天下于极隆至盛之治，其纪载见于尧典者，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此以至德化天下，使天下臻于郅治

也。大学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义即本此。尚书数语中，尧之修养以化民成俗者，可以见矣。故其时欲让天下，而许由不受，巢父闻之，且洗其耳，而击壤老人，竟只知作息耕凿，不知帝力之何有。此其时，天下雍熙，真为历史上未有之盛，而尧尚旁求才德，以时登庸，明扬侧陋，得大舜以开揖让之局。

帝舜任天下之重

帝舜之睿哲文明，故能承天下之重，且其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当在耕渔陶埴之时，能致耕者让畔，行者让道，器不苦窳，一二年之间，所居成邑成聚，其本身之修养与其所感格者，亦已有明德新民之征。故尧历试于事，观其处常处变之德，而让以帝位，其后任用禹、稷、契、皋陶、伯益诸臣，以安利天下，诛黜不职，如共工、欢兜、鲧等，以肃正纪纲，故能光大尧之郅治。

大禹树中国政治上负责之楷模

禹以罪人之子不敢修私怨，而忘天下之公，其德足以升闻于舜，虽殛其父，而不废其子，且使嗣治天下。此真天下为公之精神也，兹分述禹之功德：（一）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二）禹治水能顺水性，宣导归海，不取填湮，并一面治水，一面随山刊木，兴导水利，料理民生各事，且动天下之人而无怨；（三）禹之治水，劳身焦思，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四）“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五）矜狱囚而拜善言；（六）建置中国专门而又完备之政治组织，其主要原则如“德惟善政，政在养

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七）舜之称禹也，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禹承舜之训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汤之功德与修省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革夏命，放桀南巢，为中国政治开一新局，其修养之见于书者，“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见之盘铭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见于仲虺之诰者，“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慎厥终，惟其始。”

文王武王周公之世德

周室自后稷教民稼穑，以忠厚开基，故享国最久，初太王有三子，泰伯、虞仲、季历，季历之子昌（即文王），生有圣德，太王欲传国季历以及昌，泰伯虞仲知之，决逊让，以承父志，即逃之东南，以其文化启吴，更溯古时西北至东南，交通异常险苦，虽以舜禹阅历劳勋，久经磨炼之身，而舜以南巡死苍梧，禹以东巡死会稽，乃泰伯虞仲出奔数千里，至于今之常熟等地，徐以北方文化启辟创造于东南，故今日东南文化之灿烂发扬，其先实承中原文化，而开始正以泰伯虞仲之一让，泰伯虞仲在东南遂成此伟大悠久之功。其在周室，则由季历而文王，而武王，周由是统一天下，奄有八百年之国祚。我国政治文物制作学术，灿然大备于此时，孔子称泰伯为至德，是其让德之所关，真大矣远矣。武王革命，一戎衣

而天下服，载主东征，牧野作誓，胜残去杀，复于归牛放马之盛，尽去商之苛政，而与民更始，访箕子而受九畴，一反前朝之阙失，奠定民生之大本。周公创开国之弘规，定百世之美制，制礼作乐，奠周室之政权于不匮，其政治思想在周官，其组织之精神，其社会建设思想在周礼，以礼教建立社会基础，其个人之修养，如劳谦下士，多才多艺，尤未可殚述。

孔子之至圣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祖述也，欲以为大同之始；其宪章也，欲以为小康之所由起，世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数语，可以形容孔子之大，其个人修养，见之《论语》、《礼记》者尤多，孔子治学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治国平天下，有一贯之系统，有本末之分次，而其修养之功，即为改造时代社会国家民族之本。我述古圣修养，由明明德以新民，以止于至善，由一己以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旧时代旧社会以改进于新时代新社会，由旧的个人生活，以改进于新的个人生活，由旧的国家民族，以推进于新的国家民族，故举往圣之修养，以为今世之效法。说到民族改造，关系血统地理者浅，关系精神方面者深，民族当求日新，然后可以自立自存，亦即谓我大中华民族若无新的修养，决不能夷此当前之大难，修齐治平之大道，即在于吾人日常生活中，而天下之平，即在天下为公。公即平也，天下如何能公能平，往古圣人已由学说上及躬行实践上，昭示吾人，今惟视吾人与吾民族法古鉴今之修养何如耳，故民族大无畏之精神，惟先克己乃能克敌，愿以此共勉焉。

1936 年 2 月 24 日

先烈奋斗史迹及黄花岗一役之精神与影响

今日为吾党国至光荣至悲壮之革命先烈纪念日，此纪念日所以定三月二十九日之故，兄弟在报告前应先为说明。

第三届中央第一百次常会，以自第一次广州之役起至武昌起义前为一段落，其间包括开国前十七年重九日广州第一次起义陆皓东殉国之役，其次惠州起义史坚如殉国之役，黄岗之役，惠州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新军之役，最后乃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总理所谓十次革命也。此其地域均在西南数省，其他各地同志之受主义熏陶，而与清廷以文字或军事战者，则有刘道一、宁调元萍醴之役，及邹容之死于上海西牢，吴樾之死于北京车站，徐锡麟之死于安庆，秋瑾之死于绍兴，熊成基之刺戴洵死于哈尔滨，温生才之刺孚琦死于广州等。积此诸役，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此时党人不断奋斗，而清吏之压迫亦与日俱厉，其最足以激起中国革命之高潮，形成武昌起义之收功，即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一役，故以此役起义之三月二十九日为总纪念日也。

凡一事当创始之时，其方法与组织纪律最难完密。总理以天纵之革命圣人，为救中国而生，其领导中国革命，每经一次失败即有一番改进。及至黄花岗之役，本党之方法组织与纪律已大有进步，故能再接再厉，其所以犹有遗憾者，则为环境所限，无多机会，以训练党人耳。然开一新时代，建一新思想，发明一新组织，成立一新方法，又必须经过

儿多牺牲，方有进步之可言，此其经过，即一部国民党奋斗史也。此奋斗史即为无数先烈之血所装染，无数先烈之骨所结构，而皆为今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之奠基石，愿我同志，须以最大之努力，保存光大之也。至诸先烈历次举义事实及黄花岗一役之战斗详情，诸同志或在当时参加工作，或对党史素有研究，兄弟不必详为报告，惟略举诸先烈当时之轶事，为诸同志告：

（一）陈皓东烈士最先为党国牺牲，史坚如烈士以英年殉义，其供词更侃侃陈述，气慑清吏，故总理称其"浩气英风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二）关于黄花岗一役者，黄克强先生于至广州后毅然发动，不主改期，执行党命，坚如金石。又黄先生赴前线时，致邓泽如先生书报告财政，谓"细数已有登记"，其一毫不苟之精神，尤足廉顽立懦，所谓小处不苟，正足见其大处光明，而财政清白，更为事业成功之要素也。尤可敬者，被执对簿之各烈士，如喻培伦对问官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饶辅廷常说："学问以人格为主，教育窳败，人格萎靡之国，决难插足于竞争漩涡中"。诸先烈在彼时对革命认识如是之深，对国事观察如是之切，故其就义时之果敢勇烈，可歌可泣，至今读此纪载，犹且不忍终篇。每年纪念日广州白云山下黄花岗道上，瞻谒各先烈墓者，终日不绝，更足见诸烈士感人之深。

兄弟最后更说明黄花岗一役之精神及其影响。（一）此役各先烈在总理指导之下，前仆后继，以少胜多，虽遭失败，而使全球震动，以促中华民国之出现。其实际影响于世界者，如后来俄国之革命，意大利之三杰建国，土耳其之战后复兴者，均对中国革命有所取法。（二）此役为本党精锐之集团行动，亦本党干部之伟大牺牲，远则继承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之义烈精神，近则遵崇总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之革命主义，其感动力使天下人均信本党同志之为民族而牺牲，为国家而奋斗，虽清吏及反对者亦于事后深致钦敬之诚，故武汉一呼，全国响应，非偶然也。

总上观察，可知革命之成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甚至在失望绝望中才发现新道路新事业，但不苦做则绝无希望，能苦做则虽在失望之后，亦必转获成功。此等苦做之精神，只在吾人之一念养成。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可见精神全在修养，有修养而安常处变均有把握，所谓民族精神民族道德，亦均由此而树立。诸先烈秉此苦做之一念，故能善养其浩然之气，以为国家民族的牺牲，前仆后继，以数十次革命之鲜血，造成灿烂之中华民国。今则此等鲜血，已与三民主义融合，而永溉革命之花，以培复兴之果，望我同志体诸先烈之遗志，继续培养，以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伟大使命，此则今日纪念之意义与希望也。

1936 年 3 月 29 日

民族抗战之精神

今天兄弟报告的题目是民族抗战之精神，凡一民族欲建立一独立自由之国家，不牺牲则万难成功。自抗日战争起后，我将士之忠勇奋斗，人民心力物力之输将，诚为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无论敌人如何凶顽，最后胜利，必属诸我，此敢为断言者，当此抗战最烈之时，有一事足以振万古之纲常，足以扬民族之正气，足以奠东亚之和平者，即前几日中央执监委员会所发表之灰电，此电今日再为朗诵一遍。中央灰电如左：

吾国受强邻压迫，忍无可忍，抗战图存，旬月以来，各路将士，悫承总理成仁成功之遗教，凛遵蒋委员长守土救国之指挥，莫不以血肉搏敌，争为先登。其忠勇奋发为国牺牲之精神，实为振古以来所仅见。最近如南口之役，罗方珪全团与壕堑同毁；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等，志气之壮，死事之烈，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中央对于我卫国捐躯之先烈，万分慨悼，万分景行，除由国民政府从优褒恤，以慰忠魂外，更以至诚表示哀敬。愿我全国军民，益加淬砺。群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敌人侵略之凶焰日消，而后国家永久之生存可保；国家永久之生存可保，而后后死之责任可完；后死之责任可完，而后烈士之英灵可安。吮血蘸泪，布此至诚，愿我邦人，咸凛斯意。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监察委员会。灰。

诸位，自抗战以来，将士与人民前仆后继殉难者，岂仅此数，而此电必在民族抗战史上大书特书，占一重要地位。我切盼全国国民，毋忘此电；我并盼将此电将来列入教科书中，使南口罗团、宝山姚营之精神，永久沁入国民之心中，以为中华民国自由独立之保障。我并大声以告天下曰：当此危急存亡之际，愿我全国上下，痛下决心，倾全力以赴之。要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则树国家千万年之自由，退则沦为永劫不复之奴隶；就是说牺牲则为国家自由之神，退缩则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况敌人侵略，蓄谋已久，除武力威胁外，更用种种方法，以使用其吞并政策。有不明事的军人，不知敌人之主旨所在，时受其愚弄，时被其软化，自己还洋洋得意，谓可得敌人谅解。岂知此等动作，全在敌人术中，不知一人智慧，如何能当得一强国的参谋部，故其结果，无一幸免，其贻误戎机，对国家民族之损害，实为巨大。往车既覆，来者堪鉴，我甚盼有军事及地方之责者，知民族战争，既已开始，我们要把中华从危急中挽救出来，走上独立自由之大道。以此之故，惟有本中央通电中所谓“群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始能达到我们抗战之目的，望大家勉之。

1937年9月2日

艰苦中之奋斗和锻炼

今日奉命来作报告，题目是艰苦中之奋斗和锻炼。近周来因南北战局关系，同志同胞，咸怀一种苦闷情绪，此沉重氛围，吾力当力振精神攻破之。中华民族为求自由平等而抗战，其遭遇困难，开战之先，早已料及，既已动员，必须准备承受危难困苦，目前不过初遇艰难，嗣后或将更重更大。然祗求人人能念所争者为国家民族生存之事，对救国自救之目的认识清楚，抗战必胜之决心至亟坚定，当能克制任何国难。是则希冀前方后方同志，齐心一力，共同振奋者也。此次赴前方视察，所见将士精神，无不乐观兴奋，对抗战建国，皆有坚强信念。其政治意识与军事技术，一年余在战场上之训练，均有极大进步。虽因战略关系，偶尔失利，但对于抗战建国之全局，绝无危险。吾人所标口号，一曰持久抗战，再曰求最后胜利。今观一般进行情况，均能沉着应付，初不必稍感困难，即怀沮丧。况敌寇顽强，举世共知，中华民族，相与抗衡，自当历经有史以来未有之危难，忍受人类所不能想象之牺牲，始能贯彻抗战目的，完成建国大业。故余敢本此意，而致其愿望于次：甲、对于党员者：总理倡导革命，组织国民党，其要意即为今日若服膺主义之党员，于此大时代中、大战场上，不能训练成功，则将何以为民先锋。故必深切认识自己责任，苦干、实干，做到在战场上，人人成为勇士；在后方者，实际领导人民，参加抗战，以求祖国之生存。乙、对于官吏者：政府官吏，廉能与否，关系国家社会至

巨。今抗战已十五阅月，各将士浴血苦斗，劳苦甚矣；战地同胞，流离颠沛，惨痛极矣。我国家患养之官吏，睹斯情状，要当深自惕励，及时奋勉，时时以清慎勤三字，自守自励，而抱与天下人共甘苦之精神。若以此精神使人共见，匪特将士人民，感受慰安，抗战力量，亦必有十百倍之增加也。丙、对于学者，目前局势正在紧迫之时，全国新旧学者，皆应瘁其心力，贡献于祖国，贡献于抗战，对外发扬民族意志，对内本其学术所得，更加研求改进，以期适应时代。吾人试思抗战以来，国际间虽有空泛之同情与援助，然至今尚不切实际。考其原由，不外将士英勇精神，难民惨痛情形，政府宣传，难期征信。此则深望国内学者，引为己责，而以各个人学术上之地位与信用，尽力向世界宣传。如此，则国际间对我之神圣抗战建国工作，或更为有利之协助也。总之，吾人建国工作，决于抗战，而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事实，不能以目前现象为证，而应以人人自己良知裁决之。况能建国之人材，即负荷神圣抗战而决胜之人材，非此等人材，无能建国。现时之困难，正如青天中，偶有云翳，不足惊疑，惟希人人能从艰苦中奋斗锻炼，则任何难关，皆可击破，所谓困难之浮翳，即消失于无形矣。

1938 年 10 月 25 日

时代政治家怎样为全民族效忠

今年元旦，正当我第二期抗战的开始，亦即我转危为安，走向最后胜利的起点。因此，益加感觉吾民族前途责任之重大，谨贡献此篇于全国同胞之前。

时代是政治家的客观环境，政治家是时代的灵魂。有时代莫有政治家，时代不能完成其伟大的任务；有政治家莫有时代，更无从成功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是时代的产物。可是在时代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他却能起着绝对重大的作用，甚至创造一个新时代。

我想，今日的政治家，必定会自己感觉幸运，因为他是生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里。

我想，我们的政治家，必定会更感觉自己的幸运；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尤其是抗战建国时代的中国人。

现在且进而探讨我们抗战建国的意义，这个抗战建国过程，便是今日中国政治家特有的客观条件，亦即今日中国政治家特有的舞台。

总理对日本记者曾这样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后，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这是何等伟大而又光明磊落的气魄，日本维新完成了中国革命第一步之后，第二步就转向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中日感情已经由日趋疏远走进了充满血和恨的恶战。这场恶战，有的说是和平对

战魔的抗战,有的说是自由或民主对侵略主义的抗战,蒋总裁说:"抗战即是革命","建国在抗战之中"。就表面上看,我们的对外抗战,是民族主义的革命,可是在进行民族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所以此次抗战,即是三民主义的革命抗战的胜利,即是三民主义建国的胜利。

至于我们的敌人,说来说去,总不外一个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试问自有史以来,侵略主义之狂暴毒辣,还有甚于日本之于我乎?"按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尚未实现","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被征服……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前面已经说明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意义,接着在田中义一诚惶诚恐的奏折中,更证实了明治遗策要征服的不仅是支那,乃是全世界。这个为征服世界,先征服支那的血腥战,已经开始了十八个月了。铁一般的事实指示出,我们这次的抗战,不是别的,乃是中山主义对明治遗策的抗战,如果我们将明治遗策代表了侵略主义,中山主义看成了反侵略的革命主义,就应毫不怀疑的给我们这个时代以更合理更恰当的命名,即中山主义对抗明治遗策的时代。

如果我们想想,在中山主义战胜明治遗策之后的世界里,又是怎样?总理说,"如果三民主义能够真正实行,中国便是极公平的世界",又说,"我们想造成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世界。"因此,我们想象未来的新时代,任凭发展得如何登峰造极,其性质将与今日迥然不同,譬如建筑工程,今日是大刀阔斧,斩除荆棘,替来万丈高楼奠基的时代,在未来的时代里,只是一层高一层的累积上去。所以我们今日的工作,在人类历史上,实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工作,此种时机,岂但

空前，势将绝后，伟哉三民主义革命时代！

刚才说过，我们所处的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是为人类一劳永逸的工作，为要完成这个伟大而又特殊的任务，自然我们需要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现在且进而研究时代政治家应有的主观条件是哪几种。

伟大的理想家。三民主义的理想在今日已渗透了全世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列宁说："中山先生代表了伟大民族的伟大思想"。莫有高深的理想，自然发生不出伟大的行动来。莫有理想在前面领导的革命行动，简直等于盲动，等于骚乱。总理说，"我们从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实在是不知而行。"这便是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症结所在，亦即我们对理想不能不重新深切认识的理由。

革命的实行家。行动是理想的试验，一种理想莫有行动的跟随，等于空想，所以伟大的理想家一定又是革命的实行家。我们中华民国就是理想家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鞠躬尽瘁的结晶。"行之非艰"、"能知必能行"，可见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第二步，我们如果要保证行的不致错误，行的获得成功，就应先从知上做起，真知后，行自无问题了。

百折不挠的精神。总理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集毕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又说，"我不管革命失败了多少次，但是我总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的奋斗"，"当前因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个人起来肩起这革命的担子"。这又是何等的气魄！

前面说过，历史的跃进，是靠着革命去推动的，这革命，便是人类奋斗最高形式的表现。革命尽管多次的失败，这失败中的教训，终于要引政治家入胜利之门的。奋斗！不断的奋斗！实是政治家成功的秘诀。

继承历史优良的传统。一部文化史，不是别的，只是人类优良传统的积累或发扬光大，伟大的思想家自然更是这优良传统的结晶了。中山先生一面继承了孔孟的大同民权理想及中国历史上革命的传统，同时更取法美法革命，林肯、孟德斯鸠之学说以至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自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学说事迹者，有余所独创者"，又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光大之"。这便是三民主义的历史根源。

但是，历史的传统并不全是优良的，尤其是明治遗策，乃是承袭了历史上最恶劣最反动的传统，更变本加厉的将那恶劣性、反动性发挥扩大起来，使人类史前的黑暗野蛮时代重现于今日。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将来革命成功后，不但不走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还要对于世界负一大责任"。反之，明治遗策则取了完全相反的反革命的道路。

时时刻刻不忘民众的要求。总理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政纲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若果人民明年有了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又说，"党势之大小不必问，只须问吾党所主张之政策……能否与时势相适应。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确，且得一般国民之赞同，虽千难百折，必可望最后之胜利"。

一个时代政治家，是无所谓个人的利益，乃是以群众之利益为利益。他提出的政策口号，只能看作是群众的要求。我们今日的抗战政策，就是实行了我全民众的要求，亦只有满足了全民众的要求，然后胜利才能有把握。反之，违背了群众利益，不得群众的同情，是没有不遭失败的。

中山先生给与我的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不但充分说明了我们今日所处的是怎样一种时代，同时更指示出今日

政治家应具的主观条件是什么；不但给与了我们以伟大的理想，甚至连实现这伟大理想的工具也授与我们了。总理说："三民主义就是建设这个新世界的工具"。

我们既然继承了这伟大的遗产，自然今日中国政治家主要的任务，不是理想之发明或工具之创造，乃是对于这现成的理想和工具深切的加以认识，振起精神去使用就是了，能够对这现成理想和工具深切认识、充分应用的，就是时代政治家。当然这时代政治家又是我各民族、各团体各职业的优秀分子，这般优秀分子，便是我们今日在"全面抗战"、"全民动员"口号下，所不可缺少的那无数核心。"在抗战第一"、"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则下，这无数核心精神合而为一，拥护一代表的时代政治家，效忠于国家民族，完成改造时代的任务。

总理说，"我们要对四万万人民尽忠"。可惜日本人民在狂妄教育麻醉下，只作了军阀威严、三五金融巨头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想想，假若明治维新后，日本不走侵略道路，行的是三民主义，则今日之东亚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今日之世界，又将是怎样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今日无论站在国家、世界甚至日本人民的立场上，都不能不喊出以中山主义代替明治遗策的口号。那里是敌人千方百计攻不破我们的军事，攻不破我们的财政，实际上乃是攻不破我们的三民主义。在我们为全民族效忠的测验中，能使叫化子自动的走上献金台，这岂是我们的敌人所能理解的吗？让我高喊：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
我们的目标；我们抗战建国的光明大道。
四万万同胞齐起来，效忠祖国！前进！怒号！
粉碎明治遗策！胜利之门非遥。
那里弥漫着全人类的欢呼，响彻云霄；

那里放出了历史的光芒，永久在照耀！
在今年，这个充满希望的新年里。
我们要吐气扬眉。
伸一伸我们伟大民族的怀抱。

1939年1月1日

抗战第三年之国庆

吾人在对日抗战中举行国庆，至今已第三年矣。此两年间，敌人虽以倾国之师，大举进犯，然我之人心士气，且益奋发，而各部门之建国工作，复能与日益加强之国防力相配合，故我则愈战愈强，敌则愈战愈弱。如最近各战场之尺地寸土，节节相持，屡挫强寇，即可证明此两年余之光阴，未尝虚掷，与最后胜利愈益接近。此吾人以沉哀刻厉之心情，举行此艰难缔造之国庆时，所当引以自壮者也。

行百里者半九十，吾人既同时负抗战建国之两大使命，其所历之过程，自极艰远；其所值之顿挫，尤难豫测。而我对于胜利之途，愈益接近，则敌人之出其死力以相挣扎，亦必更凶狡。吾人于此，自不可掉以轻心，使抗战堡垒，有一节之松懈，以灭损方兴之朝气。试观敌人自发动对华侵略以来，最初即自军事政治，双方并进，思逞其诱和分化之狡谋；及最近而敌之士气愈衰，兵源愈竭，进攻退守，处处碰壁，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故益思利用汉奸，作其政治侵略之虎伥，如南京所传之汉奸扩大组织，即由敌人此种阴谋所策动者也。夫以身受党国厚恩之人，而有觍颜事仇，降敌卖国之逆迹，在本党固不能辞管教不严之咎。然戎狄豺狼，何代蔑有，本党既肃清自蠹之内虱，因而严密其组织加紧其训练，就党之本身而言，宁为有益而无损。至汉奸对于政治侵略之作用，则夷夏之防，人禽之辨，自春秋以来，深根宁极于全国之人心，彼诸奸之卖国行为，只有自绝其政治生命，决

不能撼我民族心理之坚壁。况此等汉奸集团，除少数变节党人外，非军阀之遗孽，即社会之残渣，行尸视肉，皮骨仅存，欲执行其主子之命令，尚有力不从心之慨。是故吾人但当努力杀贼，努力建国，使我两年来所奠定之胜利基础，日益崇高，日益巩固，早日完成大功。彼朝生暮死之汉奸组织，则虽百变其形态，决不能对我抗战之阵容发生毫发之损害也。

当我抗战工作尚未完成之日，而欧洲大战忽然爆发，此亦一般人所恐受其不良影响者。即实而论，敌人之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即在利用欧洲多事，对我关系较深之国，无暇东顾之时机。故一面拉拢德意，牵制苏联；一面恫吓英法，杜我外援，冀藉此圆成"东亚共同体"之迷梦。其后蒙边丧师，一再屈膝，美国废约，物资绝源，益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缔结，反共轴心亦已解体，敌人在外交方面，正困石据藜，毫无出路；而德波之战突起，英法苏联，皆卷入漩涡势难旁及。敌人投机之技复萌，因复标榜"结束中国事件"，作恶意的中立，冀以吓退英法，独霸远东。不知敌人脆薄之国力，经中国两年余之抗战，业已消耗垂竭，在国际政局上，久已失其举足重轻之资格，彼西欧列强，决不至受其挟制。况美国之对远东权益，既未一步放松；而苏联奠定西疆，声威大振，亦决不肯养痈贻患，容东方强盗之坐大。是则敌人之欲利用欧战以遂其对华侵略之野心，亦惟日暮途远，作短时间之自娱而已。至于中国，则在抗战国策决定之时，本以自力更生为始终一贯之方针，既未将外交上之援助，计算在内，自不至因国际间之变化，动摇决心。而农业国之社会组织，根柢雄深，与年来军备之充裕，金融之调整，工业之建设，皆可保证我以自给自足之力，抗战到底，至失地尽复，主权完整而后已。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世界爱好和平之民族，方且利赖我抗战之力量，打倒一国际强盗，在永久和平之进程

上，除一障碍，其不至因欧战而受不良之影响又可以断言也。

抑又闻之，抗战进入第二阶段，精神之力量，较物质之力量为尤重。吾人一面以百折不挠之杀敌勇气，在战场造成胜利记录；一面即以战场上之胜利记录，益鼓励我杀敌之勇气。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共同目标：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曰“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吾人挟此共同目标，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则以不变御万变，虽进程千挫百折，然必有达到最后胜利之一日，而况此最后胜利之到达，其日期已愈进而愈近乎。此则余于抗战第三年之国庆时，所力为全国同胞共慰，亦当与全国同胞共勉者也。谨祝民族战争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1939 年 10 月 10 日

以民族正气扑灭汪逆

我们由近日各将领、各团体及海内外名流一致对汪的口诛笔伐，就可晓得，汪逆犯的是何等滔天的罪过。因为过去历史上奸逆卖国的罪恶，决不若汪贼之甚，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遭遇过的危机，决不若今日之深，所以讨贼的声势，亦从未有今日的浩大。今日的讨贼，可说是全民族动员的讨贼，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证明出中华民族的必兴；同时也暗示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固有文化，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雄厚！

我曾说，中国今日的危机，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总危机，也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数千年光荣历史和文化继续存亡的最后关头。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全民族充分显示了我固有的精神，发扬出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明是非，别邪正，对准叛逆，一致声讨，汪贼及其丑类，在这样声势浩大、有形无形枪刺的包围猛刺之下，岂能久存，宁有不被摧毁之理！至于日寇的玩弄侮蔑，犹其次焉者也。

我们固然相信，汪贼总有一天会跪在中华民族儿女的面前，俯首受刑的。我们更断定，汪贼的丑剧，除讨主子一时的欢心，对内对外是找不到丝毫同情的。不承认！不承认！永远的不承认！汪贼出台后，自友邦得来的礼物：声讨！声讨！响彻寰宇的声讨，更是海内外同胞给与汪贼的唯一的酬报。汪贼固然已经是腐臭了的脓疮，但这脓疮一日不去，中华民国的身躯不能算是健全的，何况还正在千方

百计企图扩大它的腐化呢，汪贼以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叛徒，在中山主义的敌人枪刺下，标榜国民党，阴谋以主义消灭主义，以党毁党，这种历史上破天荒的骗局，谁能置信！汪贼同样搭出了和平、民主、宪政，甚至改善人民生活一套悦耳动听的招牌，这一套美妙招牌，正是附在毒药上的糖壳，诱致人们去吞食的。但是，谁也晓得，所谓和平，就是亡国灭种的和平；所谓民主，就是叫人民自动去送死的民主；至于宪法，当然是替倭寇剥夺我同胞生命财产的宪法；改善人民生活，无疑是抽出中华儿女的血，敲出中华民族的髓去改善去医治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了。我们自九一八以来，饱尝了烧杀轰炸的和平滋味，我们从照片上不少看见，在沦陷地迫我同胞自掘坟墓做法的，我们从新闻纸上，更无日不认识在倭寇枪刺、汪党羽手枪下的毒恶。这便是汪贼与日寇合串的一套曲子，便是那一套曲子的真实内容。倭寇用白面红丸毒化了我同胞，还觉得不彻底，于是又制造出汪贼及其狗党们，来作进一步的毒化了。只是这一批毒药的糖衣，早已被抗战烈焰烧了个粉碎，除非患精神病的人，谁又肯明明白白的去中毒呢？为着彻底肃清汪贼及其狗党们的毒害，就必须将制毒、贩毒的倭寇在中国领土上作一个根本的歼灭。因此，加强抗战，彻底抗战，才是摧毁汪贼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一击两破的本意。我这里亦希望的是：

（一）文艺界的同人们：握紧你们锐利无比的笔，写出刺刀炸药一样的字句，向着倭汪狂刺！向着倭汪猛袭！

（二）前线的将士们：瞄准你们的枪口，加紧你们的火力，将倭汪在民族战争的血泊中淹死！

（三）工人农人同胞们：你们举起铁锤，用尽齐力，一锤一锤，将倭汪毫无怜惜的锤成肉泥！

你们拾起锄头，紧握镰刀，拿出最大狠心，将倭汪连根

带蒂一齐砍倒!

上海不是倭汪制造阴谋、毒化政策的乐土吗? 那里各业团体,尤其各学校的讨逆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在敌后,在战地,随着倭寇政治经济文化阴谋之加深,愈显示出我同胞坚贞不屈的奋斗精神,今日弥漫全国的讨贼声,以及我同胞愈挫愈奋的精神,就是我光辉灿烂的民族正气。

忠勇的同胞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决不容许污点的存在! 中华民国丰美的土地里,又怎能堆放腐臭的垃圾! 举起民族正气的旗帜! 高扬民族正气的歌声! 洗去历史的污点! 扫除腐臭的垃圾! 欢呼民族自由! 共庆祖国的战胜!

1940 年 4 月 16 日

五卅之回忆与中国之将来

全国同胞们：今天是壮烈的五卅纪念日。在民国十四年五月这一天，上海学生在上海大学领导之下，为着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纱会社第八工厂受虐待的华工并要释放学生代表，曾流了光荣的民族热血。这个上海的五卅，接着就成了天津青岛汉口重庆广州全国性的五卅；学生的五卅，一变而为工农商学全民众的五卅，所以五卅可说是我民族的觉醒，我民族一致起来向侵略者空前的示威，便是今日民族抗战的前奏，可以说因五卅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团结，得到了最大的进步。同胞们，十五年前，我们对日寇的抵抗还是散漫的无力的，在十五年后的今日，我们膺惩倭寇的抵抗，已经三年了。十五年前，我们何尝敢得罪一个日本人，在十五年后的今日，我们一举巨手，结果便把盈千累万的皇军歼灭了。

三年来英勇抗战壮烈牺牲的结果，使我们各战场的形势，一天一天在好转，使我们越接近着最后的胜利，因之更加强了全体民众对中央领袖的信心，这种伟大的信心将使我抗战局面愈加好转，胜利愈有把握。沦陷区的同胞们，你们的苦痛，你们悲惨的境遇，中央决不会一时一刻忘记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任凭敌人的诡计阴谋，中央只有一个抗战到底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若是一时失策，便成了民族千古的恨事，铸成了历史上不可补救的过错。汪倭的和平，就是要使我中华民族自动断送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

的人格，最后还要断送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揭开假面具的汪倭阴谋赤裸裸的说明。诸位同胞正过着汪倭下的惨绝人寰的地狱生活，要脱离这个地狱，只有大家一致起来粉碎汪倭毒谋，将汪倭铲除出去，洗净河山，这是我们的责任，望大家鼓起全副精神来干吧。几天后又是七七，这是我抗战第四年的开始，这整三年的时间，是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更要继续的争取下去，因为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国父民国七年在日本支那杂志上曾发表过《救亡二策》一文，里面说用必胜之战略以当强邻，而保我领土，虽屡败屡战，而士卒之气不挠，则能博得最后之一胜，是实为必胜不败之策矣。又说须持之以久，次第征兵，如是一年，胜负可知。倘于第一年为我败北，而能支持到第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未得利，更支打到第四年，便未有不胜之理。且敌方至此，必生财政之恐慌及革命之纷扰，当与我可乘之机愈多，纵令敌不肯屈服，则我于第五年即可举千万大军直捣其老巢。至于军饷，则以四亿之民众，各以其人工物力供给之，当亦不足忧。国父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指示出我们搏取最后胜利之策，要“士气不挠”，要“持之以久”，现在我们的士气，不但没有丝毫挫馁，而且愈加奋发，愈战愈强。中央在战事开始时，就声明了这次战争是持久战，现在整整打了三年了，仍然要坚持到底，这不是事实的证明吗？国父并预言敌人在作战第四年里“必生财政之恐慌及革命之纷扰”，试看敌寇今日的财政，剜肉补疮，已呈出崩溃现象，人民厌乱的思潮，一天一天的高涨，而且革命的纷扰，全国普遍的进展，因为敌阀在三年来横暴的战争中，耗费了无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战争的前途，不但渺茫，且日趋于险恶化，一般年富力强的老百姓，被敌阀驱逐到中国抗战的烈焰中，都一批一批的变成了尸灰，这种战争的悲哀，引起了敌方官兵民众厌战的心理，由厌战更进而为反战，这反战浪潮，正在敌国民众和士兵中澎

湃汹涌着，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革命的爆发。敌方的财政崩溃和革命爆发，便是我们达到胜利的客观条件，也就是国父所谓的“可乘之机”。有了这种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在我强敌弱的抗战年度里，当然没有不胜之理。因此抗战第四年，可称为“胜利之年”，事实已经证实了中央抗战国策的正确，我们如果忠实遵奉伟大的遗教，履行中央的抗战国策，胜利的前途，绝无丝毫怀疑的。前面说过，十五年前的五卅，是今日民族抗战的前奏，自然今日民族抗战是十五年前五卅精神的继续了。五卅使中华民族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更指示出只有全民族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才是抵抗侵略，对付暴敌的唯一方法，才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唯一出路。五卅替我们开了民族革命之端，我们今日抗战正是争取民族革命之果。胜利之年就在眼前，我们胜利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了，望全国同胞们努力，努力争取这伟大的胜利。

1940 年 5 月 30 日

大禹之精神与工程师之将来

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六月六日大禹诞辰为工程师节,举行庆祝会于陪都。其意以大禹之刻苦砥砺,治水救民,足为工程师之模楷,因立节以纪念之,追往励来,用意至深。大公报记者以余去年曾有汶川探访禹迹之行,征为文字,因略述大禹之精神,以期望于我国之工程师。

中国之工程师,在今日所负使命之重大,已不限于为中国之工程师,因其工作,不仅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科学文明,与增进民生福利之新中国,而实为促进世界进步,奠定人类和平之有力分子也。

吾国进化甚早,尧舜禹时代,在史籍记载上,其政治功业,已彰明昭著,此诚为我民族历史之荣光。晚近少数学者,疑古过深,谓禹乃虫类代表之说,以谰言毁灭民族之文化历史,至为痛心。

禹之生地,有谓在汶川,亦有谓在北川者,所谓石纽、胯儿坪(禹之生地),两地均有之。余去夏游汶川,探禹迹,登胯儿坪,以代远年湮,所得实鲜,又以时促,未至北川,不获参证,甚以为憾。至禹之生族,为羌族及非羌族,当待考证,而“禹兴西羌”之说,决不能否认。余以为禹之言行事功,德与政并隆,不仅为工程界之始祖。其陈舜者则曰:“德惟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实为中国最早之言民生政策者。至其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允足表

现中国政治道德之精神。拜益之言，班师振旅，俾舜帝以文德格有苗（大禹谟），亦为中华民族历来奉行王道之所本。更以治水言之，则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孟子），九州攸同、四澳既宅（禹贡），可见其工作成就之大。在外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更见其奉公之勤。且其治水，不独平水患，尤能对农田水利，尽力沟洫，以与后稷之教民稼穑配合，于以奠定中国数千年农业立国之基础。“禹之明德远矣”，真中华民族所不能忘者也。

今中国工程界同人，现定禹诞为工程师节，而郑重纪念，余深望现在服务抗战之工程师全体，及有志为工程师之青年，俱能永以禹之精神为精神，而奉其言行为圭臬。思禹之惜寸阴也，则孳孳为不断之精修改进；思禹之拜昌言也，则殷殷为友善之砺砥切磋；思禹之胼手胝足，以天下之溺为己溺也，则刻苦牺牲，勤劳建国。斯则今日立节庆祝之意义为不虚，而中国工程界前途将有无穷之灿烂矣。

1941年6月6日

为祖国为世界努力

自从卢沟桥上，燃起了民族战争的烈焰以来，到今天，我们遇着的是第五次“七七”，也就是中华民国抵抗侵略的四周年。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单独对抗有半世纪以上准备的敌寇至四年之久，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一种奇迹，已经在人类史上写出了最轰动最光辉之一页。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一战，是决定中国五千年文化绝续四万万人口存亡的一战，是关系“世界人类安危祸福”的一战，则区区四年又算得了什么？就拿北美独立战争说吧，也还经过八年，美国如果不忍受八年血战的苦痛，恐怕今天至多只算得一幅巨型的埋藏丰富的殖民地，还能梦想到为世界民主国兵工厂，成支配世界的最大权威吗？我们今日的抗战，其意义远在北美独立战争之上。论艰巨更不知超过北美独立战争若干倍，岂三年五载可以侥幸成功。我们整整四年苦战的结果，才算踏进了相持的局面，这一时期是一最有希望，同时又是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在这时期中克服一切困难，准备力量，渡过到反攻的局面，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反之，如果我们不能渡过这个难关，相持局面随时都可倒退到第一期敌人进攻我们退守的形势，胜利自然会属他人的。譬如登山，现在我们刚上了一半，按最公道计算，一半路费去了整四年的工夫，假定我们和过去的速度一样，一分钟也不懈怠，要爬上山顶，至少还要四年，就等于说，还要过四个“七七”，也就是说，要达到最后胜利，我们须有八年的抗战。北

美独立战争，尚且经过了八年，八年对于我国还能算是多吗？数十年甚至百年战争，历史上有的是。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说："生于忧患。"一个生不满百的人要成功，尚须经过这样的磨炼，何况为千秋万世创造新生命的新国家，新民族。总裁今年元旦昭示我们："我们抗战的前途，实在还要经过更大的困苦艰难，全国军民，必须要准备更英勇的牺牲奋斗，才能求得最后完全的胜利。"所以我们今日，只有兢兢业业，奋发努力，去克服这更大的困苦艰险，渡过国家民族的难关。我们不必过分乐观，同时更不必悲观。过分乐观，常常使人轻敌，忽视自己的努力，骄矜，自大，有陷入失败悲惨的危险。日寇将发动侵华战争，当作了一幕轻快的插曲，它不承认是战争，只称为"事变"，以为只要演奏九十天的光景，就会在欢笑声中凯歌收场的。不料这幕小的插曲，终究转变成只演不完的大悲剧了。普法战后，俾士麦在凡尔赛皇宫的演说，实际就种下了前次欧战德国失败、今日纳粹第三帝国疯狂侵略的因，威廉第二失败了，我们决不相信希特勒的野心会成功的。悲观派常常是畏敌，视努力为无用。既然没有自信心，便以为战下去必亡，和下去倒可以苟存，于是流为败北主义，积极的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奴颜事敌，沦落到为汉奸，为傀儡，消极的甚焉者至于自杀。轻敌，畏敌，结果都是同样的帮助了敌人，危害到自己。

说到敌寇，自从近卫二次上台后，日本政府的总方针，便是扩大战事，使海洋政策与大陆政策配合起来，将田中义一的理想付诸总实施。但是，日寇在大陆上既不能如愿以偿，海洋方面又是障碍重重，于是对华政策，不能不改为在军事上进行封锁扫荡，在政治方面进行和平攻势，分化团结，使抗战中的中国，外而孤立无援，内而造成阋墙之祸，以

使他的南进，完成侵华的终极目的，灭亡中国。德国向苏联劫掠性的入侵，正似晴天霹雳，日寇南进尚未成功，又不得不匆匆准备北进了。南进有军需资源的诱惑，北进在政略战略上，尤其必要。海参崴在西伯利亚，似乎已经取荷印而代之了。究竟敌寇是如何的动作，一刻固然不能下个断语，但是我们绝对相信，敌寇对于解决中国事件的阴谋，只有加紧，决不会放松的。因此我们只有针对敌寇的阴谋，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促成国际反侵略的大团结，准备一切力量，击破敌寇封锁，渡过到总反攻阶段。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造成全国为一坚强的战斗体”，“使全国国民能根据同一道德观念，为同一信仰而奋斗牺牲”。中华民族四年来的抗战，已经替人类写下了正义战胜暴力的最光荣的历史，今后当更以百倍的精力，努力前去为祖国！为世界！

1941 年 7 月 7 日

对苏联军民的播讲词

伟大的英勇的苏联军民们：

十六年前，我到贵国，看见贵国革命后建国的努力，各种印象至今还是新鲜，今天在庆祝联合国日这个机会，向各位广播，实在觉得太荣幸并愉快。在世界几年苦战中，苏联的战事最激烈，中国的战事最延长。几年来世界各地反侵略的战争，是世界联合性的。今世界文明人类正在同心协力去消灭侵略与独裁，正在进一步去建造和平与自由新世界。苏联建国后，世界大政治家对苏联立国精神，认识最早并最清楚的是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世界被压迫民众自由解放的战争中，中苏两国应该携手并进，这是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俄国革命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希望，这也是中山先生很早的观察。最近几年来的事实昭示，中山先生的遗训一一实现，并且彻底奉行了。现在世界共同的敌人，是以侵略为志的流氓主义，这一个敌人，不但利用世界最新式的科学利器，还因袭近世各种社会文化的力量去奴隶人类，变换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联合国家的作战目的，既已一再宣示，无论政治或经济，要达到公平、正义、自由的目标。在中苏两国的观点上看，这许多理想都是两国革命先觉数十年来所提倡与努力，也是两国革命信徒数十年来所奉行贯彻。在联合国家中，中国与苏联是比较的新造国家，两国国家的缔造，都经过长期的奋斗，坚苦奋斗是每个新邦预计得到的。苏联二十余年的奋斗与中国三十年的奋斗，

今天都到了最后成功的阶段。

苏联军民对纳粹暴徒苦战，现在已及一年，这一年苏联军民的英勇牺牲，全世界对之敬慕钦佩，中国民族对之尤具深切的同情。中国对日的抗战，至今足足五年，苏联战场中战争之猛烈，与中国战场中战争之长久，是此次大战中特殊之点。不是苏联战场那样的猛烈战争，不是中国战场那样的持久战争，今日东西侵略者的凶焰不知要高涨到何等地步。可是苏联一年的猛烈战争和中国五年的持久抵抗，终将侵略者凶锋顿挫下去，现在已快尽扑灭的日子了。日寇就是东亚的希特勒，希特勒的溃败，无疑会牵到日寇的复灭。同样日寇实力的减缩，会促成纳粹的崩溃。日寇今天已拿出它最后的本钱海军，在太平洋作最后的挣扎，纳粹也在春秋攻势失败以后，继之以最后的夏季攻势。夏季转眼就成过去，英勇的苏联军民士气与战斗力正跟着时间的进展而提高扩大，苏联战场今年将击碎纳粹，正与中国战场今年将逐出日寇是一样的有把握。

你们的天才领袖，受举世崇敬的史达林先生，在二十年中在政治文化经济国防各方面，领导贵国人民有今日这样的成就，可算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革命是反抗的，革命也是创造的。今天联合国的第一任务，是反抗侵略，粉粹侵略。今天联合国的第一任务，更是建树世界和平，创造人类高尚的生活。中苏两国战场，必然是决定联合国未来整个之成败，中苏两国也必然共成未来世界和平之重要基础。史达林最高统帅说：在今年内一定要击溃希特勒，我想在中国战场的情形，也是相同的。战争是整个的，和平是联合的。希望在今年内，我们联合一致，整个粉碎世界一切的侵略者。祝望苏联军民，在夏季对纳粹的抵抗格外英勇。世界反侵略战争成功万岁！联合国最后胜利万岁！

1942 年 6 月 16 日

放言时局

先烈革命精神

今天——三月二十九日，纪念革命先烈，奉命敬作报告。本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关于这一役的经过，有邹海滨先生的专文记载，不必再来多讲。初以此日并举行邓仲元、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诸先生之为国牺牲纪念与胡汉民先生之逝世纪念，现在则定为祭奠所有革命而死之先烈纪念日者，其中实有无限深意。就是在总理领导的十次革命当中，以此次为奋斗最烈，牺牲最大，影响最深。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本党精神最高度的表现，有了这次表现，本党的主义与力量，方引起了世界的敬重，震惊了满清的中枢，唤醒了国人的迷梦。其对于本党的影响，当然更为重大。七十二烈士雄风所播，真可以说“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后推翻专制，抵抗侵略，取消不平等条约，亦皆为此种精神高潮之回荡。总理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的一节内，论到此次革命时说：

> “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所以黄花岗并不是一个土堆，也不是七十二烈士的陵墓，而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的正气的象征，也就是为本党主义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精神堡垒。中央之以今日为

革命先烈之共同纪念，意义在此。

所以黄花岗所代表之精神，并不可以某人某时某事某地为限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黄花岗，每一时期，都有每一时期的黄花岗，每一事业，都有每一事业的黄花岗，每一地方，都有每 -地方的黄花岗。纪念黄花岗，纪念先烈，应人人、时时、事事、处处勿忘黄花岗所象征，所代表之精神而光大之。追溯总理领导革命的经过，由口而笔，由个人而团体，由徒手而持械，以至使用新式武器。由兴中会而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广州之役而惠州之役，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殉难，其人力物资从未有足时，而亦从未感有不足之时，因之也从无畏惧犹疑。愈失败，愈坚强，波澜之壮阔，功业之烜赫，决非徒有人力物资者所能及。先烈的这种愈挫愈奋、目无真敌、勇往直前的意志，不仅完成了本党灿烂的史页，并为全民族开辟之指示了生活的道路与方法。即就我数十年的经验，更证明了凡是烦忧而感凭藉不足的人，皆是懦弱失败的人，而鼓舞前进的人，皆是成功的人。《荀子》内有一段记孔子与颜渊的问答，孔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所云"自知"、"自爱"，都是古圣先哲勉人"自奋自立"的名言。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不成功，成仁与不成仁，以及能否成材成物，能否继往开来，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即在于能否坚守自己的黄花岗堡垒，而个人之岗位，即个人之黄花岗。总理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先生说(见康氏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他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当时预备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的一种不可解释的潜势力，一种吸引人们亲热他的磁性。"在革命的过程中，诸先烈的热血，所煊染的奇葩，精神所造成的堡垒，又皆可以说是总理吸引人的磁性所发挥的力量。但这所谓磁性者，是什么呢? 就是高超的道德，博大的主义与夫救国救世

的大仁大慈。这种综合的磁性吸引力，可以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而况亲炙之者乎”。所以任何主义不同，国族不同的人，都有受总理的感召而奋斗而殉难的，我们今天对于他们也同样的致敬。近几年我每次演讲党史，导言内皆有这样的几句话：(一)党史即国史，亦即中国革命史。(二)本党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党，亦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与利益之党。(三)总理创造主义，制定实施方案，且为实现主义与方案而创立本党。故本党历史，即为总理历史之延续，而总理历史，亦即为本党历史之重心。(四)历史及事实，已使本党党史与国史保持永久密切之联系，故中华民国之历史即本党党史之繁演及发挥，本党党史遂成为国史之重心及动力。但所谓党史之繁演及发挥者，实即诸先烈之正气与精神所表现之悲壮事迹也。故卫党卫国，事同一体，殉党者即为开国者，殉国者即为造党者。今日之鸡鸣十庙，更应为国民祷祝也。

本纪念日，尚有一事应特为报告者，则为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而对革命先烈之致敬。自总理创造本党领导革命，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之历史。初步工作，虽为推翻专制，而总理致志革命之起因，实由中法安南之役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刺激，故取消不平等条约，乃本党革命的中心目的，五十年内革命先烈之艰苦奋斗，死不瞑目者，亦为此事。在总裁领导之下，自北伐成功至六年的英勇抗战，无数同志同胞的壮烈牺牲，终将百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此为今日纪念之不同于以往，而可告慰于诸先烈在天之灵者。但是我们今后的责任也益为加重。总裁于新约签订之翌日，曾有很大的训示，告诫国人，大意有云，此后益当奋勉，不然，得到的独立自由一样可以失去，这实是本党所应深自惕励的。诸先烈以苦斗与热血筑成而留给我们的，以守则固，以战则克的堡垒，我们当如何的珍护增强，以与宇宙中间危害人类的

恶势力与侵略者奋战而摧毁之,消灭之,如何宏扬总理救国家救人类之主义与世界,此乃后死者与继起者之责也。故我今日之报告亦特重此点。

1943 年 3 月 29 日

试问浙路总协理

试问浙路总协理，鄙汪大燮乎，畏汪大燮乎？如曰鄙汪大燮，则汪大燮为其不善，而公等为其善，是公等自求无负于桑梓可矣，何能换汪大燮之心肝而学公。如曰畏之，则窃为本报所不解，何也，本报前读汤总理声讨民贼之电，未尝不拍案叫绝，何至一发不中，即垂首丧气自辞其职，畏汪大燮之权势乎？抑畏汪大燮所中伤乎？误矣，误矣，公等既甘心辞退而让汪大燮作恶，是汪大燮他日再作奸犯法，皆公等纵之也。浙路他日再有危险情事，皆公等使之也。公等前此之功，不敌后此之过，汤刘二公曾熟思否乎？

抑文有请者，爱与畏不能相提而并论，古来烈士殉名，必其有所专爱者，虽刀俎在前，斧钺在后，必不能先舍我之所爱而让他人。极而言之，如张许之守睢阳，境遇虽穷，断无退一步让贼之理。汤刘二公而今竟何如，既畏汪大燮，必不爱浙路；既爱浙路，必不畏汪大燮，既不畏汪大燮，则必不舍浙路；既不舍浙路，则辞退总协理之事，自不必再提，以生股东之恐慌。记者请以此言质之浙人，然乎？否乎？否则汪大燮必自鸣得意，谓反对我者汤刘，其前车之鉴，吾窃为诸公羞。

1909年7月1日

（《民呼日报》）

时局之哀谈

鸣呼潮汕铁路
鸣呼林丽生

今世伤心之事多矣，而独莫过于路矿，卖者、攘者、争者、阻者，无一日不累累发现。最奇者，官卖绅卖之外，而又发现以假资本家之卖路案；更奇者，汪大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之外，而伤心惨目，今日之汪大燮第六又出现。呜呼伤哉，使汪大燮之统系绵绵而不绝，吾国吾民，岂有幸乎？今将粤人为潮汕铁路丧权违章，苛待华人，儆告海内外同胞文列如下，读者得毋太息神州之多故乎。

广东潮汕铁路学生，谨百拜叩首于我岭东之同胞，本省之同胞，中国之同胞，今日又有一痛哭伤心之事，发现于中国之铁路历史上，吾不得不伸笔吮墨，自始至终以报告于诸君之前。吾心恻恻，吾泪潸潸，吾恨茫茫，吾望悬悬，诸君诸君，当知我潮汕铁路负辱含垢之学生，忍之数年而不愿发表者，迄今图穷匕见，穴溃隄崩，危机即在目前，祸至不容间发，将死自知言善，哀鸣不择好音。夫昔日不言而今日言之，学生等罪诚难以擢发数；然不言于昔日而终言于今日，则学生之罪不能逭者，学生之苦心孤诣，亦不得不求谅于无量数之同胞。

潮汕铁路开车行驶于兹数年矣，循其表名，固完全中国商办第一先成之路也。中国人知之，广东人知之，潮嘉人知

之，公司中人亦日知之，而讵知拊掌匿笑，我中国全国上下之掩耳盗铃者，正大有人在耶？吾今且举近来所发现之事实，与该公司历年来蒙蔽欺饰，一手遮尽全国人耳目，昭昭不可掩之罪状，以为诸君告。

该铁路开办之初，林丽生窭人子也，平地一声雷，一跃而为潮汕铁路之大股东，潮嘉人士深疑之。于是多方调查，知林之股本，实系间接而为日本人之代表。嗣又有与日本人私订包工管驾合同之事实以证明之。于是飙起风涌，禀揭于当道，诚以利害之所关，非仅区区一铁路之余利而已，我潮嘉人之土地，生命财产，皆于此系焉。

于是潮汕铁路公司中人，乃出其掩盖弥缝之手段，卒以有名无实中国商办之名词，得允许献于商部。而孰知太阿之利剑，东洋人操其柄，而中国人操其刃哉？吾今且依次叙述其掩盖弥缝之手段。

欲表明林丽生之股，非转贷之于日本人，则弃置已聘定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不用，而与日本人立包工合同之疑窦，不可解释于天下。于是借口中国铁路人材空乏，为目前计不得不借重客卿，乃选派学生分赴厦门、台湾等处，学习驾驶管理诸法，声称毕业回潮，即可辞退客卿而用学生，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措词固甚得体也。于是日本人之包工管驾合同，成事乃不说。

光绪三十二年所选派之学生，欢欣鼓舞，毕业回潮矣。潮嘉人士莫不额手庆曰：今而后我潮汕铁路已有中国人胜驾驶管理诸职任，彼视眈眈欲逐之日本人，可以归彼扶桑三岛去矣。乃公司中人又创议开筑意溪支路，不得不仍暂留日本人，以资熟手。夫扩充支路，名甚正也；事资熟手，词甚巧也。于是日本人仍得盘踞于此九十余里之路线上。

且夫开筑支路，曰以资熟手，则仍留日本人包办工程，或曰可也。其驾驶管理诸权，何以不收回，而付诸公司所选

派毕业学生之手乎？吾委曲以代公司中人设想，必将曰学生技术或未娴熟，练习数年再托以重任耶。于是学生自毕业以至今日，数年来皆服从于日本人命令之下。

开筑意溪支路，现已工竣多时矣，学生之实地练习，亦已数年于兹矣，公司中人当亦无所借口矣，此可宝可爱之潮汕铁路之主权，当可由日本人之手收而归之于中国人之手矣。而讵知竟有不然者，驾驶权日本人盘踞如故，管理权日本人把持如故。嗟呼嗟呼，而今而后学生悟矣，学生昔日不言，而今日乃不能不言矣；昔日不言而今日始言，乃不能不求谅于天下矣。

嗟夫嗟夫，日本人又不仅操驾驶管理之全权，即财政权亦一网打尽。堂堂之潮汕铁路公司，亦不过如五石之瓠，外大而中空，此非空言也。试征诸实事，该铁路一切营业之簿记，均每日由运输课（日人）报告于车站之事务所（日人亦有学生），事务所再报告于总工程师（日人），总工程师再报告于驻厦门之三五公司（日本公司）。且夫财政者，营业上第二之空气也，明明中国人之营业，而财政则中国人不能过问，辗转报告于外国人，此为中国人之营业耶，抑为外国人之营业？天下明眼人思之再思之，此非凭空臆撰之言也。去年代理督办路事张步青，尝恳总工程师佐藤将营业出入款目，年终列表送公司备阅等语，固学生黄福元亲口为之翻译者。且非仅此也，公司中每日必输纳银四百元于日人，其为利息欤，为物料费欤，为工薪欤？此中鬼蜮，非但局外人所不可知，即学生等亦如坠五里雾中，而莫能测其底蕴者也。

嗟夫嗟夫，管理权、驾驶权、财政权，与夫筑路之工程权，一一俱入于日本人之手，吾不知该铁路公司中人，所操持之中国完全商办铁路之主权究安在。且夫日本人又不仅握铁路一切权利已也，而苛刻惨虐以待我中国之铁路毕业

学生，铁路服役工人，尤数见而不一见者，此非空言也。试征诸实事，近日有华工张伟祺者，告假归家完娶，此等堂堂正正之事，无论执役何等公司，计未有不邀允准者。乃日人则不准之，且不惟不准，因一人之告假，更立无理取缔之规条，谓嗣后无论何事何人，皆不准告假。学生及华工等积不能平，群向公司请愿，不归日人节制，并陈日人管理关系之利害，乃公司不能过问。而事为日人所闻，遂诬为造谣惑众，革去学生及华工六名。中有张炳光者，未知被日人所革，仍在车站任事，日人怒目相向，逐之以鞭。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况以中国人民任中国自办铁路之事，竟遭外人之苛虐如是，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推原日人之心，无非欲排斥异己，援引同类，以扩充其势力范围，使该路上无一华人而后快耳。

嗟夫嗟夫，公司中人固巧于措词者，使如从前之开筑支路，仍留日本人之故技，以欺饰朝廷，犹可言也。然查该公司报部名册，仅有日人二名。从前故置无论，即以现时而言，其日本人之盘踞于铁路各种工程及机关上者，盖有三十人：计总副工程师曰佐藤谦之辅，曰芦田；代理运输课长曰熊谷；潮州、汕头两站长曰桥本，曰松尾；机关库长曰浅村；机关手二，曰齐藤、曰清田；检车曰寺村；书记二曰长谷、曰西；车长二曰井山，曰青山；线路工长曰北见；电话工曰大谷；机器房工场长曰竹下；其余粗作之工人十三：酒见、小宫山、小川、庞泽、濑谷、横地、渊上、上村、绅山菊川、铃木、大场、后藤，另一名任车站上之警察，则曰德富。

嗟夫，彼日本人非仅盘踞于铁路各种工程及机关上数十人已也，其妇孺籍民尚有数十人杂居沿铁路线上之内地（庵埠、彩塘、浮洋、枫溪、潮州）各处，此非空言也。我潮嘉上而地方官吏，下而佣夫贩卒，固尽人有目所共见者，岂两名日本人竟能如《西游记》齐天大圣一变二变三变，以致有

此若干之化身耶！夫潮嘉之绅民可欺，潮嘉及本省地方官吏可欺，北京之邮传部可欺，吾试问该铁路公司中人亦知路经奏案，欺绅民，欺地方官吏，欺邮传部，斯即所以欺君否乎？其欺饰于部中者，又非仅日本人之以多报少已也，其包工管理等合同所报部者，又与其私订者不同，此但一调验而即可分明者也。如上所述，尚系专揭其违背奏案丧失国权之罪状，其密切关系于潮嘉两属之人民之土地之财产，切身之利害，尤不得不为天下正告之。潮州为韩江流域之地，韩江以汕头为出口之区，故汕头者，潮嘉两属之门户也，门户不失，则堂奥可守，此固尽人所知者也。然昔日之门户，仅在水路之机关，而今日之门户，又在陆路之机关，故潮汕铁路与韩江流域并重于潮嘉，此其关系之重大为何如哉！

铁路者，地方之血脉也，权操诸己，则为利便交通之事业，操诸人，则为丧地灭国之利器。今潮汕铁路如所述种种，其全路全权固明明在日本人之掌握，门户既操于他人之手，则堂奥又乌能禁人之不登，然则其为潮嘉两属丧地灭国之利器也必矣，此固非凭虚测度之言也。日本妇孺杂居内地，日工势力遍布沿路线，是土地失；我中国人民所有附丽于该铁路之一动一作，儿尽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之内，是人民失；每日送四百元无所指名之银钱于日本人，是财产失。此犹其显然己事也。他如未来祸患，则沿路线一带寄居之日本人，一旦与中国人有鼠牙雀角嫌，或不幸而演难逆料之惨剧，则国际交涉且因此而起。和平交涉软，则恐有以激变本国人之心；强硬交涉软，则台湾军舰朝发夕至，大言恫喝，我中国人固无可如何者。凡此之事，不能谓其必有，亦安能料其必无，其间祸害无穷，实有令人不堪思想者。他如该公司之购路不偿价，偿价不割粮之事亦所常有，此俱勿论，而专论其对外一方面耳。

为潮嘉两属之土地计、人民计、财产计、全国之国权路

权计，日前之祸害与日后之祸害计，俱有不得不勒令该公司将所有日人概行辞退，另行聘用中国人之能胜任者，以保路权，以保国权，以挽回从前已失之权，以扩张此后未来之权。且该公司亦不如此，不足表林丽生之股非日本之资本也。学生等敢誓告于海内外诸同胞之前，非为区区恩怨而为此痛哭流涕之布告，实为我潮嘉两属日后无穷之大害，昔日不知，可以不言，今日知之，乃不敢不言，不忍不言。此心已碎，此泪已枯，惟是大厦之倾，断非单椽只杙所可支撑，国体所关，必得群策群力，始能有济。为此谨布区区于海内外，我无量数之同胞其垂鉴焉。谨布。

兹吾再简明节录其种种罪状如左：

欺君之罪：

(甲)报部出奏日人名册以多报少，(乙)报部合同与私订合同不符；卖路之罪：(丙)失驾驶权；(丁)失管理权；(戊)失财政权；(己)日本人妇孺杂居沿路线之内地；贪小利之罪：(庚)已购之路不偿价，(辛)偿价之路不割粮；虐国民之罪：(壬)任日本人苛待华人，(癸)屡次纵役殴打搭客。潮汕铁路学生黄福元等叩。

1909 年 7 月 2—3 日

(《民呼日报》)

人道主义之纪元

民立者世界和平之导线也

世界不灭，人类不灭，人道即不灭。

故人道主义者，所以驱除不仁之虐者也。

自古有喑呜叱咤一世之怪物，而为一二学说所摧者；金戈铁马横行，无敌之国亦往往屈于坛坫会盟之间者，有强权无公理。至言耶，非至言耶？

记者曰：有左右世界之利器，则有人道；无左右世界之利器，则无人道。

记者又曰：吾据此一利器，吾请为人道主义开一新纪元。

1910 年 10 月 11 日

（《民立报》）

天罚有罪

语曰：多行不义必自毙。怨恶人者，往往引以自慰，以待天之罚。或者曰：不力人事，而祈灵不可知之，天岂非放弃责任哉？

观于最近之葡事，疾雷一声响，二十世纪罪恶贯盈之帝王，竟为民党驱逐，使闻之者色飞而眉舞。然则谓天之罚欤？抑人之伐欤？

记者曰：人也，亦天也。故吾仍其辞曰：天罚有罪！

1910年10月16日

（《民立报》）

上海之里面

上海经两次之大风潮，从表面视之，零落极矣，而其实稳健者自稳健，零落者自零落，动摇者自动摇，排挤者自排挤，而脚踏实地之事业，依然无恙者比比也，焉得谓中国商人无信用？极而言之，中国人安得更谓中国人无信用？吾闻斯语，吾欲击其脑！

中国人大破产之历史，较他国为最少矣。偶陷不幸，安得谓中国人惯破产？吾闻此语，吾欲碎其狗头！

1910年10月16日

（《民立报》）

无面目见人

吾国之大老，多不愿接待士绅，请愿代表之不见。特其一也。

试思何以不愿接待士绅，怕见乎？抑羞见乎？吾请言其理。

谓其怕见，诚为怕见，防手抢也，防炸弹也，并防其无政见而问政见也。此其一。

谓其羞见，亦诚羞见，平日之卖路矿也，卖官缺也，剥脂膏也，所做之事，不可对人者多矣。天理良心之难昧，故以不见为逃也。此其二。

呜呼！无面目见人，其作怪也宜哉！

1910年10月19日

（《民立报》）

呜呼陈璧

(一)

昨津函云:陈璧已入京,运动复用,大可得志,不久即当揭晓。呜呼！雨苍休矣。呜呼！中国休矣。

雨苍果出如苍生何,曰苍生之晦气至矣。苍生不念尔,尔遍念苍生。非尔念苍生,尔念苍生之白者黄者耳！尔念苍生之铁路金矿断送未尽,尔之责任未了,故了此未了之责任耳！呜呼,斯人若出,如中国何,愿同胞愤力击之！

1910 年 10 月 18 日

(《民立报》)

(二)

昨日又得京函,称陈璧极力谋农工商部。是无面再入邮传部,而又欲害全国之农工商也。

陈璧而系稍有廉耻之人,既以不名誉之事被逐于朝,又以平日得罪乡里被逐于故乡父老,则当闭门思过,以盖前愆。岂期贪心未死,又欲作铲土重来之举。呜呼！陈璧,国民今日对尔,万不肯为尔稍留余地。因尔之运气至,则国民之晦气至矣。尔其早自计乎！

1910 年 10 月 20 日

(《民立报》)

罪魁为谁

中国金融界恐慌至此，将使数十万工人失业，将使数百家股东赤贫，将使数千种实业之进化停顿，将使数百万家小营生者、小存储者，哭者哭，涕者涕，逃散者逃散。伊谁之罪？伊谁之罪？呜呼，败坏市面之罪魁为谁？

昔则一路哭，今则一国哭。噫，岂不可使其一家哭也。呜呼！倘今求其罪魁而不得，吾他日必觅一相此罪魁者为罪魁，以为此哀哀无告之民，少泄其愤！

1910年10月21日

（《民立报》）

亡国三恶因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宵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1910 年 10 月 23 日

（《民立报》）

误国三种人

无学据高位，老不死爱钱，口是心非见人哭，树私党以术欺国民，如是者亡国后其荣当倍于前。此其一。

无学无识握大权，气势逼人，人莫敢议其非，遇大事手慌脚乱，无事营私，事事赞成，中实茫然，如是者亦误国派之健儿。此其二。

留学无学爱真理，爱国、爱金钱、爱官、爱运动达官、爱抵抗国民、爱操笔订不通之法律。及其显也，贪置田产、结外人树私党，如是者失国后外人未必不鄙之，李容九其前车也。此其三。

1910年10月24日

（《民立报》）

欢迎爱乌树

我问爱乌树一植物耳，何以著论欢迎？记者曰：子不见日本以皇室外交礼节欢迎洵贝勒乎？大宾至，迎之礼也；大木至，迎之亦礼也。贝勒为我国之栋梁，大木来，亦为我国之栋梁；况其为世界最高之木。言其功用，能入水不朽，虫蚁不蚀，驱除邪秽；其味香健胃，愈伤治疟，种种功用，较之寻常之木，易腐而易为人笼罩，易被虫伤而耗费主人之金钱，以臭气恼人者，更万万也。记者爱屋及乌，是以欢迎爱乌。问者无言而退。

1910 年 10 月 25 日

(《民立报》)

乔壳子那里去

四川铁路股本，一点一滴皆敲骨吸髓而来，非尽资本家之血，而节衣缩食，粒粒辛苦之农民之血也。昨得京友书，谓乔拟呈请邮部，辞退总理旅京。川人欲散传单，声其引用私人，情同串骗之罪，并拟再呈请代奏云云。记者曰：川路以有款而亡，吾为川路哭，可知中国之百事不举，非无款之为患，而无人之为患；又非无人之为患，当有利可图时，奸猾者则竞身而进，及已不可收拾，则欲脱身而卸其责于人。此而不惩，川绅其何以对故乡父老也。噫！

1910年10月26日

（《民立报》）

输入外货之功臣

中国之穷，穷于赔款，穷于土货不兴，更穷于外货之流入日多。推原其输入日多之故，皆由商人无学无能，只知随人不知自振，故前此某报论此种商人最为下等。

今见某洋货业大张旗鼓，称某日送具诸前辈牌位入公所，以志不忘。呜呼，尔之前辈多矣，中国之金钱少矣，尔果馨香不朽，中国将沉沦不返矣。使中国果有沉沦之一日，我知尔之累累前辈或更馨香，外人必感激无地也。尔其盼之，吾为世道人心计，不得不为尔一言。

1910 年 10 月 26 日

(《民立报》)

哀 浙 江

今岁之浙江，何不祥乃尔？

始也，浙路恐慌；继也，资本家恐慌，而今日谘议局又恐慌。

试问增抚：既允代奏，何不即奏？既不代奏，何为面许？既已面许，又系何人所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何必引宪政馆之章程。

试问浙议员：既欲阅奏稿，何不早要求？既不要求而许开议，何为开议时而始要求？是明明欲解散也。既欲解散，何为许人开议？或曰：责在议长。

呜呼，浙江人之爱浙江，理也。浙江人勉之，增抚其思之！

1910年10月28日

（《民立报》）

资政院之产儿

以非驴非马之资政院，而竟产出一神龙之国会，可见国民之对政府，其要求权利也，不患其少，只患不得，得而善用之，在最后之实力耳。

吾祝国会之速开，吾尤祝国民以实力贯注其间，以为进行之预备。盖无血之产儿，如入市购物，视其值之高低，而物之真伪判焉，是在购之者之别择耳！

吾祝国民之万目一的，要求速开国会；吾尤祝国民之万目一的，以珍视此国会。日已暮矣，愿国民留意焉。

1910年10月29日

（《民立报》）

贵族万能

吾国之贵族，真有绝世聪明。龙种自与常人殊，岂不信哉。

他国之贵族，虽有专门学问，但其任事徒负虚名而已；吾之贵族，则实心实力，支持艰巨，行旌片片也，差使串串也，宝星累累也。国民无能，劳贵族多矣。

故海军也劳贵族，陆军也劳贵族，军机也劳贵族，部臣也劳贵族，议政也劳贵族，禁烟也劳贵族，资政也劳贵族，宪法也劳贵族，而不久组织内阁也，又要劳贵族。贤者多劳，真乃万能。

吾视将来无对待之贵族内阁出现，以贵族中之贵族任部臣、疆臣；其次者任司道州县，其间散者任巡检典史，而后此贵族内阁始一致。中国之兴，其庶几乎。

东望长白，有一亡国鬼魂在焉，曰高句丽。其未亡也，曾有一贵族内阁。吾不敢比，吾但祝天佑中国，使国会早出现，为贤者分其劳也。

由此观之，堂皇哉贵族，阔绰哉贵族。只是吾侪小民，摆出这个穷光蛋的样子，连累贵族各位多了。噫！

1910年11月9日

（《民立报》）

呜呼温肃

近日御史温肃有奇异之奏折，援驳之如下：

（一）报律。谓报律须严定限制，并条陈三弊：一、逆党机关；二、机要机关；三、无赖渊薮。按所谓逆党者，指革命党也，旧律已限制之矣，姑勿论。所谓机要机关者，其官营商报乎？限制之是也。惟指报馆为无赖渊薮，试问御史台其有赖渊薮乎？近数年之御史，如俾寿等类，污浊万分，诚足以羞天下之士矣，而温肃轻视人乎？正不知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

（一）代表。又谓国会议员选举，应妥筹善法。此次请愿代表，在京同乡，彼此不识，皆平时窟穴学堂报馆之无聊人员，正人羞与为伍。按谓报馆为窟穴奇，谓学堂为窟穴则尤奇，谓报馆学堂皆无聊人员则更奇，谓报馆学堂之人，正人羞与为伍，则奇之又奇，因代表在学堂报馆与京官不识，则指为不正，更破天荒之大奇闻也。吾闻京曹呼代表曰：“老表”。其轻薄之意，现于言外，而此老表则又仆仆而归矣。辛苦如此，不见谅于世，能不悲哉！

1910 年 11 月 10 日

（《民立报》）

名士与政党

非有清新高尚之元气，忠厚仁恕之道德，坚固不拔之意志，纵横万变之手段，不能组织强固完全之政党。吾闻当世通人之言，类如是。

欲救时局，必资民党。何以近日所闻，有政党思想者，类无人格。而种种谣言，种种秽史，种种不名誉之行为，事未成而先发现。利用政府乎？政府利用乎？吾为名士羞！

1910 年 11 月 18 日

（《民立报》）

灭国先锋之口吻

昔越败吴后，夫差栖于姑苏，使王孙雒行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允，乃自左提鼓，右援枹，以兵威挟吴使者，告之曰："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者乎？"遂击彭兴师以灭吴。其野蛮武断之精神可怖如是。故强国之对弱国，无所谓人道，无所谓天理，更无所谓面皮，只求成功而已，虽居禽兽亦可也。倘国不自立而欲倚人、恃人、求人，哀求人怜，更欲求人容过，一次复一次，则自速其亡而已！断断无幸者也。吾国民其思之，思之再思之，因有所感而书此。

1910 年 11 月 28 日

（《民立报》）

伤 心 语

几个没味气的议员、军机诸公，竟不敢见面，其胆量可知。故吾之于军机，可名之曰："新妇军机。"噫！以新妇军机而对待他人之武断内阁，其不速亡幸也。

夫差死时，以发覆面曰："吾无面目以见子胥也。"明怀宗死时亦然曰："无以对祖宗也。"试问军机诸公，做了多少对不起祖宗臣民的事，而竟羞对世人？昔有亡国之君，今见亡国之臣。

当议员屡次催军机答复时，某大老曰："吾宁愿见义和团之大师兄，而不愿见议员。"军机之理想如此，此所以催各处开提红灯会也。

议员之受贿，近年日本、美国曾出重案，人多则品不齐，未可执一而论也。吾国议员初出世，而不名誉之事即屡屡发见。议员团中当自纠察之，不可使政界人暗笑也。

1910 年 11 月 29 日

（《民立报》）

铁血无情

（一）

噫！何处莽男儿，竟敢以铁血对待我与国同休戚之庆王。王留其百年不死之身，尚欲组织新内阁，为中国留一大纪念。匆尔霹雳一声，得无使王有不快之感乎！

王之学力过于大隈，王之精力过于□亨，王之福命又过于世界之勋臣元老万万，故临大难而不惊。使王而果为人所伺，岂不使平日提携之多少部臣疆臣失所恃乎。噫！

（二）

澳门现象

噫！澳门葡军人之气焰如此，以铁血对待教徒，干涉信教自由也；以铁血驱逐教会读书子女，干涉居住自由也；以铁血封闭报馆，干涉言论自由也。新民主国下而有如此横行之军人，人道何在？然则世界上之文明乃真铁血乎。呜呼，人道何在？

1910年12月10日

（《民立报》）

中国不亡论

（一）

某国之欺我至矣，为我国家造谣言，为我国民造恶德，而我国无识者每信之，记者请以一言辟其误：

凡人经一败、再败、三败、四败，而能振者，则其气必雄，其志必坚，其苦身戮力之念，乃潜蓄而大用。故败不足惧，败后不振，斯足羞耳。今我以如此伟大之国民，而区区者夫又何足虑！同胞，同胞，起！起！起乎！天之所弃，必与小喜，得道者兴，失道者亡，东亚牛耳，不过迟我数年耳，其可自弃乎？起！起！！起！！！

1910年12月11日

（《民立报》）

（二）

就军事而论，吾国人当兵之坚忍力多为各国所不及，即东西人时所深佩之而赞美之。况柔术之精，冠绝全球。而历史上所称，如燕赵健儿，江淮劲卒，与夫关西六郡良家之子弟，其歌谣慷慨之风，今尚未衰，整齐之而利用之，区区小儿曹何足惧哉！神州男儿，神州男儿，其可放弃此亚洲主人之责任乎？其起！起！！起！！！

1910年12月12日

（《民立报》）

劝资政议员歌

(一)劝议员，看硃谕，设官句下忽添“制禄”两个字。明明以饭桶待大臣，又何必与饭桶饭碗为仇争闲气。

(二)劝议员，再勿动院章，东引西引不中用，早些取出烧了罢，又何必歧路徘徊，说是参老庆，山残水剩，糊里糊涂凭他们赠。

(三)劝议员，早回家，回去与婆娘抱娃娃。日暮途远，风雪交加，看冻损蒲柳身材薄命花。呜呼，莫轻说各国议会史上血如麻。

1910 年 12 月 21 日

(《民立报》)

劝军机大臣歌

(一)劝军机,勿引罪。明圣天王代为元老讳。勿负责任只吃饭,饭吃饱了只去睡;两眼朦胧,两手只受贿,也莫管他人民痛,乾坤碎。

(二)劝军机,切勿怕。把这多事的冤家,绑在断头台上杀了罢!不然拔了他们舌,方免他们骂。商定了他大不敬的罪名再请假,霹雳一声从天下。

(三)劝军机,手要巧。宁见义和团,勿教他们扰。义和团中大师兄,志同道合感情好,残年风烛朱红灯,半壁河山双玉姣。噫嘻,管保你把这锦绣乾坤断送了。

1910 年 12 月 21 日

(《民立报》)

欢迎议员

风雪残年，江山青鬓，南北奔驰，议员苦矣。近已闭会，东南各省议员，想必道沪归里，享家人妇子之乐。记者崇拜之余，特制欢迎之辞如下：

议员虽得罪国民，而颇结交亲贵，某贝子一垂青，某王爷一握手，荣何如之，吾小民吓死矣。

议员虽不能胜军机而颇能封闭报馆，不说你败坏风俗，即说你扰害公务，凶何如之，吾同业吓死矣。

呜呼！蔡□□笑人矣。

1911年1月17日

（《民立报》）

上海之鼠与满洲之鼠

近数月来，读广东新闻，则赌客风潮也，而或者目之为狐狸。读北京新闻，则议员风潮也，而或者目之为肥狗瘠狗。读东三省新闻，则暴客风潮也，而或者目之为虎狼。读上海新闻，则破产风潮、扑鼠风潮、争租风潮，而风潮事独多。然上海之风潮亦惟鼠为最险，今幸消灭矣。不意东三省一带鼠疫又大起。夫天寒如此，满洲之人又稀，何以疫气如此其盛？然则吾上海之民，其又不幸中之大幸也夫。

1911 年 1 月 18 日

(《民立报》)

狗……猴

某西人言，德国现有一狗，能作人语，有欲购之者索值十万马克。徂哉，此狗也。假使不值一钱之狗党，举此狗为其领袖，未知此狗应允否？假使应允，未知开成立会时，此狗说些什么？

往岁游东京动物园，见一大铁笼，中立一枯树，并横数木杆，养猴数十，大的小的，高的低的，种别形殊。偶投一物，此争彼夺，无有已时。假使赏这猴儿几个高帽子，我知他们必欢天喜地的戴起来，要在这笼子里边立起宪来。

1911 年 1 月 21 日

(《民立报》)

好戏好戏

不平则鸣，情之常也。近阅东省报纸载有“兽族新剧”说明书，今转录如下：

某报被封后，一般狗党，均喜出望外。有优人某排演新剧一出，名曰牲畜会。开场先由狗党首领刊发传单，邀集同族开庆贺大会，到会者狐朋狗友约数十种，鱼贯而入，雁行而坐。狗头出席宣言曰：某报与我等，人畜殊途，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何得妄肆讥评，致将我族平日之鼠窃狗偷、鸡鸣狗盗之伎俩一概揭出，甚至将我族中觍狗脸、摇狗尾，蝇营狗苟等事俱和盘托出，推其用意，必制我族之狗命而后止。犹幸我族为犬戎氏之苗裔，旅獒氏之子孙，惯钻狗窦，工跑狗腿，善摇狗尾，素为人所垂怜，该报遂被反噬而至死矣。咬一儆百，此后可以狂吠乱狺，虽逞我等之狼心狗肺，吸人膏血，吮人骨髓，谅亦莫敢口诛笔伐也。但恐有仗义屠狗者，则狗仍必累累丧家。诸君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宜筹何法以对待之？众兽起而答曰：现在之报馆，奴隶性质居多，谁复再与功狗为难？即有之，吾辈各有所长，狐献其媚，兔行其狡，虎施其威，狮用其吼，以辅助狗力之所不及，纵有百千仗义之报馆，又何患不能封闭哉！众称善，咆哮散会。而此出已完，通体排演，全用说白，亦新剧中之别开生面者也。

1911年1月25日

(《民立报》)

黄帝子孙之元气

“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恐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噫，韶光明媚中，何来此哀怨之声？其伤春乎。王孙王孙，满目青山绿水，尔祖国何如，尔祖国何如！

试问河山之霸气安在？民族之武力安在？历史上光荣璀璨之事业安在？尔日日沿门求人，人日日托辞弄汝，尔过一年，应更明白一日矣。国家者，自造也，非人造也，奴颜婢膝之国民，断不能享平等、自由之幸福，尔知之否？

噫，有真国民始有真宪法，故立宪之事，当望诸国民，不当望诸政府。呜呼！黄帝子孙之元气安在？

1911 年 2 月 2 日

（《民立报》）

国 民 兵

俄之侮我，一而再，再而三。处此无能之政府下，而使我国民一再受人之辱，其何能忍！

国民军之议起也，本以助政府也，而政府疑之。不知今日之世界，武装平和之世界也，即无俄患，亦当利用国民，使人自为兵，以图自立。祸至门，而尚防家贼，甚矣，其愚也。

政府诸人所自恃者何在？欲以龙钟老朽而当饥鹰饿虎，不自知其面之麻也。

1911 年 3 月 28 日

（《民立报》）

天乎……血

近事短评之一

粤王台下血渍模糊，愁风凄雨之中，竟演此一场血战，留为维新史上之纪念物。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问革命党人之炸弹何人制造？曰：亲贵也。问革命党之手枪何人制造？曰：官吏也。问革命党之革命党何人制造？曰：政府也。一言以蔽之，革命党者，不良政治下之产儿也。

吾敢断言之曰：假面政治之下，革命党万不能断，故政府以捕杀为消灭革命党之法，则万无消灭之一日，以改良政治为消灭革命党之法，或者庶有冀乎。

推革命党此次在广州起事之意，倘使广州一鼓而下，则滇、黔、桂、闽、湘、蜀皆在指顾之中。观其设谋之深，军火之多，党人之众，用计之奇，使非遇张鸣岐之对手，则广州者何人之广州，尚不可知。

此次革命党计被捕、被伤、被杀者，不下二百余人，其元气想已大伤，政府可以安枕矣。

据官电之意，则温生才者，孚琦之杀星，张鸣岐之救星，反对政府而无意中尽力政府者也。温生才必不瞑目，而胡衍鸿地下遇之，其痛哭又当何如？故此次之成功，非张鸣岐、李准之功，而孚琦之功，更温生才之功也。

革命党者，死党也，彼既破釜沉舟而起事，必置生死于度外。其死也，行其素志也，又何足惜；所难堪者，祖国之风云日急一日，陆沉之痛即在目前，吾辈之死，更无处所，神州落日，隐隐中有血色也。

近事短评之二

东亚三年以来惊心动魄之物，惟暗杀党之炸弹与手枪出现为最多。安重根也，李载明也，幸德秋水也，汪兆铭也，安明根也，邝佐治也，温生才也，及此次乘舆挟炸弹之黄兴也，前仆后继，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杀不胜杀。呜呼！此三年来之亚洲，可谓血洲矣。

昔某乡有狼患，愈杀愈多。有聪明者捕一狼，系之城外，养而食之，而其乡之狼患绝，何也？群狼之恐累及其类也。汪兆铭之案，监国以大度容之，而北京近年暗杀案遂绝迹，非警察之进化也。汪兆铭之缧绁余生，保全于北京大局者实不小，此记者臆测之言，然可信得八九矣。

自广州事出，据官电正法者已四五十，而待杀者尚不知几何。然杀之适所以成此辈之志。不分首从而尽杀之，更从此结百世神州之怨，吾见怨仇相寻之未已矣。虽然记者言此必有疑我袒及革命党者，然为中原大局起见，为人道起见，则不得不一言。

南风四月，长日难消。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更足为张鸣岐加官进禄，并可以为一班淫昏儿进一良剂。逃走之张鸣岐胜之不武，尔勿矜也。

近事短评之三

张鸣岐者，血鸣岐也，足之所至，血必随之，真东亚大陆

之一血星也。故无时无地不与血为缘,无一事,无一官不以血为命,其作幕府时代也,血幕府也;其作巡抚时代也,血巡抚也;其拜总督将军之命也,亦血总督血将军也。用无限人之头颅堆成一人之头衔,而报效者,犹亦为未足甚矣,草泽亡命之有造于张鸣岐也。张鸣岐真幸运儿哉。

革命党中有十七岁女子,亦东亚开天辟地以来之一奇闻,政府乎,政府乎,莫谓彼党无人也。弱女子犹如是,莽男子可知矣。故今日消灭之法,不在罪人而在罪己。倘开诚布公实施宪政,罢虐民贼,杀卖国奴,革除亲贵执政之弊,使汉人与满人立于平等之地位,悉复先朝之旧,试问革命党有何借口,虽然此语政府所厌闻也。

张鸣岐早知革命党起事而隐忍不发,故养患以贪战功,误国殃民之罪已无可逃。观其官电中报乱事也,谓广东已复常度,他处已无一支起事。而本报及西报之电均谓,革党之势尚未杀,张鸣岐不特欺社会,并欺朝廷也。子姑徐徐升官,有日何太急为。

近年来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皆黄兴为之主动(官场拿之数年),其人悍而有谋,出入虎口视为故然。革命党有健将二:一则汪兆铭,一即黄兴,黄不如汪之能文,而能谋善战则倍之。昨某记者对记者言:昔有某实业家东渡调查□业,在一友人处遇黄兴,议论风生,慷慨泣下,魄力一时无两,某君惊为生平所未见。归而语人曰,再谈数分钟,我为彼运动矣。则黄兴之为人可知,今日竟作五羊城下之革命鬼,政府去一敌国矣。

1911 年 5 月 1、2 日

(《民立报》)

宪法大砖

哈哈！你跳一下，我就要打你一砖。

哈哈！你拿甚么话同我说，我拿砖同你说。

他国之宪法，上下共守，故叫个根本法。咱们的宪法，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就是那加料子砖。

叩头者、跪求者、钻营者、运动者、佯哭娇啼做立宪之梦者，醒乎，否乎。

哈哈！奴隶再来扰，定要拿大砖，把狗头打在肚子里去。

1911年7月7日

（《民立报》）

资 政 院

京函：资政院近日忙忙碌碌，日不暇给，非为开会时各种进行之预备，而为开会时杜绝争端之预备。其预备之手续，则将本年所办各要政，凡奉旨核准之件，一律揭其案由，恭录谕旨，饬令秘书厅以大字书缮成幅，将来开会时，即张挂场内，所有载明各项，已经奉旨裁决者，本院不得再行提议云云。

呜呼，资政院果为国民代表舆论之机关耶？抑为政府钳塞舆论之机关耶？何谬戾怪诞，至于如此其极也。

夫新改资政院章程，于议员之职任已经被削，于议员之权利范围又经缩小，资政院早名存实亡矣。再千方百计以限制之，所谓非驴非马变为四不象矣，想望宪政者其视此。

1911 年 7 月 29 日

(《民立报》)

红叶夕阳中之青年

青年之最重者，光阴也，学问也，名誉也，道德也。而近日上海之学风似觉一变。春秋佳日，正修学之时也，不意既非暑期，三五青年服学生服，游行黄浦滩边及各家花园中，触目即是，此岂学界前途之佳征乎？或者谓更有甚于此者。记者曰：青年勿负此佳日，时乎时，不再来。

1910 年 10 月 27 日

（《民立报》）

爱国男儿

议院工程百万，说者谓其太费。记者曰，我堂堂大国之议院，何可简陋！使移大内工程之数百万，而建一堂皇伟丽之议院，亦一大观。欧人有言，议院者爱国男儿之骷髅所建，试问我爱国男儿所掷何物？

近来他族之合谋满洲日甚，说者谓不如弃之。记者曰，中国人而作是言，非中国人也。试问我二万万爱国男儿，其承认斯言乎？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复故国，何况我有今日。故今日国民之对满洲，万万不可放弃也。

1910年12月9日

刺客经

读《史记·刺客列传》评

友人某改定庵诗曰：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龙门刺客经。呜呼！刺客经，吾读之忽有所感，吾书如下：

曹沫，以铁血主义对待假仁假义之齐桓公，男儿复祖国之仇应如是。

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王僚，对待天下之饭桶当国者应如是。

豫让，击襄子之衣，欲剥襄子之皮也，对待衣冠禽兽之徒应如是。

聂政，兵戟森严之中，独大呼而杀韩亲王侠累，对待古来骄横之亲贵应如是。

荆轲，提一个人头作礼物，使秦王夺气，对待古来专制之帝王应如是。

噫嘻！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吾更诵定庵诗一报之。

1910年12月29日

（《民立报》）

男儿须知

(一)

哭哭啼啼，妇人女子之所为，名世经邦者不如是也，铁血男儿须知。

必国民有实力，而后始可购得真国会，否则，空空得一国会，雷霆万钧者，何在不能蹂躏乎？铁血男儿须知。

谓亚洲有自由乎？曰吾觅遍未得也，强国以民为牺牲，快乐者，政界数人而已；弱国以民为牛马，快乐者亦政界数人而已。铁血男儿须知。

三大自由之所以亘两间者，谓其无犯罪行为，不受干涉，方可谓之真自由，故东亚各国宪法上之自由，皆画中馒头，骗小儿者也。铁血男儿须知。

1911 年 1 月 19 日

(《民立报》)

(二)

无牺牲的精神，非英雄也。故为国牺牲、为民牺牲、为道牺牲、为事牺牲，不畏强御，不求报酬，如是方谓之大人物。倘为利禄而动，为富贵而动，如是者，乃狗苟蝇营，非牺牲也。故男儿牺牲，当自国始。

幸德等之社会主义片面的也。日俄之战，则运动俄党人使其内乱，交中国学生不过图吃一碗料理，骗两个钱而已。此次炸弹案，其图谋种种亦片面的也。日本能产真社会党哉，欧美人不识真情，故一面痛恨日政府；一面愈崇拜幸德。幸德亦幸矣哉！虽然，彼之行为，虽时与其主义冲突，不可谓其不爱国。故男儿学问，亦当以爱国为骨子。

1911 年 1 月 20 日

（《民立报》）

（三）

作人贵有精神，尤贵有经验，故血性男儿，不可无忍耐性，失败时节，尤不可无涵养工夫。

青年时代不能战胜忧患，则中年可知；中年时代不能战胜物欲，则老年可知；老年时代不能受用中年时之经验，回复青年时之元气，则一生事业可知。

自古成功之大人物，莫不从铁中来，血中来，荆棘中来，冰雪中来。一言以备之曰：忧患者英雄之原料也。

再推而言之，英雄者亦无一不从学问中来，性天中来，克己中来，经验中来。故学问者征伐忧患之旗鼓，铸造英雄之锤炉也。

时事艰难，将来成惊天动地之事业在青年，遭亡国破家之惨亦在青年，敢告青年，行止坐卧莫将“祖国”二字忘却。

人生作事不作则已，既作之，则无大无小不可无牺牲的精神。如满洲大疫，医生死者数人，谓其从井救人乎，非也，道德上之天责应然也。否则所谓金钱医生而非道德医生，亦即所谓假医生而非真医生，作医如是，其他亦莫不然。

1911 年 1 月 23 日

（《民立报》）

安得猛士兮(一)

大风起兮云漫漫，安得猛士兮守西南，使我片马完复完。

昆仑风起兮云变色，安得猛士兮守西北，声撼胡儿消反侧。

东风起兮又朔风，安得猛士兮守满蒙，金戈铁马一英雄。

安得猛士兮(二)

有一有名之猛士，尤贵有众无名之猛士以助之，人人知爱国，人人知御侮，则无人非猛士也。

猛士之身手，百炼精金也；猛士之精神，铁血精神也。

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猛士之气概也；直斩楼兰报国恩，猛士之志愿也。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编师缚胡虏，倾都观受俘。此猛士之事业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塚近要离。此猛士居平之愤慨也。

控弦尽用阴山儿，临阵长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蝥弧，

每逐嫖姚破骨都。此猛士从军时之气象也。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群面缚出蕃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此猛士慑胡之威力也。

安得猛士兮，白山黑水，一举而复主权。

安得猛士兮，使我万里昆明，不震不惊。

安得猛士兮，天山月，玉关雪，降虏头，名王血，祭我国旗，驱胡儿万里之外。

1911 年 3 月 5 日 6 日

(《民立报》)

救国健儿

风云四起，健儿立功成名之机会也。受奇辱而不报，吾为健儿羞。

战场在新疆也，当视昆仑为墓田；战场在满洲也，当指长白为墓田；战场在蒙古也，当铭燕然为墓田。三山屹立，健儿！健儿！

征俄！征俄！！俄儿！俄儿！！会见尔匹马只轮之不返也。

1911年3月22日

（《民立报》）

忠告青年

青年贵有远志，暑假之中，旅行求实验之学问，上也，温习旧学，次也。国家多难，需才孔急，万勿入游戏世界，误此有用之光阴也。

为青灯下之青年，则为学问牺牲；为黑铁中之青年，则为人群造福；为红粉队里之青年，则识者弃之矣。

青年之光阴，青年之第一生命也，爱之，则造新世界可也，与天地不朽亦可也。否则虽为青年，其骨早已朽矣。

呜呼，青年可不自爱。

1911 年 6 月 29 日

（《民立报》）

青 年 鉴

(一)

亚历山大方进军,一士官奏曰:拔垒之事,吾之力恐不能胜,奈何?亚历山大疾呼曰:吾之军有进无退,吾欲退军,其何以对天下。乃急挥兵以逼敌垒,遂陷落之。

拿破仑将法军远征埃及,疫病起于军中,诸将兵卒皆患之。拿破仑历访其军营,遍慰其病,军人皆奋然而起,卒获大胜。

有铁石之坚志,病魔尚能驱之,况艰难哉!(骚心)

(二)

世界大抵不出三种人:一、意志坚固者;二、有所迫而为者;三、诿诸不能者。第一为成功之人;第二为必有所反对激刺而起之人;第三则彻首彻尾归于失败之人。意志坚固者,心目中惟此目的,别无他物,迫害之来,艰难之来,顿挫之来,蹉跌之来,彼皆不怯也。惟鼓其勇气以从事于激战而已矣。(骚心)

(三)

青年只知崇拜英雄,青年之耻也。不知从古以来之英

雄，莫不崇拜青年。

故青年，贵自造世界，海阔天空，舒卷自如者，青年也。不淫不移不屈，而独往独来，不为物诱者，亦青年也。

1911年7月23、24、25日

（《民立报》）

青年之光阴

光阴易逝，转瞬开学矣。青年！青年！其可不爱惜光阴乎？

今日之学生，与世界之青年，战于一堂，青年爱惜光阴则国强，青年废弃光阴则国亡，故青年之爱国，先自爱光阴始。

1911年8月29日

（《民立报》）

艺文丛谈



骚心丛谈(节录)

(一)

《离骚》者,情之至,文之至者也。自屈氏创之,遂为文界开一新纪元,而后人遂多因之。太白尤好为此体,七言长短句中时时加入,其离奇变化不可方物者此也。李沧溟谓其为英雄,欺人过矣。文章一道,当有怀欲抒时,自随其心思意象之所至,即在其人,亦有莫知所以然者,所谓天成而偶得也,何欺人之有!至渔洋则谓七言长短句中,凡杂骚体者,不学乃为大雅,是不知以何者为大雅也?世评渔洋之诗如好女,则对此大(将)〈张〉旗鼓,安得不却走?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至文。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

《离骚》之段落分者多矣,吾见其当者甚少。姚惜抱以意为之,而曾氏因之,往往太为牵强。必其选古文之时,于古人之注者未深研究,加以己意,更背戾矣。

前百年之词坛,白云世界也。近数十年之词坛,二窗世界也。白云轻清,二窗沉挚。以理论之,法禁严密之时,则沉挚者尚;文网疏阔之时,则轻清者尚。是二者与时代皆相戾,亦异事也。

文坛革命之说，此不知文者之言也。文犹物也，理想犹水也，水高而物之大小毕浮，澄江散绮可也，滋兰树蕙亦可也，浩气舒空不染一尘亦可也。

1901 年 10 月 19 日

(《民立报》)

(二)

少陵写怀诗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吾人读此，如闻社会党员谋刺某阔老时登演说坛，极摹社会上不平之状，倾倒而出。

予往岁以事羁潼关，中夜不眠，徒步月中。夜静时，黄河之声震耳，忽有一雁哀鸣而过，百感交集，特题诗云：河声夜静响犹残，孤客孤鸿上下看。大野飞鸣何所适，中原睥睨一凭栏。严关月落天将晓，故国春归梦已阑。山似剑铓愁似水，有怀无奈路漫漫。每忆此诗，颇识当时景象之苦也。

孔云亭之《桃花扇》，蒋心余之《冬青树》，写宋明二代亡国之惨，可谓至矣。每当落叶打窗风雨萧寂之时，读之如闻其中哭声也。惟《冬青树》头绪太多，毕竟曲中主人翁不知为谁，故难演耳。近人丁传楹氏著有《沧桑艳》，专写陈圆圆事，其材料亦极丰富，笔亦可观。

1910 年 10 月 21 日

(《民立报》)

(三)

予久闻李亦元刑部有菊花七绝数十首，恨未之见。今蒙友人以数首见示，特录如下：

喑咤风生戏马台，坐中诗笔斗清裁。
王宏谢晦皆开府，独向东篱采菊回。

菊花无地寄遗芳，局促江山气不强。
我见寄奴应北面，三擒天子到咸阳。

北伐经年走传车，刘生批答苦纷拏。
闲情赋罢无余事，来倚西风看菊花。

满地黄金句未讹，庾公尘起污人多。
庸才坐笑桓灵贵，儒雅风流奈汝何！

桑孔经纶计已差，算缗酤酒榷盐茶。
武陵东接柴桑路，税到桃花与菊花。

以劲笔写寒艳，为咏菊者别开生面，一鳞一爪，一字一泪也。

孔明、魏武，所谓并世人豪也，然观其文字，则世所传孔明之《梁甫吟》，无味极矣。魏武之《短歌行》，则雄俊沉爽，时露霸气，此孔明之所以终不能得中原欤！

1910年10月22日

（《民立报》）

（四）

某韩人去国吟云："欲哭不堪哭，欲行不忍行。乾坤双泪眼，无处觅秦庭。"遭乱流离，言之沉痛，有如是夫！

近见日人高野竹隐册封李王歌云：

甲午甲辰百万师，龙拿虎掷至今悲。
青原展作牛羊牧，碧海平为雁鹜池。

诏发非常礼数宣，扶桑西影拂朝鲜。
檀君箕子独无后，谁道花飞五百年。

金风秋荒黼座尘，半天歌吹一家春。
何时玉马朝周去，只见天家自有真。

鸭绿朝宗海水清，苍黎额手沸欢声。
不须八月西巡狩，紫气东来满汉城。

盛气逼人如此，吾谓韩人哭之宜也，日人贺之亦宜也。惟丧礼主哀，吾人吊之亦未始不宜。

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

世传此词为辛幼安赞成韩相开边之作，以为幼安病，或者又谓其非幼安作。予谓此词光焰万丈，韩自失败耳，即为幼安作，何足为病？国事日艰，文人笔墨皆带一种肃杀之气，亦属不祥，齐唱大风，此日何日，予亦愿再作《大风歌》也。

去冬归里葬亲，返时由郑乘京汉车至驻马店。是日适起大风，沙尘蔽天，日色无光。车行不能急，至时已迟二钟，因戏为诗曰：

大风先生(旧号大风)歌大风，云扬风起中原中。
天回日驭张新缦，地走雷车误晚钟。
若伯骄兮终且暴，阿姨雌也忽称雄。
嗟予十载江湖客，身世飘飘类转蓬。

友人见之曰：此空中大风歌也。

1910年10月25日
(《民立报》)

(五)

吊摆伦：

碧眼红衫最少年，宁馨风度特翩翩。
等闲风月成长恨，只与兰西曲曲传。

摆伦者，英格兰产。二岁时其母携之居泥北淀，摆伦之母既失爱于其父，母子相依，茕然孤寄，而摆伦幼慧儇黠，其母情绪轸结喜怒失常，不复督过摆伦，故自其髫龄已积成斫驰之习。摆伦居泥将及成人，始因家庭之戚复返伦敦。在泥入旧时一中学校，常着红上衣，校中书记及同学后来辄举以为谈助。摆伦在泥校时恋一女子，姓达芙，名美丽者，摆伦与美丽年相若也。二人既相习狎，摆伦常至其家，与其父母及女昆弟稔熟。其后美丽以家庭事变，移居爱丁堡，摆伦复返伦敦，情好中绝。一日，摆伦之母夫人谓摆伦曰："儿乎，汝之情人美丽嫁矣。"摆伦是时如触怒雷，遂至晕绝，病几三日。摆伦晕眩中欲作一书与美丽，不能操笔，乃口授母夫人侍女名兰西者，令笔录之，兰西见其痴痫，不得已为之作书与美丽。其后摆伦自叙及此，犹凄惋不自胜也。

常年高咏黑那诃，惆怅云山几度过。
缫马闻风知一笑，玉人犹解唱黄河。

摆伦既长于洍北淀，故于苏格兰佳山水游踪甚广，那诃赖嘎者，为洍北淀境内一名山，山腰中有湖流为米克溪，米克溪下流于巴拉特，入鞮湖水流山涧中颇细弱；出谷口时飞湍下岩石间，为米克瀑布。那诃赖嘎山势郁崒，乱石环立，不生乔木，涧傍沮洳，一种丛生微小植物名，黑蔺者蔓延特广，山色黑暗，摆伦有诗题目："黑那诃曲"，苏人士多能唱之者。

1911年1月23日
(《民立报》)

(六)

歪得湖源：

巨浸渊源一线绵，灵岩阴洞豁然开。
履綦晦昧题名大，大地词人几辈来。

歪得湖源在山谷间，勺水微波，萦回下注。其委淀为二湖，各数十亩，其源出山腰，巨石嵯峨，礫为一洞，石门容一人，中广袤约十丈，洞中题名颇多，闻英诗人摆伦尝到此。

1911年1月24日
(《民立报》)

老文豪

忽传托尔斯泰(Leo Tolstoy)走,忽传托尔斯泰归,忽传托尔斯泰死,忽传托尔斯泰不死。一文人耳！忽现首,忽现尾,忽首尾俱不见。其天国乎？其人世乎？竟轰传世界。吾念之。吾先将其历史略列如下：

托尔斯泰,俄国社会党大小说家也。生千八百二十八年。其母为俄公主。三岁丧母,十许岁丧父。自少喜读伏尔德、卢骚诸家之书。及长,即以改良社会自任,然未有所作为。旋于役于军队,为士官数年,辞职,久滞圣彼得堡。三十岁时,遂历欧西诸国,如法兰西、伊大利、瑞士等,暂归其故居木司科。又出游德意志诸国,所在与社会党如浦鲁东诸人相接。自是遂归隐于家乡,兼农作与著述。彼所为小说,于改良风俗,传达社会主义,一时为之风靡,各国争相传译而贵重之。日俄战役,托氏曾著书立说,排诋日俄二国,以尊崇中国主权。故托氏中国亦得其援助也。是年适八十有二岁云。

记者按:本世族也,而好作平民,一奇;理想社会竟及身造出,一奇;借小说传达宗旨,竟风靡一世,又一奇。奇人奇事,当世无两。“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吾视斯人之现而又现也。

1910年11月19日

(《民立报》)

跋宋克书杜少陵壮游诗

宋仲温书少陵壮游诗，藏南浔张葱玉家。葱玉年少多才，精鉴别，将付印公之于世，以予爱仲温书，属为之跋。昔祝枝山尝称仲温为天才，当章草消沉之会，起而作中流砥柱，故论章草者，莫不推为大宗。唯仲温之书，入钟王独深，其应世也，时为四体书，此则合章今狂而一之，与陕刻所书之杜诗、松江刻所书之陶诗，则完全不同。世人莫明其故，予谓以章草本体而论，实有真、行、小草、大草之分：如急就章，真也；出师颂，行也；月仪豹奴等等，小草也。大草罕见，独近出竹木简中，偶尔发见之。断简如流沙坠简，简牍遗文类廿一至廿五"可以"简，用铁线篆笔；"宋君""李奴"简，用隶笔；"驽钝"简，已开魏晋人之门径，犹是草书，而非大草也。至廿九屯戍丛残、薄书类、十六简"高辈"，廿六简"将军"，卅二简"钱谷"，卅三简"假司马"，虽大草特草，而区分珠连，仍不失崔杜家法。当仲温之时，竹木简发见绝尠，且其时并未注意及此，以仲温之天才，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创为大草，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壮游诗写法之所由来也。故此种草，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如谓为章草，则误矣！近数十年来，竹木简之出现者万余（西陲流沙外，尚有西北科学考古团所得者），关于章草之材料日多，而各种书法皆备，更望研究章草之大草者，进而求之，独惜仲温之不及见也！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于右任跋于南京。

1933 年 8 月

《礼运》"天下为公"节之今释

兄弟平日研究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节，稍有所见，今天敬谨的陈述出来，以请教于各位同志，仍盼天下学者之指正。孔夫子以继往开来之大圣，有志于大道之行，对言偃的发问，指示如是之详明博大，而三民主义之归宿，在使大同社会之实现，经义党义，实为一体，各同志尤当注意及之。

天下为公节出于《礼记·礼运》，王船山先生解释，谓此篇言礼所以运天下而使之各得其宜，可知礼运二字含义之深远。

《礼运》的全篇中多言礼，惟此节始终不见礼字。我想凡一国家一社会，有礼则治，无礼则乱，是必然的，然在小康之世，礼在则兵刑可备而不用，若至大同之世，礼则为天下人人自然之秩序。尊重自然之秩序，以维持其一切组织之进步。所谓运天下而使之各得其宜，如是而已。兹将所见分释于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系以一种大道之运用为致大同之治之根本，不是征诛，更非阶级斗争，不是霸道，亦不仅为三代之王道，盖较王道则更有进焉。

天下为公，即系说此大同之世之社会本体，系公而非

私，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之实行，与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而已。此天下为公之公字，包括天下之经济关系，人与人之身分关系，社会组织关系，道德关系，及责任关系等。

以天下为单位，则国家、种族、阶级、性别之差异，全不存在。

选贤与能

贤者，系司组织及设计工作分配工作之人，亦即决定最高原则之人，故选之以使任众人之事。能者则指专门人才及技术人才，此项人才之服务，则不用选举方式，授与工作委以责任可矣，故曰与能。此言大同之世，治事之组织机体，其原则为贤者选之，能者与之，否则发动工作与技术工作，不能分开，则权能不分，诸事丛脞，此总理所以重视分权能也。

讲信修睦

天下已为公，人无偏爱，事无偏废，此时所需要之道德为何，则人与人间工作分际上之共信互信，与个人处社会之和平态度而已。讲字有公开宣传公开倡导之意，修字有自身力行与人力行之意。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天下既已为公，则家庭界限可泯，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明谓于亲其亲子其子之外，有对社会之普遍义务也。然此非不孝不慈之人可以语于是，故此时虽无家庭形式之存

在,但仍以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为言也。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此使字直贯下数句,孰使之乎?是明明指社会组织也。无组织则无行动之机体,而乾坤于是乎息矣。故此时之政权为社会全体所有。老有所终者,包括健康营养及精神寄托与社会对老年人之崇报敬礼等等,而老年人须完成之发明与学术,亦包括在内,养老则尤不待言;壮有所用者,工作以赡人生之需,发明以裕人生之用;幼有所长者,即对幼年之人培养体格锻炼体格及教育训练之意。

以上言老言壮言幼,皆指新时代之新社会而言,亦皆无男女之差别。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此救济社会缺憾也,其责任不求之个人,而科之于社会,最为合理而有效。有所养者,是指对此等人养之乐之可矣,不必再科以事功。惟此等人皆旧社会所留遗,故新时代对之使皆有所养,亦使之各得其宜,这就是礼。

男有分　女有归

男有分者,指工作之分,恋爱之分,一则于社会生活有关,一则于人种绵续及社会秩序康健有关也。女有归者则明指爱情之专注,皆礼也。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货指自然之利,人类所以资生者,藏于己即等于弃于

地，且不必为藏于己而始注意于弃于地之货，此为最正确之经济原则，即系以人类之智力共同制御自然界，而共同享用之意也。

力不必为己而求其出于身，则自身生活之须出力以求，自系当然之事，为自身出力而外，必须为社会出力，一则社会共同生活之需要有关，一则自身自强不息所关也。

两恶字皆含有社会制裁之意，因此时无明定繁苛之法律，只有社会共同意识之制裁，个人则自觉的尊重此制裁而已，亦礼也。

是故谋闭而不兴

谋指一切机械变诈之谋，皆无所用之，不尚谋故无须谋，谋闭而不兴者，闭字含有自然闭绝之意，非令行而后禁止也。

盗窃乱贼而不作

此皆旧时代之罪恶，大同之世，经济问题与两性问题，皆已得解决，故无从有盗窃乱贼也。

故外户而不闭

此一语形容天下为公时之情状。

是谓大同

大同者，一切皆公，然后能同，且天下大同则无不同，其

小焉者，更无所谓不同也，盖即天下一家之意。

天下为公篇之无可疑

关于《礼运》大同篇之怀疑者，或谓《礼运》伪造，则此篇根本不足信。然试思之，汉晋时学者何人有此伟大之思想，欧美治社会学及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者，亦多异议，其理由今日不必详说，总之，不识孔子之伟大而已。又尚有立场不同者，且不欲在此天下为私之世界中发现天下为公之大道也。

报告本篇的意义

(一)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　本篇所谓大同，可说是为社会主义各派理想之极则，实亦社会进步所可能之境界，既有条理，又非空想，篇中列举社会本体之意义，如何可达到此种社会，及此社会之结构制度道德等，是当先从三民主义努力。

(二)三民主义与大同世界　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实建筑于本篇之内容，故三民主义之革命建国途程，系于此，三民主义之世界化，亦实以此为依归。总理屡书此篇以昭告天下，而民生主义之内容，与国家所应做之事，如衣食住行育乐，总理皆明言其责任之所属。故知欲此大同社会之实现，必先努力使三民主义实现。国事艰难至此，兄弟非高谈哲理，仍是盼一步一步依总理之所指示，先做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

1935 年 3 月 11 日

标准草书自序

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且今之所谓器者，乃挟之以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观夫古今民族之强弱，国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

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舆，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约而言之，可成三系：

一曰章草，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其为法：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惜创业未竟，而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像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

二曰今草，继章草而改进者也。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者，最为得之。虞世南云："王廙、王洽、逸少、子敬，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以王氏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从既广，研讨弥笃，一字组织有多至数

十式如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瞻，故生变化，以竞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陈僧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盖有志于统一体制，以利初学。而唐以功令取士，干禄字书，应运以作。草书遂离实用而入于美艺矣！唐太宗尤爱兰亭序、乐毅论，故右军行楷之妙，范围有唐一代；十七帖之宏逸卓绝，反不能与狂草争一席之地，虽有孙过庭之大声疾呼，而激流所至，莫之能止！

三曰狂草，草书中之美术品也。其为法：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鸣高，以博变为能，张颠素狂，振奇千载，肚痛自叙，可为代表。一笔草、连绵草，古虽有之，而成系统、开脉流，实自此始；散氛埃于大地，而曰挥毫落纸如云烟，亦可异已！然其组织之巧，用笔之活，于法理变化，多所启发；且如素师晚年合作 矩矱慎严，其贡献之大，唐以后作家，远不逮也！

昔汉章帝、魏文帝，诏令草书上事，唐玄宗制补草书要领，宋高宗手书礼部韵宝，明神宗特颁草韵辨理，此帝王提倡之著者也；传晋王操之书秘阁草韵，宋有草诀百韵歌，金张天锡集韵会，明范叔明集草诀辨疑，朱学古集草圣汇辨，清梁民宪著草字论，潘廷侯摹正草字典，陶南望辑草韵汇编，石梁集草字汇，汪由敦编草诀偏旁辨疑，窦心泉集和草诀百韵歌，鹿泉山樵书千字文辨疑，李云麟补刻草书要领，顾新亚选草书习字帖；王世镗辑编稿诀，此学者推进之力者也。细绎草书历史，研究者一时比一时加多，提倡者一代比一代积极，既增高其地位，复优遇其作家，更颁布丰伟之官书以资摹习，贡献形联之歌诀以便记诵，运用国家至高之权力，以为表率，汇萃历代草圣之英华，以备参证，凡所谋以推广之者，可谓至矣；而终难深入民间，以宏其用，甚且适得其反者，此何以故？客观之原则不足，系统之组织复疏，斯难

以坚天下之信，满天下之望，唯有弃之而已！

总上以观，则我国草书历史之悠长，书家创作之艰难，与历史推而不行之原因，可以知矣。但以社会需用之迫切，与民族文化所寄托，家有至宝，若不返而求之，非特不能保守，亦且无形退化，非特不能应天下之变，恐将发生极端之动摇，有与所载而俱坠之虞！然则光大以永其传，因所利而利之，正有待也！

余不自揆，时以改进此事为念，初因学力不足，不敢问世，继以南北奔驰，无暇兼顾，遂迟迟至今！及草书社成立，赖诸同事之助，先成草圣千文，并著释例，详加说明，名曰标准草书。兹略述其经过与意义，以质诸识者。

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一因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专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之希望也。

吾国习称，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谓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善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非之者，又谓草书之人，技艺之细，四科不以此求备，博士不以此讲试，而于易简之妙用，则不复致思，此草书之所以晦，亦即草书之所以难也。今者代表符号之建立，经历来圣哲之演进，偶加排比，遂成大观，所谓草书妙理，世人求之毕生而不能者，至今乃于平易中得之，真快事也。

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国事多艰，玩物为罪。予近年入夏脚疾辄发，病床日月，视息难安，因思以未尽之年，致可举之力。任重知微，初恐不胜，数更寒暑，得献斯编。当国运重新之时，知必为进步之国人所接受也。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于右任序于上海。

1936 年 7 月

临标准草书千字文自序

民国廿一年，余创标准草书社于上海，广求列代草圣之遗迹，及汉晋简策专石，从事于草书之整理。其致力之由，与终极之希望，在使数千余年以来之国民文化工具，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故其选字也，以易识，易写，美丽，准确为主；其取材也，兼求之于章今狂三派之作者，使其各尽所长，有平均发展之机会。以是之故，此时所告慰于天下者，则在取材选字之中，曾发现祖宗累代之埋藏，为新时代迈进之利器，俾拨乱反正，有绪可寻。所遗憾者，时代远，则材料不充，摹刻且多失真；时代近，则实用既窄，流传亦少名作，欲为系统条例，甚非易事！昔许叔重作说文，终其身，文字未定，子冲始以书上安帝，具见整齐文字之难。余之治此，仅十年，赖诸同仁之助，有初步之成功，亦云幸矣！

二十五年，曾由汉文正楷书局，印五百本，以时间急遽，例解皆不完备。二十六年二次修正本成，甫欲付印，而抗战军兴。此后环境日艰，社址被敌人侵占，余之历年收购，亦多失佚，社事进行，更多障阻。惟值抗建并进之际，事有应为，理当急赴，况文字为人类文化之结晶，人群生命之联系，亦即世界文明之总的动力，又百工，察万品。其关系于国家民族之生存生活者至为切要。新国家之建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字，以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欧美各强国，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习之者，皆知其便。吾国文字，书写困难，欲持此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其结果则不遗必变，不变则全部落后，有必然者。就时间论，大

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时乎时乎”，其为圣哲之所宝贵也如此！乃知吾人今日之所当惜而尤当争者，以分寸计之，已为失算。故此后国家民族亿万世之基，皆由一点一画一忽一秒计起；人与人、国与国之强弱成败，即决于其所获得时间之长短多寡。文字改良，虽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余等数年以来，不敢稍懈，函商笔授，重为厘订。廿七年交中华书局印三百本，廿九年印五百本，拟审定后即行发售，中间仅以少数分奉友人，余皆滞留香港，未及运回，遂使关心文化事业而知余尽瘁于此者，迟望不已，深为不安！

近年国家建设皆突飞猛进，而吾辈负荷之文字改进工作，则无法赶上，憾也如何。今春社中同仁，稍稍成集，乃重为选校一过。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草圣千文，圣千云者，字皆选之历代草圣，慎为摹形，并疏出处；下卷为标准草书释例，释例云者，归纳古今草书之变化，而释以例，标举符号，分制表志。“圣千”、“释例”，互为注证，前者备草法使转之妙，后者明书史不传之秘。

余此次整理，深恐理得而用违，或以古人机缘偶成之字，强后人以难习。选校时，常常以笔画纸，验其合否，刘同志延涛积前后所书，选辑成册，且请与标准草书并印，以为习圣千者之参考，而增长学书者之兴趣，用力量勤，其匡益于余者亦最多。甚矣哉，同人之思以宣扬草书，解放文字，而无所不用其极也。昔某名家临前贤草书，终日不成篇，叹曰：“真迹在前，令人气慑！”余今书此，亦有同感。所幸标准草书付印即成，符号组织与条例变化之理，一一列表说明，学者必能鼓舞奋兴，更有惊人之发明也。三十一年七月，于右任序于山洞。

1942 年 7 月

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案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1941 年 12 月

巴蜀古文化之研究

四川古为巴蜀之国，战国末年被秦所侵，其人民退居四面深山中，因其历史未曾传世，考古者亦多不注意于此。而其古代文化，遂不闻于世，其实古巴蜀自有巴蜀文化也。

历代出土铜器，有一种花纹文字与周异，而与殷亦不同，金石家将其年代向前推求，目为夏代物。今其出土在四川，则知其物非夏代，而为巴蜀人固有之文化也。

去年卫聚贤先生在成都搜集古物，得有古代铜兵器若干，其花纹文字特殊，即金石家所目为夏代物者，询之估人，云出于成都西北郊白马寺附近，在民国十年左右始有大批出土，出土之数约近千件，皆四散遗失，而少有人注意者也。

余与聚贤亲到白马寺附近探访。其地有数十家烧瓦窑，正在取土作坯，当地人指坛君庙后即系出古兵器之地址，今尚有土埠高五六尺，宽五六丈，长十余丈，尚未被掘，究其下是否尚有古铜器，则不敢臆度，而附近绳纹瓦片甚多，则系古文化遗址，似无可疑。如能作一次科学之发掘，得事实之证明，则对于学术上之贡献，可胜言哉！文化机关有意于斯乎？

1942 年 8 月

从 军 乐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
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斑照青史。
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
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
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
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
侮国实系侮我民，伈伈伣伣胡为尔！
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
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
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拟金齐奋起。

1902 年

考察外蒙古土谢图汗部诺颜山下苏珠克图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记

十四年春，余在北京，有自库伦归者，述俄人某，于库伦附近发现古墓。当时欲约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友人入蒙实地调查，卒因事不果。

今岁三月，国民军退出北京。余欲援陕，而陇海京绥两路皆梗塞，乃由沪乘轮赴海参崴，转乘西伯利亚车至莫斯科。住十余日，复由莫行，于八月廿三日至库伦。蒙古政府改库伦为乌兰巴图鲁和特，乌兰者红色也，巴图鲁可作健将解，亦可作英雄解，和特即城之义。抵乌兰城后，晤李协和同志，证实国民军于八月十八日由南口退却，并放弃张垣。同时传闻张作霖纠白党扰乱海拉尔，故蒙古政府开队防边，又托辞道有土匪，迟发护照，余遂留滞乌兰城，而访古墓之念益切。初以古墓询之当局诸人，多不知其地之所在。继至图书馆，得俄人葛塞洛瓦北蒙古发现古墓记，为之狂喜。询所得之物何在？馆中人谓发现后即运列宁格勒，近与苏联政府商，分回若干，以为蒙古人民纪念，得其许可，退回之物已运至恰克图。而余之不能久留在此，与希世之宝物会面，更为怅怅。适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道尔济君，闻余询此事，以函介绍图书馆馆长札木萨赖诺甫君。札木君原为布利亚特蒙古人，博学多闻，为历史学专家，俄国未革命前，不愿受其压迫，来入外蒙籍，闻余至甚喜，曰：君之来，虽不能见古物，但与发现之学者可遇，亦不幸中之一幸。盖葛塞洛瓦君，前数日适至此也，遂以函介绍

之。

葛塞洛瓦君，现年六十四岁，曾任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并至土耳基斯坦、西藏巴塘、四川、新疆、蒙古考察古物有年，著作甚多。闻余欲往发现古墓之地一视，遂欣然任领导之责。

二十七日早，余偕史可轩、任警斋、陈家珍、马文彦、乐岛涛与葛君，分乘汽车二辆前往，约经二百六十华里，晚宿招木多，汉语一百树也。招木多在库伦之北，恰克图之南，系前清光绪卅二年驻库办事大臣连顺所奏与俄人柯乐德订立合同开辟金矿之一。

招木多农民甚少，现有俄人廿一家，生活皆甚舒适，并设电话。附近开垦之华人村落，星罗棋布，大半皆昔时矿工也。余等到时将近十钟，以汽车夜行深山中，颇有戒心，殊负松风流水之天籁耳。余与家珍、景涛及葛君宿俄人家，主人即以上等菜饷不速之客，已可见其生活之一斑。彼等对于苏联现状，颇不了解。

可轩、警斋、文彦宿华人村落中。华人多直晋籍，问所居之地，则误招木多为枣木墩。墩中百余人，皆无家室。种植仅大麦、小麦、油麦、豌豆四种，四月播种，现正收获。其生产除自用外，皆运销于乌兰城。闻每亩纳金三钱，丰岁可收麦二百斤左右，今年天雨缺乏，仅得五六十公斤，除人工赋纳种子及生产材料外，终岁勤劳，仅能糊口。自白党助活佛称帝时，华人多遭蹂躏，至今元气未复，故衣食住皆极简陋。村人闻可轩等调査古墓发现事，内有文姓者，直隶怀安人，自述于十二年二月，淘金于苏珠克图，当时某工友拾得玉器一件，某俄人见之，以为荒山之中绝少人迹，忽出现此物，或其附近累累丘阜，皆系古墓，因试掘之，而震动世界秘密之陵寝，竟由此发现。

可轩以葛君古墓记中之照片示诸文姓，文曰："某与某

片皆为墓中镶壁之缎，某片为棺内之银质片，某片为瓦罐，罐下有小圆孔，内盛黑米子，此皆由工作之墓而得者。”文所称之黑米子按即黑黍也。又惊曰：“片内此人为余同事之老赵。”可轩因追问墓中尚有何物？文曰：“棺内镶金约一制钱厚，有非中国式之马鞍及藤条马鞭各一，衣裤袜一笼统，靴系蒙古式，黑色发甚多，裹以黄缎想系填实死人左右者。并有黑色发辫一，约尺许，有玉印一，篆文当时无识者，惜已坏成两块。”又云：“余发掘之墓尚有可疑者：一、因土质甚松，并成凹形。二、墓下方六丈之大，而陈列之物仅如前所举。三、木墙壁完好而瓦罐多碎。据种种情形断之，此墓定系劫过者，但虚口松树现已合抱，则遭劫当在百年以前云云。”

二十八日早餐毕，遂同乘车向南行，岗峦回抱，盘旋而上，问之，诺颜山也。诺颜，皇帝之意。山极峻秀，松满峰谷，时已霜降，菊科植物尚作花，而草叶已多变色，点缀松间，尤增兴趣，登高望远，长松秀天，阴翳四合，真伟观也。在山腰行三十余里，经过峰峦十余，有峰崭然。葛君命停车，同余等拍照数张，并曰：“山中之路近百里，全为金矿公司所辟，峰之南麓松林间，此路尽处，即目的地也。”下山约里许，见松林中有房屋四五所，式极美观，问之，皆昔时金矿工程师所住，近因西伯利亚发现佳苗，已弃此而去矣。再行二里许，即见新土堆数处，知为古墓所在，葛君一一领观。余等俯视墓坑，数丈之下，皆成积水，其中纵横架木，悉为掘时所支撑者。原有壁木，均弃墓上，将原形尽已毁坏，殊为不慎。至主穴，东西北三面环山，松林葱郁，墓前山口忽展开，约六七十里，眼界为之一宽。葛君曰：“此墓中物甚多，如丝绣品及商鬻，皆此中发现者。”又曰：“墓中有一男二女六女八女二十女者。此则骨乱未知几何。女有辫者髻者，其装束亦不等。墓内有中国刺绣，土耳基斯坦织品。男子身躯皆伟大，似匈奴种，现皆移存列宁格勒博物院中。当墓

中物到列宁格勒时，阿噶德米曾开欢迎会。阿噶德米者，俄国学者院也。各国学者评断其为一千二四百年间之物。"又曰："伊发掘时间，曾经一年之久，共勘出古墓二百十二所，当时仅发掘十二处，为蒙古政府所阻止，谓当留为蒙古开办历史博物馆之用。"言下若有余憾。余等蹀躞于此荒山蔓草之中，以为此墓中人不知为何代何王，当其挟美姬名马驰驱大漠南北，雄视一世，亦云豪矣，及其终也，得此郁郁之佳城，亦足以稍慰寂寞，岂意千百年后，为金沙所累，竟不克长眠地下，去作列宁格勒博物院中之陈列品。幸欤？不幸欤？

归时由墓前南口出，回望苏珠克图数十里间，高低起伏，尽为松林。约行四十里，至恰库大道口，有俄妇所开之小饮食店，少憩其处。因悉此路去古墓之道，平坦而近。昨晚夜行招木多乱山中，往返迂回近百里，是葛君故出奇，俾余等得遇乡人，并领略山中风景也。

归后与同人翻阅葛所著《北蒙古发现古墓记》，见丝织品各片段中，以隶书分绣新神灵广成寿六字，其数共廿九。因持册往访札木萨赖诺甫君，札木君谓不特此也，墓中女尸数十具，多半黑发，尚有中国式绣袜未朽，足证明其为中国女子。余以中国工人所称墓已经发掘质之，曰："诚然，据某西史载：昔有敖汉族，逐匈奴王而辱其墓，想即系此。并墓发掘后，木上斧痕，以显微镜视之，与壁木上凿痕，显非一时所为，此亦当为早经发掘之一证。"札木君因询余断此当属何代，余谓他物无由见，仅就中国字形之变迁断之，当在汉末。札木君不以为然，曰："俄国学者亦多断在纪元后四五百年，余意此为匈奴单于之墓，全当中国汉时也。"又谓墓中物品有格利夹人之丝织画，甚可宝贵，此族今在地中海边。

归之二日，余以中国工人所称玉印一事质之葛君，葛君曰："破而大者不知，余所得则小而完者。"越日以原形拓片见示，谓此物亦存列宁格勒博物院，又曰："出此玉印处共三

墓，地近招木多。诸君前日并未至其处，发掘此墓者为蒙古人，此印由余出资购得者。”葛君又曰：“余所著之《北蒙古发现古墓记》，当时仓猝成书，诸多未备，故此玉印记中无之。兹经再三搜集，材料亦加多数倍，不久当再印行也。”余与葛君约，俟出版后，当译出介绍中国学者。

余在此少中国书籍，无由考证，惟记近代某著作中，称招木多有蒙古某帝陵寝云云。但蒙古招木多有数处，而此墓虽近招木多，实在诺颜山下苏珠克图者为多，前说恐亦非是。望国中考古学者，研究之后，有以教我。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二日，于右任记于库伦车臣汗府。

1926年9月2日

太白山纪游歌

巍巍乎太白，高度一万二千有余尺，
虽与博克达汉腾格里诸峰难比并分，
亦足杰峙于其侧。
莽莽数千年，名山博大高清之精神，
竟未尽宣于册籍。

高据西北雄且尊，太华少华如儿孙。
李白想象诗两首，东坡趑趄驻山门。
文人学士终古不敢往；
年年朝山而祈灵者，惟有西北困苦之人民。
百难自慰来上诉，家家如有太白神。
余家距山二百里，山如当门咫尺耳。
少小挟书入学时，朝朝暮暮见其美。
爱唱六月积雪歌，欲往游之有年矣。

去岁九月归西京，曾约张邵杨同行。
（张溥泉、邵力子、杨虎城三先生）
嗣闻冰雪封其道，太息有志竟不成。
卧病申江春复夏，病起西行道关下。
张杨相左关门前，邵因坠马疑作罢。
讵知同学勇过我，弱者自强能称霸。
（同学指邵）

曾偕女杰傅与陆，傅为贤助陆新嫁。

（陆为雷孝实厅长夫人，新结婚者）

生物地质约专家，彼此欣然乃命驾。

计时已至八一九，乡人为语时伤后。

不如明年趁早来，否则封山恐不久。

前途如何均不计，进虽迟疑怯则否。

山阴之路闻有四，毅然选定营头口。

入山首宿蒿坪寺，胡桃栗树蔽天地。

白云明月自入门，破寺远收万山翠。

野棉花开草亦妍，山石榴繁川献媚。

槲叶已少诗人珍，夜深重读雪木记。

（李雪木为山下人，有槲叶集）

山人有洞是耶非？山人名迹微乎微。

山人佳句吾能诵，百尺孤松一鹤归。

二日抵大殿，菩萨山之首。

其首五台山，峰峰妙无偶。

虽低太白高岳镇，捍卫山门功不朽。

（菩萨山2600米突，华山2400米突，岳镇度数不知也，岳镇即吴岳）

三日向阳寺中待，一路奇观现雪海：

上是青天下白云，人居中间行自在。

数百里中铺一色，如脂如棉变成彩。

又如远海不尽之波涛，大起大伏弥复载。

群峰露尖似鱼龙，吞吐出没无主宰。

材木枞柏桦漆竹，山行渐高树渐改。

苍苍万千落叶松，乱石争地生重重。

枇杷大叶又小叶，银背金背为大宗。

杜鹃如柴遍碧岑，芍药开落自古今。
名花满地僧鞋菊，异掌宜人手掌参。

四日路经文公庙，向天掀髯发一笑。
一封朝奏天下惊，夕贬潮阳年已耄。
云横秦岭家未知，骨委瘴江国难报。
念此凄然深下拜，烈烈罡风天为怪。
似谓来者尔何人？人生应不计成败。
国族于今危复危，默默而亡有明戒。

乔木到此已不生，火成岩裂路无情。
十二重楼时隐现，巨石悬空势欲倾。
（此处非十二重楼，余不知其名，误记耳）
皓然玉笋出云表，参差险怪无由名：
或似老扶少，或似弟让兄，
或似战士执戈斗，或似父老扶犁耕。
立者坐者似流饮，卧者倚者如据枰。
又似猎者引弓射，更似渔者垂钓防其惊。
偶翻古典引神话，乃是西北耿耿之金精。

忽然路转复云起，大太白海在眼底。
万朵祥云迎我来，净水童子应时至。
（道士呼水上鸟名）
风云变换万千端，高下楼阁涌目前。
地极高寒天又雨，中宵衣冷再添棉。
山中小草杂百药，采药人来岁如约。
风呼鬼鬼雨洒洒，道士敬谨先嘱托。
不然雷雨立刻至，神总不怪鬼作恶。

二太白海无真面，神帐子中露一半。
（道士呼雾为神帐子）
三太白海如玉人，山作翠屏形团扇。
或谓神为尧舜禹，下悯生民司雷电。
玉皇池大佛池小，一再请来平世乱。
十里五里难尽游，地老天荒吾亦倦。
三海两池如子母，或占数亩数十亩。
一分润到人间，各成河流其利久。
绝顶飘渺八仙台，台上平原广漠开。
下视人间当一概，云雾阻我真奇哉！
芬君草木白君石，各采标本下山来。
（芬为芬次尔，白为白超然）
所恨冰川寻未得，引为憾事人空回。
（冰川者，此行仅见大太白海旁一处似之）
太白在西长白东，不堪回首雨濛濛。
（太白、长白高处植物多同）
一统中华谁再造？转为西北忧无穷。

下山之难等上山，凄风苦雨遍山间。
危途几经鸡上架，平地还忧石守关。
（鸡上架，山上险处地名）（由菩萨山入大太白之关，有巨石）
神仙桥前望复望，骆驼树下弯又弯。
山中不见绿发翁，岂有仙人去不还。
（李太白诗中语）

全山未知多少寺，十寺道士仅三四。
山外凶荒山里饥，农村破后难留置。
无寺不破破难修，哀哀道士尚祈字。

（道士祈书，予大书“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八字赠之）

风调雨顺神何如，国泰民安或待予？
劳人欲了公家事，太白山头读道书。

1933 年

望大陆歌[1]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天明作此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1962 年

---

① 1962 年初，作者病重，乃赋此歌为遗言。前两节为夜间作，后一节天明时所作。

布蒙共和国
立国五年纪念歌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此乃马克思以及列宁革命之口号。
布利亚特族人元之裔,国亡五百余年如无告。
元祖率精壮而远略兮,故国乃为斯拉夫族所荡扫。
沿色楞格河而迁徙兮,沙皇目之为强盗。
五十万人降为牛马兮,近来又遇白军之残暴。
国不国兮人不人,十二部落难再造。
忽然天开地辟日月光,十月革命成功兮,
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之联邦。
民无异国兮地无四方,布蒙民族从此得解放,
一跃而成世界弱小民族之鸾凰。
我来乌金斯克时,正值立国五年之佳节。
采访遗闻肝胆壮,参加盛典心情热。
第一日赴纪念会,绣裹列宁红如血。
各部代表报告地方之经过,不断前进继先烈。
慰我世界革命将成功,愿与吾人同心结。
二日导观骑步兵,十里松林幕为营。
彼谓布人昔年当兵无权利,
予望此后并力为世平不平。
三日全国大运动,竞射角力及民众。
车如流水工人乘,马似飞龙牧儿鞚,
骑兵左右前后自如兮,马上姿势加种种。

主席谆谆告再三，团结力量方有用。
四日松林作食堂，露天大宴尤难忘。
半是欢迎半欢祝，中央女委主壶觞。
贝加湖里鱼生美，打箕庄中马奶香。
大礼烹羊割唇耳，中宵起舞杂谐庄。
天然庭燎焚松股，土产珍馐进野桑。
响彻云衢国际歌，天将明矣唱未央。
嗟予转折二万里，七日乌城发白矣。
苍隼护巢曷不归？神龙失水犹思起。
乌城西安一直线，昨梦入关督义战。
尽烹走狗定中华，一行解放四万万。
老来有志死疆场，竟把他乡当故乡。
夜半梦回忽下泪，马角乌头困大荒。
天怜辛苦天应晓，促我整顿乾坤了。
赐我布蒙国内小山庄，万松深处容一老。

1926 年

诗人节诗人大会讲词

各位先生：

到台南来参加诗人节的诗人大会，我觉得很光荣。在大会上又遇到许多耆宿与新作家，实在欣幸之至！

明末沈斯庵诸老，倡结诗社。三百年来，台湾诗风蔚起，推其原意，决非为吟风弄月，遣愁遣时，盖痛神州陆沉，欲集中人心与意志，储默默之力量，以抗当时之强暴。其心则顾亭林、黄黎洲、黄道周，恢复祖国之心也。故台湾之诗社，早涵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之革命思想，数百年来，愈流传，愈光大。及至清末民初，更才杰辈出，与中原旗鼓相应，以有今日。大矣哉，台湾诗社也！

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旧诗体格之博大，在世界诗中，实无逊色。但今日诗人之责任，则与时代而俱大。谨以拙见分陈如下：

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众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所谓江山需要伟人扶也。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

我是发起诗人节之一人。我们为什么以端午节为诗人

节，当然是纪念屈原的。所谓纪念屈原，一是纪念其作品的伟大，一是纪念其人格的崇高。屈原的作品，无论造词、立意，都为中国诗人开辟一广大的境界。刘勰在《辩骚》内说："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关于屈原的人格，"哀民生之多艰"，"恐美人之迟暮"。学人忧国，死生以之。司马迁说他："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纪念屈原，是纪念他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与与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作一诗人，最重要的是作品与人格的一致。我们诗人要以屈原的创作精神，将诗的领域扩大起来，以屈原的高尚人格，将诗的内容充实起来，以表现并发扬大时代日新又新的崇高理念。而作者本身，更要有"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的殉道精神。总之，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而诗人的生活，更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此又为诗人所应有的博大怀抱。我的见解如是，是否正确，尚希各位见教！

1955 年 6 月

风雨人生

吊杨笃生文

呜呼！笃生死矣，祖国文豪又弱一个，其甘心乎，其瞑目乎，其魂魄毅兮为鬼雄，以殪仇雠乎，其一瞑而万古不视，以脱徙人群乎！“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其然，岂不然乎？

改造时代者英雄也，铸造英雄者文豪也。故近则十年，远则百年，凡一时代中，无雷霆走精锐之文豪，则百业皆黯然无色，非特英雄不能有功于社会，即社会亦不能有造于英雄；非特无名之英雄不能出现，即独出之英雄亦不能成功。故文豪者，社会之骨血，时代之星斗，而英雄之慈父母也。吾书至此，吾思笃生，昔有人语笃生曰，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笃生曰：吾岂敢。骚心氏曰：予方期故人壮游归来，尽力祖国，推倒一世之知勇，拓开万古之心胸，不意竟蹈西海而不返，众生之不幸乎！笃生之不幸乎！

笃生以湘中名士留学日本，人有以湘中二杨目之者，(谓杨度)曰：彼时髦也，我何敢望。及五大臣出洋时，随端午桥至日本而即返；端至两江，有人谓吴樾在天津车站炸弹事件系笃生主谋者，端复调其入幕府。笃生曰：彼疑我而复调我者何也？遂不往。

适予创办《神州报》，延笃生主持笔政，海内惊为创见。及秋瑾误杀事件，沪杭甬借款事件出，皆能言人所不敢言，当时自署“寒灰”与“卖痴子”者，皆其作也。海内自有定评，

当知予非私好也。

神州被火后，予与寂照、笃生诸人。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一日天已明，报尚未成，笃生倦极。予曰：公可以寝矣。笃生曰：戮力神州，正我辈薪胆时代也，何倦为？及今回头，觉凄风苦雨之中，亦为至乐，灵鬼灵山，公何往也？

及蒯体卿任欧洲学生监督，约其同往，谋之与予。予曰：为将来新中国计，我辈学问均欠缺处多，公行乎。吞声忍气而去，风云雷雨而归，大丈夫不当如是乎！将行时，强予送之以词，予遂以《踏莎行》两阕应之。其一曰：

绝好河山，连宵风雨，神州霸业凭谁主？共怜憔悴尽中年，那堪飘泊成孤旅。

故国茫茫，夕阳如许，杜鹃声里人西去，残山剩水莫回头，泪痕休洒分离处。

呜呼！谁料"残山剩水莫回头"之句，今日竟成诗忏也耶！

君初专力词章、诗词、骈体文，皆卓然名家，然为散体文所掩，故人少知者。东渡后，慕阳明即知即行之旨，遂改名守仁（原名毓麟）。初学法政，继改学理科，因习造爆烈弹，几中伤。及西行后，初任书记，刻苦学英文，蒯氏归国，遂至阨北淀大学研究哲学。前岁予办报时，嘱其通信，来函谓：予自入欧洲后，研究各大报馆编辑法及其组织，不无一得，所最羡慕者，主持其事之人好学不倦，多有专门学识，并视其事如身心性命耳。回视自已之学问，觉判决一事，剖析一理，皆窒碍实多，盖学问上精神处本多欠缺，故仓卒未敢从命，恐为识者所笑，将来必有以报之。

民立开办后，又函速其通信，君来函问宗旨。予谓当注

重英国政界近事及国际事件。君复书如下：

“承示采拾英国政界近事及国际事件一节，两项材料诚为重要。然以愚见所及，颇有不同之处。英国自由、统一两党政争，只是立宪国之常套，一雌一雄彼此抗拒，如就表面各种事实摭拾铺叙，不过多添许多立宪论之材料耳。……此种重楼叠阁已嫌其多，以弟思想论之，殊不见其对于国民有何绝大影响。弟初到欧洲时，怪吴稚晖诸人，何以一骤而取此闳大不经迂阔难行之无政府论。在此浏览各报，始知欧洲政治事情，固与东方大异，各国政治除俄国与西班牙外，随举一国，皆较吾国平和安适，英国尤甚，其国民普通对付政府之方法，亦无取乎过激，种种事情逐一陈演，殊不见其可以鼓舞本国人革新进步之兴味。惟最近无政府论披靡各国，实一极新极新的改革之动机，而其论点亦实有不可颠扑之处，与其钞各国事情，为海上旧有之西国近事汇编等等作一续编，不知取此以改换国人思想；且目前革新事业一举手即关系全球大局，眼光不远，根据不深，终为文明各国所目笑。吴稚晖诸人之所以出此者，盖亦有不得已之故，惟一驰入无政府党波澜中，则又将平生目的抛弃一半，而无政府主义之排斥国家，排斥爱国论，又恐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故弟于此种议论，亦殊不欲多所介绍。惟据近日反复思之，除凭借此种奇辟透露之议论以唤醒国人，并师仿其种种运动之方法，以求实在进行外，欲在此间别求可以唤醒国人迷梦之材料，实不可得，反不如东文报纸激刺国人者为多，故此次寄稿与前两次稍有不同之点。但弟并非无政府党人，所有论点仍是以革新论为中心，非以无政府为中心，对于无政府党之议论，仍是门外汉，弟以为只此已足，不欲纯然卷入无政府波澜中也。……至国际新闻一节，弟前在神州好谈外交，神州第一个月，谈外交之文字，十居其六七，惟在此则别有感触，以国民政治革新不进步，外交事件日趋日

下，谈之亦不足裨益何种事实。……弟在此精力实在不佳，学问亦殊不进。如精力佳，学问进，则译件必更多而且佳，此时实无以副厚望也。”

笃生生平素不主张自杀，友人莫不知之，其文章亦再三言之。今竟饮恨于汪洋之波，其病魔驱之欤？心境迫之欤？呜呼，伤已！《京报》前登有论英国工党一文，节录之以见笃生近来之学识。读至论“厌世派之拔刀自刎，投江自杀，亦是放弃责任，亏损人道”一节，则不禁失声哭矣。原文如下：

“耐可曰：无政府教义之在欧洲，亦几所谓平易近人，无所容其惊奇骇怪者矣。然以此语东方人，则或有如公孙丑所谓：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几及者，即耐可亦甚怪之。虽然吾人苟反复而思索之，无政府教义之基础安在？则在真理绝对。惟真理绝对，故自由。自由与真理绝对不可离析，是故自由亦绝对，不绝对则非自由。人生最终之目的，当以真理为归宿。不能以真理为归宿，则吾人知识、感情、志意三项发达不圆满。吾人既应以真理为归宿，即不可不以绝对自由为归宿；不以绝对自由为归宿，则吾人知识、感情、志意三项发达不圆满。吾人既以绝对自由为归宿，则吾人所以发达知识、感情、志意三项，以蕲达于绝对自由者，不复丝毫可以受他力；丝毫受他力，则自由已非绝对，故自无政府教义言之，其理论固自彻上彻下，无可颠扑。且夫吾人之趋向真理绝对，惟有二途而已矣。其一则悬一绝对真理于物质有情世界以外，如释迦之所谓净土，如耶教之所谓天国，是二者皆发轫于厌世观。然试问天国净土云云者，果可历证之以物质有情世界之事实乎？不能取证于物质有情世界，则绝对真理与物质有情世界，仍睽绝不能合并，其势不可以不转入乐天。观佛教之谈大乘，几于所谓合并者矣。然一切物质有情世界障碍自由之陈腐习惯不能扫除，而徒恃心光以起灭之，又乌在其能合并者。故其又一

法，则在将此物质有情世界铸成一绝对真理世界，无政府教义之所趋向全在于是，彼其所趋向者，既有绝对真理世界，试问吾人今日所谓国家法律权利等等者，果可奉为绝对真理之结晶体而不疑乎？毋亦时时有所谓真理之蟊贼，人道之仇敌，造作名字惑乱生民者之所为乎！吾人既已窥破此真相，而复耽玩执著展转增益以自绝于真理，亦何其以迷导迷之甚者乎？无政府党之推翻一切政治、法律、权利、宗教、伦理，吾人苟以为有可訾议者，当据纯粹哲理上之研究以批评之，自不能据现在流行之政治法律宗教等等学说以批评之。区区挟矫伪爱国心及历史上偏私执着种种惯习，以訾警无政府教义，乃如蚍蜉之撼大树，于无政府教义曾不足以动其毫末。故挟褊心隘识无以攻击政府教义者妄也。虽然，无政府教义所趋向者绝对真理也，无政府党人之所相与提携以趋向此绝对真理者，非绝对真理之本身，而只此物质有情世界之人群。物质有情世界之人群与绝对真理可预期其归宿之合并，而不能遽认二者之同为一物，由此以往，更历若干世纪始可合并，或者毕竟至地球末日始可望合并，亦未可知。释迦言历无量数劫，乃可成佛，无政府教义亦当合历若干劫，乃可完成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释迦言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无政府党亦当言，不合并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为一，誓不成无政府党。释迦言众生亦度得尽，亦度不尽，无政府党亦当言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亦合并得尽，亦合并不尽。由此以谈，故皈心宗教者，不因器世界之缠缚而不谈天国，不谈佛果。发心铸造物质世界为真理世界者，亦不能因目前之不合并而不趋向合并。虽然以生人根器之不齐一，遗传种种心习之不齐一，社会种种事情之不齐一，吾知无政府党无论以何神力，决不能使此地球上法界楼台弹指立现，而生存竞争，种国睽绝，惊涛险浪，途远日薄，不生活于本民族、本国民之政治法律权利中，则必宛转

呻吟于他民族、他国民之政治法律权利中。生活于本民族、本国民之政治法律权利中，没世不闻绝对真理绝对自由之黄金世界如何趋向，是谓大哀；又况本民族、本国民政治法律权利扫地失坠，而将展转贩卖于他民族、他国民政治法律权利之下，其为大哀，抑又如何？其为与绝对真理绝对自由之黄金世界，距离悬隔，抑又如何？故与其虚悬一理想之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不如自从本民族、本国民之现在情状大刀阔斧，改革建造；且如无政府党之黄金世界，苟其可以仓猝涌现，便亦不成为无政府教义。故抛弃目前真实革命事业种种活动，而妄逐无政府玄谈者，愚也。

"耐可又曰：吾之译述英国工党、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关系以告国人者，非欲进国人以悬想未来之黄金世界也，吾欲国人欲得此五义谛。

"第一义谛，凡欲得自由者，一切当以自力。自由为政府所与，则亦可为政府所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自由万万不如是，以血得之，以铁得之，以破坏力得之，而不以要求得之。此地球上无人能与我自由者，亦无人能吝我自由者，何况区区稗政否德，贪夫贱竖，纪纲丧尽，廉耻丧尽，而能久窃法权高踞名位，以陵踏我哉。

"第二义谛，非以铁血种种自力活动改革，由国民自由良知上组织成之政治法律权利，不成为政治法律权利，无论何种名义，若钦定宪法，若冒充国民代表议定种种法，只是磕头打千，呼尔蹴尔，嗟来之食，决非有可遵守之价值。

"第三义谛，吾人当知人道只认自由，所有一切妨碍自由之恶魔恶法，吾人有随时随地挺身决战之义务，若断指，若割臂，若上书，若长跪，若高呼立宪万岁，种种卑劣行为，并是放弃责任，亏损人道。即如厌世派之拔刀之刎，投江自杀，亦是放弃责任，亏损人道。人道者，吾人当以公道正义完全享受自由，不然，则当以苦战奋斗完全恢复自由，舍此

二事以外，皆非正当行为。吾人只知翦除民贼为国民天职，至如各位高卑大小，权力强弱大小，正其人应该享受诛戮之证据。位愈高，权愈大，其罪状愈著，其伏诛愈宜急，要求则为贱，自杀则为怯，此两种行为皆为欧洲真立宪国民所不齿，何况今世界思想家更有高于立宪国民万万者。

“第四义谛，吾人当知吾人以自力恢复自由者，非一革新后自由便完全存在，尔时既有由国民自由良知上组成之种种政治法律权利，而此种种政治法律权利者，历时未久，仍然与自由真理愈行愈远，终至全然离绝。吾人一面对于本民族、本国民恢复自由；一面即当知吾人应为构造未来世界黄金时代之预备。吾人所以改造一新国家者，系对于铸造绝对真理世界为一过渡物，所有一切政治法律权利等等，皆必以最新之哲理思想组织之，所有稗贩日本岛民种种半立宪国学说，谬种流传，无可执著，必能于世界进化程途多进一步，乃于对于世界享受自由之资格多占一份。

“第五义谛，吾人当知恢复自由者，须是时时将过去思想及过去事实革新，过去未久，又有过去；革新未久，又有革新，吾人对于此事，事后决无成功之可居，目前即亦决无艰难险阻之可畏。无赖政客只是始终欲居成功，故最初标出保皇党臭名目，保皇不成功，又转为立宪，一谈革新，便觉得有法国恐怖时代，魂飞胆战，以为立宪必有成功可居。今日资政院开院，新内阁又成立，国事一落千丈，此辈坐享成功之好梦，悠悠未醒，却便要坑陷我国民，多享受奴隶资格一世纪。推其欲居成功，故怕破坏。吾人欲恢复自由，必须看破此关，乃有种种绝大活动力可以施展。

“耐可曰：吾人苟能知五种义谛乎，则实行此事，途辙坦然。发散文学小册子，旅行游说，集会演说以及其他随时随地决死宣战，皆可由热心家自为。海内风云愈趋愈急，则国民事业当愈活泼愈光明。时乎时乎，苟有国耻者，投袂而

起，义不返顾。彼白人者尚欲建立理想黄金世界，合殊洲异种以享此公共之自由幸福，何况吾曹为一国民之自由幸福计，而趦趄前却不能自振，岂真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耶！时乎时乎，请为君歌舍利醒狮之歌：

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起起起，汝为人中狮。
汝起勿复迟，汝睡已失时。
多数在汝曹，人孰能侮之。
铁索绊汝身，乘汝酣睡时。
汝今一怒吼，掷地脆如泥。
多数在汝曹，胜算汝所知。
彼辈居少数，请公勿复疑。
起起起，汝为人中狮，汝今勿复疑。"

笃生又致予书云：三星期后予当有稿寄上。不意望穿西海，人与书亦俱沉矣。呜呼！今再将其书中大意节录之，虽事过情迁，存之以见其真也。

"数星期前，英国度支部大臣乔治，在下议院演说劳动工人保险议案，此案为英国自由党政府采用社会党政策之实证。据乔治所言，一切条件多取法于德国已行之成案，此案条件繁颐，细如牛毛茧丝，苟非政府清平如英国者，恐无实在推行之术。原文甚长，在英国政治事情上关系颇大，如欲译述，非两三万言不可。以此事非国人程度所及，又非国人事业所急，而在此日力精力皆有所不给，故省去之。

"前英国举行十年调查户口之期，英国妇人要求选举权作一种和平反对之运动，其法即由女选举运动员于机关报上登载一不得选举权，不缴还调查户口用纸之传单，并于该报纸上畅发英国妇人宜乘议会开会期中，促令政府交国会

议决女子选举权议案。当政府限缴还用纸之日，各女子选举运动员因为和平反对，多不在家住宿，即借此以反抗。方是时，有澳洲英国殖民政府女议员某君，到英伦及苏格兰各地演说女子宜获得选举权之理由及对付政府办法。同行者另一澳洲女子，某晚借一音乐场开会演说，因学课余暇涉足其间，两女士雄辩历两小时。女议员某君自述历游欧美各国，调查女子参政权甚悉，真不失为一英雄。愚初意该会场听演说者必以少年妇人占多数，因少年思想发达或胜于齿长者，到后始知其不然。其在会场中经理座位、分散传单、发售报纸者，系三四幼女，年不过十五六岁，而来客则以五六十岁以上之老妇人占大多数。此邦政治思想，自由权利思想充溢流衍至于如此，吾东方人有所不逮也。英国政党波澜回复，急进之外又有急进，暗流之下又有暗流，保皇党诸政客见自由党首相爱斯葵斯挟全力与上议院为难，其机关某杂志便称赞其勇决，殊不知英国政治思想界实有剧变，自由党之所为，在统一党则讥其投降社会党；而自社会党诸人眼光论之，则方嗤其调停姑息，不足有为。自由党处此，非向上议院取攻势实无善法，何勇决之足云也。立宪国只有两大党，在朝在野，互为进退，久成为日本政客之口头禅。某报诸政客剽窃唾余，频数举示，稍稍查察现在事情，当有以证其不然。英为立宪祖国，即今何尝只有两大党，日本诸政客不知其根本病痛在于政治能力薄弱，思想卑陋，乃皇皇然浮慕两大党，一何可笑！况某党诸政客拾取他人唾余，欲以矜炫国民，弥可怜也。

"贵报主张全国皆兵，自是救时良药。然窃欲贵报于全国皆兵以外，更加'全国皆工'四字，不独农商矿渔猎商牧一切生计无一非工，即医生教习、法律家、探险家，种种高尚思想之著述家、发明家，亦无一非工。人生堕地，饮食教诲，无一非为终身作工豫备；年长学成，则人人当履行作工之义

务。某经济学者说明国民每年总利息，只是各人所制货物及作工总结算之净收入。生而为人便以作工为天职，许行教义，实是真理，照腐败政府办法，只制造得全国皆官；照保皇党诸政客办法，只制造得全国皆是日夕猎官之政党，故痛惩此恶劣心习，非全国皆工不可。

"贵报前日颇有极力尊崇国粹之论，不肖不敢赞同。察诸君所以尊崇国粹之理由，实为鄙夷东学党之剿袭日本绪余，激而为此。然吾人思想与行事须以进化为主，须以真理为主，趋向进化，趋向真理，与世界文明追逐驰骋，途辙甚宽，责任甚大，何暇守此陈腐拘隘之国粹论以自画。国粹论者，最先倡于日本，岛民根性恶劣，剽窃吾国文明，便沾沾专以国粹论号于世界，正其卑陋褊仄，不足与于世界文明之证，何足效颦！以后望纯以进化论、真理论为归宿，言研究学术，言政治改革，舍此皆不足以跻于世界文明之列，区区狭义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皆非革命论之究竟目的。"（余略）

1911 年 8 月 18、20、27 日，9 月 13 日

（《民立报》）

陶璞卿传

骚心氏曰：革命死者，炳烈千古，其为之传者，海内文豪正多其人，而余文不捷，亦不俟余一一书其事，以表扬之也。独是有尽瘁于革命事业，而遭不名誉之惨死，社会不知其事，浸且屏之于汉奸满奴之伦，此余所为恫心，而恐历之事湮，无缘存真是非于天壤。乃择是类之人，思有以为之传。然有余所未及闻见者，亦不克尽执笔，以余所知，而有陶参谋璞卿，因即本于宾南所述，参以余所亲历者，作陶璞卿传。

宾南者，璞卿之胞兄也，性豪爽而诚朴，抱革命思想久而不露于面。其弟璞卿，名骏保。少即从之学，而宾南乃授以船山史论，璞卿读而感之，慨然与兄同道，相与誓以有成。璞卿年十九，奋然欲投身军伍，将借力于军队而一展夙愿。宾南深然之，因使其肄业于江南武备学堂。

骚心氏曰：宾南之谋诚深且远也，志于军队，使其弟子，历几何时而收功即于是。璞卿于校时，即友郑为成，交甚笃而志益固。学有成，乃从事闽粤间，与方声涛、方声洞等游，交莫逆。方声洞诸子者，黄花冈鬼雄之一也，其任福建武备学堂教育时，阴以大义励诸生，诸生咸觉动，而后得有闻于革命史者，则林松亭辈。

骚心氏曰：璞卿在闽，曾有词二首，文字悲楚，种族之感，溢于行间。宾南久以此书示余，余欲入之丛谈中，用补于此。

其书怀云：

如此江山，乃如此东西分裂，可怜我穷途奔走，伤心裾绝，岁月蹉跎人老大，梦魂飞绕天南北，正胡笳满地不堪闻，西风急。杀不尽中原贼，夺不返秦廷璧，敢闭门种菜，闲斋运甓。荆棘铜驼千古恨，关山铁马英雄血，叹何年痛饮入黄龙，心头热。

其题长江怀古之半阕云：

长江天堑，古今何补，任胡骑飞渡，后庭玉树已阑珊，但茴香无数，南朝名士喁喁语，弱不禁风雨，中流击楫倩何人，父老空凄楚。

此词均为松亭所写出，松亭光复镇江，有功东南，其得璞卿之教钦。乙巳，璞卿乃返江南，而举办征兵之事起。

先是孙逸仙以三合会举义于广州，事败，黄克强欲以哥老会举义于湘，又不成。孙、黄计阻，乃与陶逊谋，谓革命事业非从陆军入手，不足有为，思所以运动军队者，乃假征兵名义，举办第九镇征兵。而兹议之成，宾南与璞卿协尽心力游说于前清制府周玉山及统制徐固卿之前，周、徐始为动，而革命种子自是乃播入军队矣。当第九镇之征兵也，全镇皆瑰瑰奇敏之士，宾南奔走铁路，其力为多而赵伯先、柏烈武、顾忠出郑为成等皆得统率一军，以行其志，盖得于璞卿左右之功，使斯时谣啄不兴，则厚养其力，克复江南顾指间事，乃端方督两江疑忌益甚，赵声、林凉成均出相率退职，九镇顿失所恃，璞卿以信于上峰得不去，自是遂厚结端方与其心腹，舒清愿屈志相从，潜为解释。然是时璞卿统宪兵兼佐警务人，且以为璞忘初志贪富贵矣。

骚心氏曰，革命收功，所以甚易者，盖缘于征兵之议，征兵举行天下，而江南开其先，赵声为九镇之英，乃死于黄花

之役，然军士爱之未尝忘也。此亦见中山始谋之精远矣。未几何时，天天运兴汉，武昌城头，革命旗举，九月兴复镇江，而以林松亭为之都督，松亭乃迎璞卿于沪上为之参谋。

初璞卿因观操永平，留天津，以疾归。值镇郡光复，松亭乃遣人迎之沪，璞卿扶疾起曰：松亭有志，不可无助，吾安能以疾自废，而不乘时努力报国乎？且镇江吾桑梓也，东南所重，吾安可长此碌碌不自奋发以没世。乃行而任镇江都督府之参谋长，或屈之，璞卿不为意。当是时，宾南密输军火于第九镇，冀一举克江宁，戡定东南，为武汉声援。未及期，九镇仓猝举事，乃败，东走镇江，镇都督府乃举柏烈武为统制以容纳之。旋组织联军，将进攻江宁，而第九镇统制徐固卿，以资望被举为联军总司令。松亭恚怨，隐存独立之志，徐、林间至是乃有隙，且有倡取消联军司令者。璞卿以与固卿久共事，得兼任联军参谋，遂与范柏等居间调解，嫌渐释。继有联军司令部误杀镇军间谍事，众哗噪，璞卿无计，遣足报告宾南，宾南与沈虹齐议，发长电劝告镇军诸将，其争乃寝。

骚心氏曰，张勋负固金陵，东南大局未定，使统将不和，自相仇视，则大功立陨。林、徐未致决裂，亦幸也哉。璞卿以一身处嫌疑间，颇不自安，欲解职不能自决，乃商于宾南，宾南力慰之，勉以力图大事，并嘱其不惜牺牲生命，牺牲名誉。璞卿意始决，力赴前敌，激励将士，天保城之役遂奏全捷，而于十月十二日与浙沪两军光复江宁。璞卿随林松亭率军先自太平门入，松亭既入宁，驻兵旧督署，自建号为临时宁军都督。

先是璞卿时以让德说松亭，亭松感动，允江宁光复后，取消镇军都督号，相约率兵北伐。并以此意告宾南，宣之于报章。及至尧化门军次，璞卿念江宁初克，必赖才德以资镇守，遂私计欲迎程督雪楼任其责，与参谋顾忠臣及鄂将胡培

德谋，俱表同意，乃联合各界公推程公，求江苏之统一。当是时，武汉为敌兵所逼，正危急，于是又议举松亭为总司令，率军援鄂，以固起义之根本。议定，松亭亦允诺，遂分道进行。宾南乃与范鸿仙迎苏都督于丹阳。迨江宁克，而程公适返沪，江宁无人，松亭为权宜计，自建都督，并冠以“临时”二字。当是时，外间莫明其由，咸骇怪，于是反对者群起。而十三日余乃偕宾南走宁，与范（鸿仙）、虞（洽卿）诸君说松亭，请如约。斯时璞卿亦在坐，俱晓言大义，松亭慨然，自白无他意，愿共践宿诺。璞卿乃出纸笔为草电文，宣布取消宁军都督，并镇军都督职亦辞焉。

骚心氏曰，吾亲见璞卿当时决然之度，而后知璞卿关怀大局不避丛怨，此乃其志也。是日城内颇不靖，将致暴动，宣布取消电一出，立获弭止，知此电之效大矣。余以松亭虽告取消，而雪楼尚未莅事，乃复偕宾南、洽卿返沪迎雪楼。雪楼以十六日至宁，与固卿俱寓江苏谘议局，宋教仁与郑芳荪等往来谘议局与旧部署间，求融洽。事不果定，人心益惶惑，各军戒严如临战。璞卿乃毅然于松亭处取宁军部都督印，偕胡培德赍送于程公寓所，明知将以是召祸，然为救现状故弗敢顾也。

松亭既解职守，军心始安。当是时，浦口已报捷，援鄂之举，将另委黎天才。于是欲改举松亭为临淮司令之议又起，松亭意在裕饷。璞卿乃为之请于苏都督程雪楼，俾镇军得遂北伐之志，借免林、徐之相争，以遏将来之隐祸。时苏都督以疾赴沪就诊不遇。廿一日，璞卿随至沪，得晤宾南于联军兵站，为宾南道此行之旨，并谓身处徐、林间，时犯嫌疑，幸稍和解，得不致决裂，贻祸大局，于愿已偿，不求人知。北伐定策，拟分三路进取，一路取道临淮，向颍州，击河南，以断敌军之粮道，松亭率镇军领之。一路取道清江，向江淮，以击山东而牵制敌师，固卿率浙粤等军领之。一军用水

师，取道南海，出烟台，夹击山东并趋北都，英士以沪闽两军领之。三军并出，复派黎军、赣军出黄州，与鄂军成犄角之势，留苏军守金陵，固后路之根本。计划若是，宾南深然之，乃令其质此说于宋教仁，以其熟于形势也。宋君亦赞其所筹之伟远，果按之而行，毋虑敌兵。璞卿乃益自慰，遂亲谒黄元帅克强，指陈谋略。二十三日，在克强处得晤沪都督陈英士，亦以为言，英士似表同意，并约下昼会商于都督府。璞卿以为英士将有成其谋，乃如约。初不知祸机即伏于会英士于克强处时也。璞卿既仓猝为致命，世人惊疑，沪都督乃言其罪于众，冀解群惑，然未历多月，南北统一，宾南以弟冤为书质问于英士，英士无所答，而世遂稍稍知璞卿。

骚心氏曰，宾南天性至笃，以弟未尽所志而遭惨死，哀之痛，将求昭雪。余闻之，君子报国不求令名，璞卿苦心孤诣，其功不显，知璞卿第求所以报国，虽杀身无恨也。今共和建立，璞卿赍志以没，九京有知，亦将含笑与伯先相告慰矣。岂念念于私仇而必图一报哉？夫公理自在天壤，虽屈于一时，亦必彰于后世。璞卿及身而心迹白，吾复何悲其不幸，宾南其惟厚抚遗孤，使之成人，而有以继乃父报国之志乎。

1912年4月25、26、28、29、30日

（《民立报》）

不堪回首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此非渔父于一月前与记者同游杭州南高峰之诗乎。今日海门之潮，正若何其汹涌，而先生已为地下之人，墨沈未沫，余音犹在，往事重重，心头历历，其尚堪回首耶！

记者创办《民呼报》时，欲求为文者，时康君宝忠自东京归，记者即求康君于同盟会本部中荐一能文之士，康君以宋教仁对。时正间岛问题交涉最困难之际，康君曰，君试一读《间岛》问题之小册子，即可知宋君之学问与识度矣。此记者知宋先生学问渊博之始也。

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因在日本经营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鳞一爪急得表见，故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庚戌冬，先生自东京至上海，与谭君价人、刘君成禺偕来，先顾记者寓所，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

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其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心折。今日我报之有此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记者乃力请先生任编撰，先生言，上海危难，恐不能久居。记者曰，行止艰难，我与君等耳，然必欲为周密之布置。时《民立报》赁屋于山东路，遂另觅一编纂之室于法界三茅阁桥畔，今兹《民立报》之舍宇，犹因宋先生而始经营也。对此崇墉，朝夕出入，此恨真无穷期矣。后《民立报》伙同人竟为诗文以自吊，有云"桃源渔父真逃世，一炬居然避祖龙"，盖指先生也。当时上海人士无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称先生为桃先生，外来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居之久，稍稍出外，人亦但知为《民立报》之渔父。此时之困厄坚忍，报馆与先生直相依为命，社中经费既绌，罗掘数十元为先生偿旅馆费。呜呼！先生于黑暗凶残之世，得保其无恙，而反不能长存于光天化日之下，其谁信耶？

先生尤长于地理学，当在日本时，有欧人黑口博士在西藏探险，发见一河流，地理专家之名骤震一时，至日本，大受日本学者之欢迎，惊为创获。后先生指出其发现之河流，本为中国水道提纲所载，一时欢迎之声遂寂然。

片马交涉起，中国报纸多愤激之词，顾于片马之地位，辄无精审之考求，均以野人山为界，盖误于坊间地图之略而不载也。先生陈书披图，考以历史，证明片马为中国固有之地名，自画详图，备列地望山脉河流，不差累黍。此图出，全国震动。上海之外国报纸迻译转载，而此交涉至今尚未了结，先生有知，能无痛乎？上海集会结社，斯时最盛，然率为一哄之势，广场演说，群相鼓掌，而其实不根于学理，不合于事实，故恒无结果。当时国界维持会初张其帜，记者乃介绍先生出席演说，至西园者前后两次，每一登坛，听者鼓舞，此为先生在上海登演坛之始。

其时上海之学人政客，列席者甚众，多就记者问先生名

籍，先生于签名簿亦大书宋渔父，上海人士之称宋先生者，亦自此始也。上海自抵制俄约、抵制美禁以来，凡开会之事，鲜克有豸，无可奈何，则归宿于抵制抵制。自国界维持会后，方知国民有尽力政事之途，故上海一般学者政客之神经，无非因先生之来，而始唤起其作用者也。

中俄界约事起，举国皇皇，政府外交亦全无依据，先生发愤著《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将新旧条约逐一研求，而处置交涉纲要，亦极和平妥协，条分缕晰，累数万言，读本报者当尚记忆之也。

当此交涉正剧之际，政府守秘密，而外国报纸喧传俄人要求增戍于撒拉时美，及置领事于库尔札。西报地名之译音，与我国之地理辞书切音相悬，举国报纸莫能指其地者，先生复引史证图指明撒拉时美为承化寺，而库尔札为伊犁附近之宁远城，俗称金顶寺者也。一时读者翕然称服，惊先生之博学无与抗衡者矣。

按承化寺在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畔，为边境要害，长庚人伊犁时曾有折奏，条陈在额尔齐斯河畔当驻重兵，述其地之形势甚详，亦五千余言，而卒未能提出其地为承化寺。先生既考证详确，著《承化寺说》，读本报者亦当能记忆之也。

广州之役未发以前，黄克强、谭人凤诸君屡函电促先生粤行，先生适在上海有所谋，记者留之，深冀先生在沪遥为粤援，且将以建设大任属之先生也，故尼之益坚。记者且云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先生曰：“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随含泪而别，行时仅手携一皮箧，无敢送行。有询者则以入汉对。先生去后，本报文字犹有渔父名者，乃方君潜及记者所为。盖恐渔父之名骤遁，易启人疑，因而侦先生之行踪也。方潜者，即先生所荐，今为国民党宁部长者也。

及广州之役失败，社中得电告甚多，伤亡烈士至数十

人。一夕得警电，记者绌绎电码，得一宋玉琳之宋字，私忖必先生也，两手骤木，至不能读其下文，哽咽在喉，不敢惊呼。时在侧者虽皆同社之人，而不敢告其故。后十余日，不得先生息耗，殆谓先生真死矣，斯时之悲痛而无可告诉者。不意至今思之，真浅尝耳，此其况味，又何堪回想耶。

忽一日，先生提行箧而归，又携一巨箱至馆，相见惊喜，殆如隔世。先生遂备述出险情形及广州事败之因果，且曰："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自是恒郁郁不乐，惟葬身于书籍中。一日，记者见先生方理董箱，中有手写之巨册三，噫，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垒垒备载，盖先生于广州之役事前所手草者。记者惊谓此危险物也，先生曰，此不可弃，吾将涂乙其标题而存其擘画可耳。先生十数年来潜心建设事业，其所主张者，悉在此三巨册中，至今当犹在北京之寓庐也。

先生自此忧愤溢膺，欢笑之颜色不可多得，忧愁之中复若有深思湛虑，呈其惨淡经营之色，自晨至昃，无片刻暇豫。某日，忽先生有喜色，辗然独笑。记者异而叩之，先生曰，吾于葡萄牙历史之剧，悉心参考，吾于革命事业，若有机窍之为吾获也。遂时时以葡国革命之时机经历，著为论说批评，以诏同志。其为言曰：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重旧政府之所恃者，使为己用（用政府军队），此三事皆革命成功之原则也。呜呼，观于武昌起义以后种种之历史，国人但惊为响应神速，而不知皆先生之擘画于先也。

当时英国报纸有论东方时局者，倡为中国革命必启列强干预之说。记者亦读日本外交时报，见前驻华公使伊集院氏之论著，谓中国若有革命事起，日本亦将干涉云云。记者即就先生研究，先生毅然曰：是无恐。近今世界思潮之趋

势，列国交际之态度，与夫政治改革之真理，吾筹之熟矣，我国民果真能革命者，列国方助成之不暇，万无乘机干涉之理，只要大家忠心赤胆望前做出，一切危疑恫喝之词皆浮障也，适足堕人志气，吾当力排异议。当时记者颇服先生之坚忍卓绝，迨观于去年南北媾和之际，列国无不竭诚将助，益足见先生之识见远矣。

辛亥六七月间，先生在上海，与英士、鸿仙、谭人凤、杨谱笙诸君组织革命机关，时井勿幕君在陕西运动军队，颇有把握，派人走鄂走沪，为之接洽，并由柏君小愚先捐银五千元，派人走日本购置枪械，柏君已允为上海机关部捐银五千元。时正四川全省糜烂，柏君营业俱在川，不能得现款，记者乃为之设法筹借，顾约期不至，延期四五日，后仅得二千元。时先生适病，忽一夕得武昌电，谓事败露，焦急万状；次夕又得电，则武昌得手，清吏脱逃之报告也。译竟而先生跃然起，病亦霍然愈矣。遂电约克强至沪，共图南京。克强至，与先生同走武昌，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由汉南渡时在摆江驳船中，亲见一大炮开花弹自其顶上掠江而过也。抵武昌，即从事组织，手订鄂州约法，军书旁午，无可就商，遂东归，亟图南京。

先生南下，重至社中，主张组织临时政府。时约法之稿已邮递到沪，记者读约法竟，私以中华民国第一次之政府出现世界，必力求其完备，而各省代表在鄂决议者，多不满人意，遂于发刊之前商之先生，又请先生加按语于下。谓此系草案，他日临时政府成立时，当以公意修订之。迨此按语之出，论者不稔为记者意也，于是反对先生之声大起，适章太炎又在《神州报》宣言“钝初有总理之才云云”。一时误会者愈多。至疑先生之主张，为意属于个人之私者，故先生当此时代虽有精锐之眼光，而不能运其敏活之手腕者，殆以此也。然其朝夕勤劬，补助立法，从事于建设者未尝稍懈也。

其间大事，行于先生传纪中述之，不敢于兹篇轻出之也。

先生在南京时，记者每至，辄居其寓，行李不俱，入夜往往同宿一榻，谈笑歌呼，庄谐杂出，往往鸡鸣向晨，犹刺刺作深谈。所言者，半为政党组织，半为政府组织，至今回想，可忆者仅十之二三耳，真负我故人矣。一日休假，记者就先生案握笔漫涂，写近诗为戏，有断句云："雨花台下伤心泪，白骨青磷旧党人。"先生逼视之，辄怃然曰，生者不暇哀，而君顾有闲涕泪以哀死者乎！闻其言者，心骨为惊，记者亦为之不怡。

宋先生以临时政府成立入京，记者后至，在京一月有余，无日不见先生，先生劳苦万状，恒日昃未遑进食。顾性矫洁，不愿居城内，独寄宿于西直门外之农事试验场，即俗所称三贝子花园者，同居者惟其书记数人，恬静自喜。而京城反对者之报纸顾造为蜚语，谓先生将纳名妓苏映雪于篷。先生平生绝无嗜好，凡识先生者皆能知之，见此记载，无不失笑，盖先生初未尝与苏映雪一觌面也。因群请先生驰函辨正，先生曰，是奚足诬我者。置不与较。此虽小节，而先生之光明磊落，不屑屑与群小争短长者又可见矣。

先生长农林时，对于国务计划，当铨次于传纪。其对于农林一部之计划，记者得时闻其绪论，顾人事琐杂，遗忘殆半，今检先生遗稿，其手写之条目犹有存者，设施未竟，遽戕其生，虽零篇断简，何忍使其湮没也。用撮大概，著之下方：

(一)变卖官有土地。

(一)变卖政府所有之股票。

(一)征烟草税。

(一)测量田地。

(一)改盐法为专卖制。

(一)设中央银行并使兼管国库，发行钞票。

(一)设出口货商业银行。

（一）设拓殖银行。

（一）治河有三法：（甲）由甘省之河开一河道，直达泾水；（乙）北放入于蒙古；（丙）由山西宁武之河开一河道，直达于桑乾滹沱。

（一）治江有五法：（甲）开荆州境内诸支流；（乙）开武昌南之河，由金口直达樊口；（丙）开黄州以东诸湖为北江；（丁）开芜湖以东诸湖为中江；（戊）开河口以北诸湖，使汉水东流至黄州入江。

（一）征酒税。

（一）设劝农使于各内省。

（一）设督办屯垦事务官于满、蒙、新。

（一）调各省劝业道实业司报告至部。

（一）以各省积谷常平仓谷为农业银行资本。

（一）微山湖有可垦地万余顷，淮海间苇荡营有可垦地二处，一处五千余顷，一处七千余顷。

（一）设蒙古兴业公司，请愿政府许以行政权。

（一）接办安图县木植局，并请愿许以收捐权。

凡此皆先生对于农林部种种之计划，舟车往来，偶有所得，笔之于册，其理由虽不具，然吾人之读其书者，当心知其事之为当今之要图也。呜呼，后之长农林者，不易其言矣。

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其涯涘，而尤长于财政学。在东京时，即纠集同志设财政研究会，先生为之长，故于财政学书籍收藏极富，日惟静坐一室，紬绎研究。时正监督财政之说初起，故先生尤痛心国势，集各省之财政调查，参以学理，著财政学专书。去年临时政府成立时，记者即主张以先生任财政，顾先生有才不矜，知之者绝少，国务通过乃长农林，先生恒自谓非其所长，犹时时综论中国之财政，恐其有破裂之虞。盖当国库支绌，省产纷乱之际，主其事者不根本于学理，统筹全局，徒以商贾牙侩之手段，支支节节而为之者，未

有不败者也。今日回念先生之言，益叹不学无术者之不足以任重也。

去年内阁更迭，党争剧烈之时，先生尝为记者言政党改组之必要，其主张欲集各党之稳健分子组织一横断政党，庶政治方有进行之机，不然小党分出，政见杂糅，非惟不足为政府之督助，且自失政党之价值。自国民党改组成立后，先生得稍稍纾其抱负，时宣布其和平正大之政见。乃不谓纲目始张，形势初扩，而先生即以政见之故，间接而陨其生，绝命之时犹沉吟曰："谁复误会我者"。呜呼，误会杀人，亦千古未有之奇局乎！

此次先生由湘至沪，相见甚欢，遂相约为杭州行，先生兴会飙举，直上南高峰，穷炯露石屋诸胜，望江而归，海门潮涌之诗，即其时所作也。倦游归旅邸，则抵掌而谈。记者当时曾设难曰，或今时以内阁责君者，君当何如？先生曰，以大势论，则久有组织内阁之决心；但以个人论，则恐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即军饷一项，已足以推翻新内阁而有余。记者又进一解曰，以现在之政局，海陆军是否有更换之必要？先生踌躇曰，政治者，有活动之机能，当视政局进行之涂轨及其趋势，犹须视本党之公意以为断耳。一夕，先生忽告记者曰，月来体中甚惫，恐不能受劳顿，行将至东京觅一医者，以自修养。言时颇有沉毅之色。记者辄力劝之，以责任相勖，且曰国势未固，吾人不得不存积极的观念，无论何时总须望前做去，即失败亦成功也。先生颇以为是，而北行之心乃决。

先生北行前数日，屡至报馆，时时为社友作书翰。前年君谋以赈皖灾演剧伤生，先生绝痛悼之，曾有联语挽之曰："思天下有饥者，非正命而死之。"至是君谋墓成，将以先生联镌之石柱，先生特约期于十四日夜至馆为之重写，一时索先生书者，纸如束笋，先生次第书之，偶有不惬意者，则弃去

之，虽微细之事，亦不肯苟忽也。今其所书之笔，余润未干，积墨之砚，余勤未涤，本报所影最近手翰，皆是日所作，垂露如新而已成陈迹，安得不对棐几而潸潸泪下也。

记者等值先生来，辄作闲谈。一夕，偶及人事，先生犹据友人所转托之事谓记者曰，可与应夔丞接商。记者即微言此人不可靠，我不愿与之接头。先生犹和缓其声曰，闻应作北京侦谍，彼将何为？时血儿亦在侧，乃又相与论时局。呜呼，先生谈言微中之时，正彼凶徒处心积虑于先生之日也，而先生犹泰然道其姓名，试一回忆，不寒而栗矣。

先生又恒言处境之最苦者，莫如为政客，然际此改革，政府犹孵也，育之成形，抚之成翼，责在政客，吾人不于政党尽力，则政治前途将无万一之希望。然身处其境，真不胜其苦，无论何事，必致其研究；无论何人，必与之敷衍；无论何地，必付之调查；无论何种议论，必耗以眼光心力，方穷其源委。半年之前，尝其况味于北京，重来上海，转而北京，无非理其荼苦之旧生涯耳。濒行之夕，犹于下午八时顷至馆作深谈，时诸记者毕集，先生犹口授在南京政府时过去之政治谈，嘱血儿旁坐笔述，以备发表。至九时顷方辞出，同人犹以车行尚早，尼其行。先生曰，吾须赴议员招待会，转而至车站也。遂出。呜呼！孰意此即吾宋先生最后之别耶！

记者送先生至车站，聚谈于接待议员室中，值稔者颇多。十点四十分之顷，记者方与吴君铁城等相语，忽失克强与先生所在，误以先生已上车也，急急追出，直入月台之门，引首望月台前路，似尚未登车者，将返，遽闻枪声起，即踉跄奔出，越铁阑门，即值先生依阑侧，曰："吾中弹矣。"从者送者皆惊失色。记者犹急呼一面送先生至医院，一面追赶凶手，自出追之，车站中既无所获。出至驰道，则外国人无不诧然，而中国人之秩序未乱，至无从问凶手之逃处，盖中国人尚未知砰然而响者之为枪声也。问途人，途人不答；问巡

警，巡警不理。无可奈何，又回视先生，方与其入医院。痛定思痛，万念俱集，而先生又抚吾身遽作诀别语，其斯之悲惨情状，历历如在目前，终吾身决不能忘其万一。而今兹所记，笔枯泪涸，亦不能再叙以堕读者之泪。惟最堪痛心者，则先生在医院二十八小时中，每当创处极痛苦时，辄高声呼："南北统一，如是难乎"是一言也。呜呼，不堪回首！呜呼，不堪回首！

1913年3月24日至4月9日

(《民立报》)

哭宋先生之哀声(挽联)

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

君岂与武贼仇，君岂与应桂馨及洪述祖仇，君与专制魔王余孽仇。

1913年4月13日

(《民立报》)

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辞

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盖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何以知之？于"毁宋酬勋位"五字知之。又可知杀宋先生者非想勋位者，乃实以勋位诱人者是此人，即破坏共和者。先生入病院时谓：身上之痛苦不足惜，国民之痛苦乃大可怜。诸君仰宋先生摄影，应念为民而死者之可怜，诸君应不仅痛哭先生，当时时不忘先生之政见，不然非特宋先生不瞑目，将来吾人死后亦不瞑目。

1913年4月14日

(《民立报》)

遗像之铭铼

一横坐露半身之纪念影：

先生之心，福民利国，先生之身，一片清白。自遭凶残，天倾地覆。恸瞻遗象，模糊血肉；表我国民，疮痍满目。伟抱未舒，后来谁续？莽莽中原，沉沉大陆；血气之伦，同声一哭。

一僵卧露全体之纪念影：

是好男子，是大英雄。曾犯万难，七尺之躬；天钦人钦，遭此鞠凶。竟瞑然而长逝，真遗恨于无穷。所僵卧者，裹创之躯体；而不泯者，概世之英风。吾愿吾党竟先生未竟之志，以副先生之遗命，而不徒太息悼恨，暗呜踯躅，对此惨怛之遗容。

1913 年 4 月 14 日

(《民立报》)

宋教仁先生石像赞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乎！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按：宋教仁先生遇害后，公葬上海。余杭章太炎先生在北京狱，篆渔父两字，右任先生得之，镌于宋像石座，并于墓前题刊以呜乎宋教仁先生之墓，像后赞以右辞，又纪以诗，时在民国三年春。）

1914 年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

君讳威，字振五，扶风董氏。幼入邑校，成绩多不如人。性严整，时危坐如木偶。辛亥，陕西革命军起，临潼曹寅侯募敢死队三千人，驻凤翔防边。遇君奇之，留置幕中。岁将终，适病，部下又交哄，敌军乘之，弹集病室，君慷慨登城，痛陈大义，执反侧者手戮之；随呼众距跃而下，奋击二十余里，殪敌三百余，军威遂振。说者曰：是役无君，民军无凤翔矣！至是，人人争识董振五。民国既奠，曹解兵柄，遨游东南，会赣宁战起，被陷入武昌狱。君时在龙门，急趋营救，视曹脱于难，乃辞归。未几曹病殁西湖，复往迎榇归，葬华下。遂谢世事，读书华山之麓。当袁氏帝谋未著时，先有事于陕西，而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国人呼为屠伯之陆建章，遂迎合而得督陕。及筹安会起，陕人私语："逐鹿逐鹿！"陆闻而恶之，杀戮日甚，逮捕者狱为之满。君斯时，遂投笔而为秘密运动。陆建章之子曰承武，有众一旅，为其中坚。君初欲发难延榆，连合晋北民党，诱承武深入而歼之。嗣以计缓而难必，乃与李君岐山约，李经营西安，以夺三原驻军枪械自任。讵省中谋泄，同志身殉者廿余人。陆使岳西峰捕君，岳阴纵而佯索之，故得免。翌日，即伪为卖菜佣，入栎阳，纠集健者，炸毁营房，歼守兵而夺其械，遂转战河北，所向无敢当者。先后计夺得快枪五百余。是时河北民党已云起，胡立生虏陆承武于富平，君又下醴泉，围咸阳，以规西安。陆气沮，乃与陈树藩议和，献省城以赎爱子，陕事遂定。君曰：吾

书生也，不习兵，且此时拥兵奚为也？乃散其众，复归华下，苦读而学益进。斯时继陆督陕者为陈树藩。吾叙至此，则欲为陕民党一辨其诬：逐鹿之役，民军多新募者，且莫能相一，而陈氏重兵在握，观变已久，不拥之则为敌；拥之，则犹冀其向善；故不得已而出此。及陈氏纵匪殃民，乱陕祸国，民党绝望，先后虽有起而声讨者，但力薄未能制其命。维时西南靖国军已兴，陕西劲兵，以胡立生之第二团为最。君与有旧，因往隶胡部，与张义安、邓宝珊，谋响应于三原。陈氏素知君，并知张邓亦民党健者，疑之。乃遣旅长曾某、团长严某，驻原暗中监视。惟料张义安快枪仅百余，虽有君与邓，亦不敢动。义安之为人，知人善任，沈勇有大略，而君则能谋，且精详，凡义安之计虑不及者，君皆早为布置。所有曾严两部，某军官宅某处，赌某处，某营连军实几何，皆一一表列。某巷可伏兵若干，某街可穴墙进攻，皆为图以说明。时已七年一月，民党来往三原者络绎，风声愈急，陈氏防之愈严，而严某又系积年悍匪，陈氏每利用之以残党人，对于胡部诟谇日甚。及二十六日夜，天大雪，义安各个命令下后，君自带数人，出其不意，设疑兵，先占据钟楼，断交通；又伪为曾严部之巡城者，赚取四门，即以炸弹攻其旅团部。曾严张皇失措，及闻四门失，乃死抵巷战，一日两夜，死伤不支，缒河而遁。适曹俊夫君自耀县来援，逆众二千余遂缴械降。自是，陕西靖国军之旗帜益鲜明，君乃偕义安等，由兴平进取西安，无战不捷，进驻慈恩寺及西关大营盘，日夜设疑环攻。陈氏困围城四十余日，将遁，而镇嵩军入援，义安阵亡，胡立生虑其兵单有失，严令旋[illegible]，文书日十数至，乃护义安遗榇以归。随接义安部，为先锋营营长。自义安逝后，靖国军[illegible][illegible]于河北，其年六月，张君伯[illegible]由南路、余由北路，间道入陕[illegible]余每闻人言："有振五则义安不死。"又曰："振五有胆略，有主义，可为良将。"自余任事后，君以所部解羌白围，

败敌交口，援关山，取田市，所向披靡，敌望见麾帜即却。大军所至，人民耕织如恒。九月，伯英驱旧部自商山出，下蓝田，攻零口，以图肃清东路，与河北军会。君与岳西峰，夺渡济渭，中流交绥，敌帽垒而阵于岸南者甚众，悉破之。长驱攻马驹寨。马驹寨者，通零口之要冲，小堡密布，地形如箕，敌人用重兵守之。战三日夜，仰攻侧袭，悉覆其巢。敌之悍队，是役尽歼。会胡立生入固市抚降被拘，各军大震。陈树藩以旧谊贻君书，谓汝如释兵，予即释胡。君覆书曰："大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不能以一人之私怨，破坏大局；亦不能以一人之私恩，背弃公理。立生去则去耳！其入故市也，吾不赞成，故其被拘也，亦不补救。愿祝彼为关岳文史，早就千秋；亦愿彼祝吾为起翦颇牧，纵横一世！此时此地，请无多言，见于疆场可耳！"陈卒不敢出，而河北以安。十月，随井总指挥勿幕、岳君西峰，进攻兴平，城将下而勿幕遇难，乃整师回原。当时我军在西路者，下周至，略定凤翔；滇军分驻风扶。会攻长安之声，震北廷，用远交近攻之策，阳托议和而潜军入陕。陈氏得援，遂约奉军镇嵩军，肆全力于我。主客各军，战于武功周至间者两阅月。君率所部，同邓宝珊与冯子明、杨虎城各军，援武以救周，与奉军遇于武功东北之大王村，摩敌垒而阵。敌三面环攻，因令军中，五十步内乃开始射击。敌误为怯，猛进，死者甚众。方战之殷，君拟出奇兵剿敌后路，屹立阵前，指授方略，忽飞弹中目，士气奋激，出壕猛攻，及敌退而君已殒。时八年一月廿七日也。呜乎痛哉！时年二十有六。其年四月，上其状于军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当出征前数日，各军为张义安开追悼会，君每念及义安，辄流泪，因手为文以祭之。其词曰：

痛将星之沈垒兮，忽岁钥之将更。稽国贼之诛戮兮，恨夙愿之莫成。魂魄毅为鬼雄兮，身虽死而神灵。

维招魂之有地兮，率旧部而荐牲。溯义旗之始树兮，收焦获而整车。独仗义而南征兮，牛酒遍乎州闾。徂桃园而会战兮，士争先驱。血战三日兮，械废弹虚。手短兵以相接兮，歼逆军之枭渠。蒲阳围急而返旆兮，防后路之或疏。旋进军于仁里兮，冒雪奋迈。急装突进兮，袭破甘寨。三败及于长安兮，逆督窘惫。薄堑隍而樵采俱断兮，军中称快。寻豫军之入关兮，敌乞和而停战。兄返原而定谋兮，弟屯军于鄠县。讵陈邓之反覆兮，潜重兵而来犯。兄星夜以驰援兮，惊迅速之若电。急分军而应战兮，当敌军之八面。忽偏师兮少却，即拊膺兮深耻。奋身兮进击，敌垒兮尺咫。竟饮弹而捐躯兮，知蠭虿之有毒。岂穷寇之勿追兮，信兵书其可读。呜乎痛哉！天日沈阴兮，笳鼓不竟。军失所帅兮，惊惶莫定。众情推戴兮，委以兵权。三辞不获兮，涕泣受命。旋东防之告警兮，躬擐甲而先行。趋关山而大战兮，振义旅之威声。破权家洛家之两寨兮，敌自践而尸横。渡渭桥而攻马驹寨兮，驱草木皆若兵。恨立生之失计兮，陷故市而不返。致全局之大震兮，人心危如累卵。旋井君之来归兮，喜相逢之未晚。复援军至自滇南兮，卜成功其弗远。夫何兴平一役兮，变出非常。旋师茹痛兮，息民池阳。抚时感事兮，念怀国殇。呜乎痛哉！旌旗兮蔽天，骸骨兮遍地。寇仇兮方张，部曲兮罔异。惟英灵其式凭兮，敢生死而有贰。虽无宣子之才能兮，愿卒伯游之后事。

余每读此文，辄思君，更思义安之为人，故载于此。君父名兴和，前以事见余，余询其家世及生计，曰："余家世业农。余四子：长即威，威妻吕氏，女一。威阵亡后数日，余次子为匪所杀。次助余耕。幼子严，尚读也。"又曰："余勤力

耕种，足以自给，不愿知旧爱儿者之助我，我累儿于地下也。”民国九年三月九日，同人议葬君于法门寺东七里之白龙讲坛，因埋石，使余志之，并为铭以哭。铭曰：匆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朊朊。遗恨难忘，河山金鼓。大王村之血，白龙坛之庑。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部。祝英灵兮归来，问来归兮否否。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后土。

1920 年

胡公笠僧墓志铭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十日，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励生卒于开封行署，春秋三十有四，天下惜之！越十五日，归骨于陕西，十一月十六日，安葬华山玉猛台下。以余知公深，属为文埋幽质远。

按状：公讳景翼字励生，亦字笠僧，陕西富平人。生而魁梧奇伟。初入学，闻鸦片、中东诸役，每画鹰与日形以射之。读史慕徐达驱元之功，自号中山，朋辈因呼之为中山王。民前一年入同盟会，倡议结新军中会党与渭北刀客，且约同志井勿幕、钱定三、李仲三、邹子良等，一再盟于雁塔寺，宣传革命真义，秦中革命军之起，有大力焉。

武昌首义，陕军九月一日响应，勿幕任陕北招讨使，公为第一标统带，以四十骑大破会党张南辉于耀县，威名振于河北。山西民军失利，勿幕东援，升允率甘军西至，攻三水淳化，公御之张户原，血战终日，凯旋。疾呼取饮，立尽半缶，大众为之一快。嗣南北统一，甘军退，勿幕自请解甲，公继之，约张义安赴日入成城学校。外蒙独立，学界推为征蒙军代表，至沪知袁意别有所在，遂止。三年一月复渡日，时民党多亡命东京，设浩然学社肄兵，公与焉，得遍交南北英俊。将归国，余介谒孙公中山，孙公嘱以陕事，曰："俟破京后再迎先生。"其气之盛如此。嗣偕冯毓东归国，道京津，约刘守中入山西，结三晋民党谋讨袁，未成。

归陕，入第三旅教导营军官连。毕业，编为游击营营长，有百余人，驻富平。洪宪改元，陕督陆建章助逆尤力，各省民党多失根据，谋由西北发难，建章知渭北多党人，盛陈

兵仗，亲出巡以詟之。又令其子承武，率精锐模范团按行富平，公商之武观石、石象仪等，决议佯迎承武入县署，伏兵夜半起，激战两日夜，降其众，生擒承武，猛薄西安城下。建章哭乞盟，不半月而陕局定。

嗣陈树藩督陕，仅编为第二团团长，移防商县，抑志练兵，民党之基本队伍十六连由是练成。

六年夏，西南护法军兴，陈督加入督军团，耿直计击不中，退守岐山，公奉令往讨，惟助陈助耿，皆非所愿。张义安知其意，十二月举兵三原，与陈部巷战，三日破之。公驰至，树陕西靖国军帜。陈军来攻，破之；义安渡河围西安，又连破陈军。陈急迎刘镇华部入关，义安力战死，公痛失良将，调队渡渭，而陈又自将来攻，鏖战关山之间数月，会麦熟，下令停战，俾民收获，陈军亦不能进。是时两军久相持，余间道归，联合诸军，推余主持军事，成立靖国军，公为第四路。继为固市守将所绐，单骑往，被逮入省，以死国自誓。陈使归约以所部降，弗允。念破建章功，亦不加害，幽于署角小楼中。潜心经史，规摹行草，积二年所学大进，得日记尺许。九年秋，皖败于直，得释。河北人民闻之如狂。归而整军理财与教育，连岁荒，军饷竭蹶甚，而中小学校陡增数倍。十年夏，直军入关，陈军败退，冯旅长玉祥为前锋，余令公助抚陈部余众，公念苦战五年，民力不继，欲受编，余以大义责之，去三原。公夜半至余家，誓终报国，竟受编，为暂编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十一年三月，直奉交恶，冯督率部先行，公与约轻装出关，将领疑不前，乃首先出发，水陆兼程东下。抵新安，值赵倜军攻郑急，冯军不能支，乞援。邓宝珊、李纪才、方富魁率队驰至，出其不意进攻，破之。岳维峻、李云龙又下开封、归德。豫定，奉直战事亦解。曹、吴以公起自民党，厄之，置军保洛间，复薄其饷。直军将领亦代不平，公委蛇隐忍，竟得

保全。

十三年秋，吴佩孚集诸道之师攻奉，公密嘱李仲三、刘守中等阴结冯、孙。中秋夕洛阳动员令下，立率全部至通州，以饷弹待补充为辞，迟勿进，吴因不敢以重兵东。遣使促之，乃留一旅于通，其余络绎分布喜峰口至平地泉。捷报朝至，曹、吴方庆幸，夕已回师与冯、孙收复北京，成立国民军。未几吴返津，扼杨村窥京师。公命岳维峻趋唐山，李纪才、李龙协同冯军进攻。战方殷，纪才夜袭其后，掳潘鸿钧等，吴逃兵舰，直军之在榆关者亦全溃，近畿烽息。吴迂道回洛，复收合残部北犯。公至彰德，与敌遇，转战至郑。十二月十二日入开封就督办职，网罗各方人才，日谋刷新政治，而憨玉琨引军十万，出陕占豫西，进迫郑埠。公百计求和不得，督师黑石关，一战而憨败死，两省粗安。方规画赈济，收抚溃散，而右臂生疔，连割两次，自知不起，口授遗嘱。气将绝，猛呼曰："英雄至此肝肠寸断矣！"公为人豁达痛快，喜习拳术，多力，体肥重，作书至百余字，辄一再寐，及觉，书未尝失次，或顷刻书数十事分委办理，若寐而构思者然。治军十余年，无时不以爱思爱民为倡导。综经过战事，无不以少胜多，其在关内诸役尤烈，故乡人每竞称之。母侯氏终日积纴，妻林氏，子希中，方十岁。公临危，其父角亭公在侧，抚之曰："汝身已许国，吾不得私悲失孝养之子耳。"

铭曰：太华云开，中原天晓。振臂一呼，豪杰多少。为将为儒，为僧为佛。胸有千秋，心无一物。亦孙亦徐，亦关亦岳。国之少年，世之先觉。王翦为友，王猛为邻。古今百战，独为蒸民。灵兮归来，我亦雪涕。十亿劳民，一声万岁。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

1925 年 9 月

总理奉安中之追念

总理今奉安矣。追思四十年来,瘁心力于革命,救中国于阽危,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莫不震惊风烈,共求解放,以求民生之各遂,总理悬大同之鹄,以福祚人群,世界无穷,思慕亦无穷也。

总理所贻留之三民主义,如日在天,群动以秩,其伟大之革命精神,亦著在人类之心史。今者万方会葬,哀绪纷来,敢掇零思,自忘巨细,窥天一隅,指苍苍者以为正耳。

始余见总理在东京,为余入同盟会之始,盖清光绪三十年顷,而亦满族统治中国最后命运决定之时也。总理提示同盟会会纲,余独于平均地权一项,意谓非当务之急,因以所疑请质,总理则云:子未深究社会问题,故有此惑,斯时第须听受我语,以后从事研究,即可知我置重此点之故,或子等以为不急者,将来中华民国建立后,即成为最急之事。余于时履行加盟手续,自后对社会主义始甚留心,乃知总理衡虑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善,不独工商业资本以至财政资本为破败民生之因素,而地权不均,尤于经济后期之农业生产国家,极偏颇之弊害。

总理远瞩欧美社会之危机,预为中国防制其渐,所见者远矣。匆匆数十年来,吾人所以承总理之教,而致力于此甚急之务者,其效未睹,知总理垂念为何如乎?总理睿智聪察,持以坚强之意志,沉痛创巨,处险如夷,困顿挫折之余,精神尤奋,其以振作人心激励弛懦者,盖关系革命大业之全

部已。记讨袁之役，革命军先后败衄，总理方在铁路公所，余往谒，具报所闻，惜谓各方已失败矣，总理意大不然，毅然不欲闻此失败二字，亦若不知有此失败之一事者。又民国十一年，余以兵败西北，由陇蜀出走，至重庆，知总理尚在永丰兵舰，作最后之击敌。比至上海，闻粤中事已万无可为，总理亦将抵此，寻迎见总理于船头，随至莫利爱路寓宅，总理即对各同志报告粤事之经过，辞甚长，历一时许，分析事变之由来，更指示将来国事之作法，气度从容，无几微挫挠意。听者始而沉著，继而震感，卒乃慷慨奋发，决革命之大任，仍无间于人人，不但欲慰总理一语不可得，即欲不由总理所示之途径以更进，亦不可得也。迨众人既退，余简单报告陕西靖国军之经过与致败情形，总理则以为北方事大有可为，再三嘱勿馁，盖于革命前途之信念，夐非吾人所能测儗也。方国民军之起也，总理在粤中，为北伐前之各种准备。其时北方革命情势，至为激越，总理欲自政治上辟革命新途，以开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事办法，由粤力疾北行，余则由上海先赴北京。总理到后，冯玉祥称疾西山，举莫知其意向。胡景翼以军事去前线，孙岳则病入医院，其所部兵力，尤薄弱。国民军一二三军，虽发动于北京，惟尚未受本党之直接指挥，转依违于段祺瑞政府之下，自不能对时局有所主张，而其领袖者事态又如此，段祺瑞遂开所谓善后会议，以抵制总理所主张之国民会议。时总理之疾已大渐矣，北方局面愈形反动。总理逝世后，思觅适宜地点，奉厝灵榇，亦不可得，嗣经几许之奔跋，乃获暂移中央公园，受党员民众之礼吊，其后开追悼会于天安门，亦不知几经波折也。总理负改造世界之历史使命，首所解放者，即为数千年备受束缚压迫呻吟困顿之吾国民族，而于其逝也，乃无可以尽哀之所。今者本党以总理之遗命，摧除群丑，完成中国之统一，陵园葱郁，永远奉安，此为全体党员之心，亦天下人之心也。

三年倏逝，全体党员，固应以安总理之心安天下之人，亦必安天下之人，乃所以永远安总理之心也。

总理旷世岳立，其仪型教则，永在天壤，兹仅就追忆所至，缕规数事，已见总理予吾人伟大之教训，历数十年而不能忘，謦欬精诚，不远畴昔。至其不屈不挠之精神，沿初有终，无间时地，尤为人类生存不灭，岿然永峙之灵光，亦昭示革命者必具之魄力而以底于使命之完成者也。其有编新时代史者乎，惟应以吾总理纪年也。

1929 年 6 月

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

马先生是一个世界学者，但马先生一生，则无时无刻不为国家民族努力。其从政佐幕时期，既自出其所学，以努力于国家民族。其创办学校时期，复传授其学，以教导吾人努力于国家民族。即在今日九十八岁之高年，亦尚在奋其老当益壮之精神，勉励吾人，领导吾人，努力于国家民族。以右任受知于先生，自先生办震旦之时始，故今以文为先生寿，亦拟自震旦时代说起。

当民国前九年癸卯之岁，海上志士云集，革命救国之声，风发泉涌，清吏为之侧目。先生则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于是遂有震旦学院之创设。我国之有新式学校，业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国家民族之意识，致力于近代科学，而不受当时殖民地教育传统思想之束缚者，实以震旦开其新纪元。然其时先生则已六十有四岁矣，桑榆之年，不自暇逸，犹勤勤恳恳，以造福于来学，则先生努力于国家民族之精神为之也。

震旦之创设也，无校舍，借徐家汇天文台偏院为之。无教员，以先生私谊，浼耶稣会诸教士义务任之。荜路蓝缕，仅具规模，然其教学之精神，与刻苦经营之成绩，实有非一般学校所能及者，故知名之士，一时纷集。而余之肄业震旦，则在民国前八年之夏季。先是，余以作诗讥时政，为清

廷名捕。自开封间关走海上，困处吴仲旗先生寓中，几无以为生。先生阅报知其事，使同乡雷君祝三招余入院，且特免其学费，余遂以刘学裕之名著学籍。时适在苏报案之后，文网苛密，颇有以先生此举为不利于学校者，先生独不惧，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戏，广厦杜陵，望门张俭，此种爱国保士类之盛心，又岂仅右任个人所当感激图报已哉！而骎骎三十年来，自问对于国家民族，力绌心长，略无建树，此则余之所为抱惭负疚而愧对于师门者也。

震旦学院之特点，可于此附带述之：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节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销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时间所不许，抑亦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通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弹打靶，形式整齐。时有以此媒孽先生于当道者，当道与先生有旧交，置勿议，然而先生之用心，则深远矣。

先生以七十之年，勤劬密勿，为国家储材养士，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以自开教育独立之风气。故其人格之感化，深入人心，至震旦学院散而诸生仍相从勿去。盖普通之学

校，以章程规制管理学生，而先生则以一身之道谊情感，维系学生者也。及复旦公学成立，经费师资，两皆匮乏，环境困难，较震旦时代且倍蓰过之。然以先生不懈益励之精神，故复旦虽屡经波折，卒能延续其生命。犹忆民国成立之初，复旦经停顿而复开，先生语人曰："中华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因喜不自胜。今复旦已改大学，声誉日著，人材辈出，兀然为东南学府一重镇。然则先生之学，固已展转传授于青年，而显其效用于国家民族矣。先生之心，其亦可以少慰欤！

民国成立，至今二十余年，先生虽年事日高，而其祈望国家民族强盛之初心，则日益笃挚。此可由先生年来之言行出处征之，非余之故为谀辞也。所可愧者，则吾辈后生，玩时愒日，无以副先生望治之殷耳。及九一八事变起，以先生平日爱护国家民族之切，与五十年来身历外患国耻之创巨痛深，自非其心所能忍受，故其态度亦日益激昂，其督责政府亦日益严厉。虽然，吾辈又何以对此严师者？此九十余岁之老翁，固早已将其一身之学问精神，靖献于国家民族矣。今且不惜衰龄，大声疾呼，以作吾人之钟鼓棒喝，吾人将如何以报答之？吾人又将如何以响应之？吾人其敢以老人之责备过严，或听荧轻信，而反唇相稽也？故中央对于先生之责言，亦谨敬接受，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态度。诚以先生出其老当益壮之精神，勉励吾人，领导吾人，以努力于国家民族。此精神之本身，已为国家民族无价之至宝也。

去年十月，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先生尝亲书大"寿"字为贺，并媵以"笼罩一切时期无往不利"二语。盖先生之心，廓然大公，惟期望国家民族之复兴，今蒋委员长埋头苦干努力报国之精神，已为先生所深谅，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固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愿先生益本其平日之精神，勉励吾人，领导吾人，上下一心，以努力完成此复兴之大业。先生

之赐右任诗有曰："愿子更努力，努力振国威，更历三十年，子年九十时，九州既早同，太平亦庶几。"今统一之基，日渐巩固，先生亦精神固护，腰脚日健。吾人必当竭其智能，使国家民族，达先生所期望之境界，而使先生及身见太平之盛世也。

1937 年 5 月 16 日

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

吾师马相伯先生，生于逊清道光之二十年（一八四〇），至今年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盖已大寿一百岁矣。先生以一代之师宗，享大齐之遐祉，其文章道德，与夫数十年来对于国家民族之建树，殆非寻常楮墨所能倾写。顾余则以为"百岁青年"之一词，实足以举似与赅括之。余之致语以寿先生也，曰："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此种少年精神，则即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试以先生之生平，与世俗所谓寿翁耆老较之。世俗所谓寿翁耆老，有一通行之概念焉：则功出身退，安居以尽天年是也。书称"耄期倦于勤"，谓舜以年老倦于政事也。礼称"休老劳农"，谓老年之人，宜使之休暇安息也。郑康成之为戒子书也，年才七十耳，而曰："案之礼典，便合传家，告尔以老，归尔以事。"盖人之精神，不能不受其生理组织之支配，既达一定年龄，则生理机能减其作用，而精神亦处于退婴之状态也。惟先生则不然。不特期颐之年，精神固护，有逾少壮，其一生之盛业鸿烈，且多在中年以后，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而始发轫。如今日巍然为国中学府重镇之复旦大学，人莫不知为先生所手创，由先生之心血培养灌溉而成。然先生之创立复旦，与其前身之震旦学院时，其年则已将七十矣。当余之肄业于震旦也，其校舍则假徐家汇天文台之故址为之，无自置之室庐也。其教授则由耶稣会之诸

神甫及修士任之，无经常之款产也。先生白发盈颠，以一身榰拄其间，盖不知其几何艰苦，几经挫折。然先生仍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其后之别创复旦也，其校舍之苟简与师资之难得，又远逊于震旦。先生以皤然一老，与十数门弟子呼号奔走于搢绅官吏之间，其所历之艰苦与所经之挫折，且较创立震旦时而过之。然先生仍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此维日孜孜不厌不倦之精神，则即余之所谓少年精神，而先生一生尽瘁于国家民族之原动力也。

先生生乎外患频仍之世，其爱国保种、拨乱反正之心，尤老当益壮，终始不渝。当先生之奉使于高丽也，日本帝国主义亦已渐露凶锋，骎骎乎有凭陵上国之势。先生忧时忿乱，洞烛机先，既以其策陈诸中韩当局而不见听，则退而讲学于海上，思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此即震旦复旦两大学创立之动机也。震旦之立，一时党人志士，多负笈来会。先生既仿欧美大学院教育成材之制，手定课程，自为都讲，尤必于每星期日，集诸生于一堂，诏以种族之大义，安攘之重任。当先生登坛说法时，须髯戟张，忠义愤发，吾人迄今追忆及之，犹不胜其感奋，庸讵知先生此时，已为一年近七十之老翁哉！及民国成立，先生从游诸弟子，多能本其师说，为党国效力。斯时先生之心，亦为之稍慰，且于民元一赴南京，出主市政。然日人以我革命势力突起，足妨其大陆政策之进展，故其谋我也亦愈亟。自二十一条件以至济南惨案，其间阴谋毒螫，步步进逼，几乎年不绝书。先生亦奔驰南北，日振其雷霆钟吕之音，为唤起民众之工作，不以年事之高，图一日之暇逸。及九一八变起，先生愤慨尤甚。其在海上，既领导青年，使其同仇忾之心，纳于精诚团结一致御侮之正轨中。后安车就道，来居首都，翊赞中枢，奠抗战建国之大计。盖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入京，翌年一月，选任国民政府委员，其年则已九十八岁矣。昔伏

生年逾九十，口授尚书，马援据鞍矍铄，以示可用，当时俱载诸史册，传为美谈。今先生之年既远过之，且心雄万夫，无时不立于民族斗争最前之一线，将来载籍流传，或且视为奇迹。核实论之，则亦吾之所谓少年精神为之耳。吾故曰：此少年精神之一物，实为先生一生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抑先生以稀世之高龄，犹能保持此少年精神，为国家民族努力者，与其宗教信仰尤有深切之关系。盖人之精神，虽受物质条件之支配，而信道之笃，执德之坚，亦往往能转弱为强，回复青春时代之勇气。返之而灰灭小乘之消极思想，亦能使人暮气日深，诚望秋先零之弱者。道家者，世之慕长生久视之术者之所宗也。然其养生之方，则在堕聪塞明，致虚守静，以保其玄牝食母。庄周、林类百岁，其得寿之由，在少不勤行，长不竞时。信如是也，是形体虽具，精神早已死亡，又何以异于土块木偶哉。先生为输入西洋科学之先进，除博通古今方言外，于名数历象之学，著作流布，造诣甚深。顾于罗马正教，则受之髫岁，笃信力行，始终勿懈，故常能以耶稣之积极人生观，为其立身处世受用不尽之资粮。犹忆先生讲学于震旦时，侯官严氏方将英人斯宾塞尔之书译布于世，先生对及门诸子，辩之甚力。在当时学术界，几成两大分野。是岂先生笃时拘虚，好存门户之见哉。亦以斯氏为英国正统派之哲学，其说毗于唯物，理障甚多，而严氏又以老庄之学传益之，足以阻承学进取之勇气耳。此种积极斗争之宗教信仰，则又先生所以能保持少年精神之故，而为吾侪景仰先生资为立身矩矱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如上所述，但举少年精神一义，以概括先生之生平，于先生之嘉言懿行，自难得其百一。然高山景行，其则不远。今当精神动员，争取抗战胜利之时，设吾人能由此一义，效法先生，靖献其身于国家民族，使先生以百岁高龄，早睹中

兴之治，则余之此文，庶几其不虚作，而不致以曲解师说，为先生所诃欤！

1939 年 4 月 6 日

祭马先生文

惟中华民国二十有八年十一月四日，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先生薨于谅山，越二十有六日，重庆各机关团体设位公祭，其受业弟子于右任，谨和泪吮墨为文以告于灵前曰：

呜呼吾师，今胡遽别！余将胡依，民胡矜式！大愿将酬，抗敌救国。胡宴庆功，而悭一昔！嗟师之生，忧患百年。罗胸武库，握手空卷。报国之心，托于造士。笃志殚精，忘其暮齿。伊余小子，沟犹一儒。铸狱瓜蔓，文网秋荼。师拯其危，亦药其陋。大义微言，缦堂密授。共和肇建，再起国时。中山国父，丹徒国师。刘巴居蜀，兵子敢欺。神奸觑鼎，师实折之。回车北都，结庐江上。民治重辉，伊师之望。岛夷猾夏，发难沈阳。封狼荐食，浸窥南疆。建鼓堂堂，大呼杀贼。霜雪盈颠，风雷绕舌。国有巨人，振裘得领。雪耻复仇，倾心托命。蒲轮就道，作宾上京。谋参密勿，礼尊老更。孰谓已老，心坚而贞。钢铁政策，播音铿铿。卢沟弄兵，妖胡内窜。何以惩之？长期抗战。万里南天，一灵鲁殿。悬目中兴，有光若电。呜呼哀哉！心则不老，其年大齐。穷边岚雾，颓龄曷支。湖湘之捷，喜极而唏。声声“消息”，断续依微。呜呼哀哉！伊余之身，师实再造。余粗有知，惟师所诏。玩日愒时，骎骎亦老。余则负师，将何以报？师之灵爽，陟降帝阍。师之心血，注

于人人。万心一力，庶济艰屯。收京有日，再为告文，呜呼哀哉，尚飨！

1939 年 11 月 30 日

悼张季鸾先生

余视张季鸾先生疾，于其弥留也，见神志湛然，犹露英勇奋斗之色。因念国家正在万事艰苦中，胡为哭先生之死也？爰书所忆数事，以雪余哀，且告世之敬爱季鸾先生者。

记先生五十生日，余赠以诗云：

>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君莫谈民立，同人尽白头。

先生初助余办民立报，英思卓识，天宇开张，三十年来交情，历历如昨。先生近岁喜昆曲，以大文开时代，故余诗及之。今悼先生奄忽，泠泠者希此之悲风乎！

先生十五之年，由山东还关中。其时咸阳刘古愚师，以大儒讲经世之学，从业者众，味经书院罢讲后，见先生英异，因收之门下，约至醴泉九峻山，居烟霞草堂。古愚师治《通鉴》《通考》甚精核，又刻欧阳公《新五代史》，先生得师承观览，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而后来历办各报以至今日在《大公报》论述之成功，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从古愚师诸同门中，年最少，学最勤，晚年所得意之弟子，实惟先生耳。先生后游日本，一时陕西留学生中，亦惟先生最少，而成就亦最可贵。

先生以新闻事业为终身事业[illegible]人论世，触处留心，甚早即注意国际情势，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推嬗变迁之迹，而求其因素，测其趋向，故多年在论坛，言必有则，由指示同人，以至昭告举世，非无所积而能也。抗战以来，尤于立国大义，国防要论，大声疾呼，弥久弥奋。不自顾其穷，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惟念念在国家，念念在职务，直至自己最后之一息！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此一代报人，今竟于抗战未终胜利未届之际，撒手人天，当有无穷之憾恨。

世多知先生在《大公报》之努力与成就，而先生早年在北京，在上海，孤军苦奋者，亦至贞且久。帝制变前，先生在北京《民立报》，为宋案慷慨执言，利动而威怵之者，举不为之移易；袁世凯下先生于狱，迨三月后获释，北方天已寒，例给入狱时所著衣，先生则衣纱大褂而出，昂然还自己已之天地间。抗战第二年，武汉撤兵之前数日，盖十月十一日，适为君癸丑在北京入狱二十五周年纪念，余时同在汉口，置酒为祝。因念往事，作双调折桂令曲为纪，云：

> 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难艰。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说袁家黑狱辛酸。到如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二十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

自谓能道出先生之精神志事也。

抗战以来，各地英勇明贤之记者，殉难殉业者多，自当永爇人类之馨。先生疾非不可为，而必支离道路，身冒辛险，辛劳瘁为国家及所业而死。不肯转地，不肯自休。嗟呼！贤者息焉！先生心目中，永远有可爱之国家，可爱之领

袖，与可爱之人类正义。先生绵绵之情，殆永远莫由自息。胜利在望，事业不朽，则悼先生而仍慰先生者，亦正无疆矣！

1941年9月

辛亥革命以来
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

大野伤麟，朝阳落凤。目极神州，忧来复恸。哀哀三秦，前后百战。亡命还乡，陵谷几变，凭高吊古，惟念国殇。但为君故，泣下数行。雨雪北门，天道宁论。山南山北，何处招魂。英雄万骨，塞潼关道。咸阳原上，膏血野草。万劫周回，万灵环绕。万朵黄花，香连岭表。丰碑参天，人伦此爱。岳色河声，并峙千载。诚铸国魏，血化时代。西北人豪，精神如在。

民国六年，余归陕。宋相丞、井勿幕、樊灵山、于鹤九诸君子议树辛亥革命以来陕西死难烈士纪念碑于西安南院门，命余为辞以纪元远，因成此文。时宋、井、樊、于诸公先后殁世，碑遂不果立。今抚文追忆，恸悼国殇，益觉河声岳色，与诸先烈之精神而永在也。民国三十一年七月补注。

1942 年 7 月

怀念静江先生

清末余亡命上海，以北方生长之穷苦青年，至此繁华都市，两目皆黑。赖马相伯先生招入震旦学院，由此多识当代贤豪。嗣办复旦公学，又办中国公学，两校同人各推八人发起《神州日报》，余于筹备之始，先赴日本调查新闻事业之进展。于东京识杨笃生先生（名守仁，长沙人），约任《神州日报》总主笔。由杨笃生先生与李石曾先生之介，得识张静江先生。时为民前六年，为余与静江先生订交之始。

未几，静江先生赴欧洲，笃生先生为余言静江先生前随孙宝琦公使到法国时，对于汤芗铭割总理皮包盗党人名册事，先生与石曾先生尽力甚多。余不能记忆杨先生所述此事之详细情形，数十年中，每欲询之先生，见面时则又忘记，蹉跎至今，欲问而无从矣！但此事对于总理革命运动，关系甚大，同志中必有能叙述者。

先生赴欧洲后，上海市中即有一种伟大的印刷物出现，由先生夫人姚女士出名，于望平街设立世界社发行之，名曰《世界》。每期列入世界名人遗像，并加说明。于近代伟人之思想、学术，以及重要科学的发明者，为详尽之介绍；而印制瑰丽，我国前此未有也。当时在法国发起此事者，闻为吴稚晖、李石曾诸先生，而担任发行与计划者，则为先生。由留学界发起者，更有新世纪报，自苏报案后，上海重要党人不能立足，宣传物品亦被禁止。此时《世界》之出现，上海市上，人多异之。

主持世界社之事务者，为周伯年、周佩箴两同志；为先生计划财政者，则为赵掬椒、赵南士两兄弟；余与静江先生有以商酌，多与此诸人接洽。余办《民呼报》时期，静江先生由欧洲归国，每见一面，则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时而述法国革命故事，时而述社会党与无政府党进展情形，时而述欧洲新闻事业之发展与组织，时而述世界名人之轶事，余以未能远游，于先生处深以补充世界知识为乐。

静江先生对余办报之协助，不仅为经济之挹注，而尤多精神之鼓励，及余被捕，先生更多方营援。出捕房之日，先生驱车接余至法界密采里照料一切，并为设计日后做法，故人高谊，迄未能忘。

先生以南浔富家子而作革命党，既为官家所注意，又为宵小所窥伺，移居上海，对于地方情形，每有戒心。犹记余初介绍陈英士同志与先生相见，先生颇为不快，待与英士同志接谈数次后，见余特致歉意曰：英士真不凡，是吾党一个出色人物！先生好宾客，辛亥武昌起义后，党人群集先生寓所，尤多草莽英雄，先生不加戒备，且乐与交谈，此时先生虽病不已，而仍为总理交通之中心。催总理回国之电，亦皆自先生处发出。

十五年先生在广州任主席，予以国民军在京津退却，欲由俄经蒙古走西北图补救，先生与总裁蒋公三次来电招余往粤，余复以对西北将士之信不可失，失信不往，则陕西陷而河南危，大势去矣。后在上海相遇，谈及此事，先生曰：我为北伐，你为挽救西北，可以相谅，但对党中命令，终欠圆满。

先生家富，收藏古善本书，名家书画，充盈筐笥，艺术环境，涵养日深，先生亦于艺事多能，稍有余暇，如中西画，如围棋，莫不精研；而书法尤为雄浑天成，人得只字以为重。先生之书初学赵，后改习北碑，以人于米，故于优美壮美兼

而有之，而养以先生磊落之气度，伟大之事功，非通人学力可及也。

十二年，先生年四十六，得男名曰乃鹤，予为诗贺之曰：

> 老矣革命党，犹能书画传。香修同人静，龙卧例逃禅。有女皆知学，生儿必象贤。名家增韵事，寰海偏飞笺。

公书多署卧禅。先生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设计国父实业计划及现代文明之设施，所有图案，皆为国家所需要，而以日寇侵略，一切不能实施，先生乃黯然赴美医病矣！

余与先生家人四代往还，其兄弁群，弟凌如，侄秉三皆能助先生并助余。今先生竟以沉疴逝世，人念元勋，国失耆硕，怆痛如何！而若先生之献身为国，献财为国，今之怀念先生者，于此国家多难之日，必有闻风兴起者矣！吾党改造伊始，尤望党人所发扬先生之精神，为吾党人人之光荣也。静江先生之革命历史，同志中多有论述，余就记忆所及之细小者，笔之如上。

1950 年 9 月

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

先伯母房姓，陕西泾阳县杨府村人。外祖兄弟业农，有男女子十五人，伯母次第九，襁褓中家人重之，称曰九姑娘，遂不名。幼时避捻役，濒死者再，年十七归先二伯父汉卿公。汉卿公商于香港，久无音息；其时家庭多故，泾阳斗口村祖居毁，避居村东湾子杨堡。先严新三公商于四川，数年不一归；先母赵太夫人卒之前半月，伯母方归宁，夜梦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觉而知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即指右任托之曰："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右任时初离乳，复多病，伯母提携就医杨府村，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旅食外祖家者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亦莫不爱右任；虽食指数十，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妪某曰："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谁其望报？设无此母家，则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去，则为尼以终老。他无多言。"一日右任请曰："家中兄弟皆房也，我何独异？"伯母因告以孤弱依人之故，并谓汝父暨汝伯父皆走数千里，图事业，儿他日欲打牛后乎？抑远游乎？自回捻战平，农田半荒，邻人多缓耕而急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跛羊，不数月得羔，右任絮絮欲得羊如表兄。时羊值本贱，亦凑钱数百，市

一跛者。某日冬牧，右任窃随群牧儿往，伏古墓上掘野红根（属拢牛儿苗科，河南人呼之牵巴巴）而食，忽三狼从荒草中跃出，牧儿与羊皆惊走，两狼各啮一跛羊于坟角，一狼踞墓旁，距右任仅数尺，村人杨姓芟苜蓿于邻田，喘汗持镰至，挟右任归。时伯母闻警急出，匍匐道中不能前，由是起居不适者数十日。诸舅既经此变，以小儿无学校收容，容易溷迹羊群，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三水老儒第五先生（栒邑县人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求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因自荐。明年春，右任七岁，以流离之子，竟为学生矣。第五师授读两年，见右任入学必以时，衣敝而洁，询里人知其故，去时抚而慰之曰："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尽如汝哉？"盖师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自右任有知，记岁岁寒食，伯母必携归扫墓。墓距外家约十二里，不得车马则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时必郑重以告。至先母墓前必哭，哭必祝告："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某年谒墓归途，右任询及先母面貌并外家，曰："最易使人不忘者，汝母面方敦厚，与心如一耳。汝先外祖本籍甘肃静宁，乱后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途间力竭食尽，汝母足痛不能行，弃之山谷，数十里矣，遇驼商载以行，追及复赠而还之。汝先外祖尝语人，弃而不死，必有异征。今汝母竟短命而去，留汝一苗，堕地两年半，即家破亲亡。儿乎！何日自立以报汝母？"右任十一岁，伯母以乡间无良师，携往三原东关，依族三祖重臣公，重臣公送入毛班香先生私塾。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赁居三原东关，右任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至三鼓。偶有过失，或闻在塾中嬉戏，恒数日不欢，爱护之心，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遇之。自先伯父客死广州，伯庶母刘，携弟妹返南昌，居无何亦病卒，家中殊不之知。癸卯岁，右任领乡荐，赵表叔德麟，适自赣携四弟伯靖归，亲旧均来贺，咸谓："儿如天降，以报苦节。"是年冬，陕甘清吏以右任所为诗

倡言革命，大逆不道，据以入奏；及赴试汴梁春闱，而逮捕之令下，因遁于沪。其时风声震里闬，传言右任已死西安菜市，有劝伯母暂匿者，曰："惴惴残喘，复何所恋？母子同烬，我亦甘心！"使人走西安收右任骨，嘱曰："携归时，如我亦死，即同葬其母墓中。"后以家中得免牵连，即送四弟伯靖入学。盖自此以抚弱侄之衰躯，又辛勤移抚弱子矣！里人至今，咸乐道之。民国元年迎养至沪上。越二年以思念杨府村诸舅故，遂归里。七年靖国军兴，右任间道西归，治兵三原，伯母精神，已渐不如前，然犹黎明而起，衣必自浣，地必自扫，作饭必入厨助诸媳。右任每请节劳，曰："我本农家女，劳复何伤！"九年冬，右任以生日近，欲约亲故数人为庆，知而阻之曰："陕西乱离如此，天灾人祸，岁无宁日，寿我一人何为？"事遂止。十年冬，陕西靖国军解体，右任将去三原，往辞，徘徊廊檐下，见儿时洗面木盂，惊询此物尚在？曰："是物年龄长儿数岁，是汝伯父由江西携归者，将伴我以清清之水，洗涤今生矣；人生事事，当以艰贞之性赴之，用物亦然，木犹金铁也。"又曰："畴昔之夜，梦见汝母，我头已白矣，彼如何犹是二十许人？"又曰："汝要做就做，要去就去，此后我自了我。"呜呼！庸讵知自此别后，永无得侍之日矣！十一年春，靖国军武功战却，右任绕道陇蜀来沪上。得家书，康健如常。逾年秋友人西归，右任复以南来为请，得复，俟春暖花开，即当买车南下。既以入春多病，行几成，卒未果。迟至三月末，病渐痊，行有日矣，因往杨府村辞行，归家后，病复剧。其时四弟侍侧，弥留之顷，屡以此生不获见右任及诸孙为言，并遗嘱诸孙学费时须在意，虽极拮据，万勿致儿辈失学云云。呜呼，右任今生真无以报我伯母矣！

伯母生于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卒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即旧历四月二十五日也。享寿七十岁。闻讣时，右任方于役广州，仓卒返沪成服，茕茕此身，有恩未

报，有家难归。因念伯母平生大节，照耀乡里，湮而不彰，负疚弥深，谨述崖略，用志不忘。倘当世立言君子，锡以宏词，以贻来世，铭感之私，更无暨极！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期服侄于右任泣述于上海。

1924 年 10 月

先君子新三公墓表

吾于氏世居泾阳斗口村，以耕农为业。斗口为白公渠之分水处。（后改为泾惠渠）至曾祖志敏公，以水利日废不能养，乃命伯祖象星公、祖峻堂公商于蜀。先君新三公讳宝文，幼遭剧乱，读村塾仅二年。十二岁，与伯父汉卿公随里人步行入川，初至顺庆。汉卿公旋赴扬州转香港，先君转岳池刘氏当铺。号掌为世丈马芰州先生，命助理刻书。计留蜀九年方归省，移居三原河道巷，先慈赵来归，次年右任生，复迁回西乡。先慈病逝，右任方二岁，依伯母寄居房氏外家。先君在岳池多交其地学者，以故里中乱后得书不易，岁必寄多种归来，请伯母保存，谓儿大必令读书。嗣继慈刘来归，生仲华妹于东乡。己丑先君归，同迁三原石头巷。巷有小庙，日间读书其中，夜归则父子一灯，互为背诵。背书时皆向书一揖，不熟则夜深相伴不寝。每例假归，则石头巷之声即朗朗起矣。甲午置宅西关斗口巷，谓吾屋虽陋，放声读书较自由也。

甲辰余被清吏以倡言革命奏捕，先君避淳化、耀县者两越月。旋赴岳池，身体多不适。及病日加，同事舆送归陕。时余在沪因《神州日报》被火，正筹办《民呼报》，接家书谓老父病中时时呼亡命儿，生盼一面，乃仓卒西归。及进谒床前，惊问："是真耶？是见谅于人耶？"继谓："汝归我喜，汝住我忧，盼汝明日即去。"黎明叩辞，嘱曰："汝所事任汝为之，我如何颠沛亦不汝责。"又指架上书曰："我半生往返川陕道

中，步行者几二十回，足跟重茧，所为汝换来者，不过几本书，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讵知泣别后出潼关之日，即抱恨终天之时，计时戊申冬月十二日也。先君生于民国纪元前五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五。翌年得家书，悉以十二月　日安葬于祖茔，复由沪潜归，先一夕抵家，犹及亲执移灵之礼。次日晨扶柩至坟。及窆，委麻衣于殡宫，即由野田径去，亲友皆惊皇。

先君性慈祥，遇人极厚，精计算，善尺牍，喜钞书，计手写有《史记》、《小仓山房尺牍》、《书目问答》、《輶轩语》各一部。家存经史，多朱墨烂然。以家谱于乱时失去，积数年之力辑成之。并有《治家格言》一卷。哀此懿行，久稽记述，因表斯石，以启后人。男右任泣记，时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1943 年 11 月 5 日

泾原故旧记

余原籍泾阳，生于三原，始就傅于泾阳北乡，十一岁复入三原读书，十八岁后，往来泾原三大书院间（味经、崇实、宏道），自髫年迄壮岁，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励者，多有所表见于世；其抑郁而死，墓有宿草者，亦不胜其悲！天定胜人欤？人定胜天欤？吾知之矣！环境之造成也以渐，而群生之感受也至酷；百余年来，吾国材智之士，力不能竟其业，学不能得其地，才不能致其用，穷苦困厄中道而仆者，乃社会之普遍现象，而北方尤甚。余之得友其人，及身闻见其行事者，特千万分之一耳！昔在北京吊茹怀西诗：

九原莫道人情薄，老友吞声送纸钱。

今之濡毫作记，亦吞声纸钱之意也。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于右任记于成都西门外高埂子寓庐。

泾阳故旧小传

柏惠民

柏惠民，字小余，泾阳西北乡人。自丱角即豪放不羁，家素裕，闻余违难海上，有所作为，壮之，遂挟资往游。时方二十一岁，自云欲遍交天下豪杰。见余，助《民立报》八千金，晤陈公英士赠以万金。曰："此余远游之志也。"民国成立，公绝口前事，其扶持同志之心，则始终如一。十五年，以商业上之牵连，被拘入狱，及释，已痴迷不省人事，长卧兴平某宅中。十六年余往视之，连呼其字，公似闻声而习，翻身瞪视复睡去。辗转炕上十余年，忽于睡中长逝。时二十九年某月某日也。国民政府有令褒扬。

周镇　周镛　周锜

周镇，字定侯；镛，字石生，昆弟皆渭北名士。余于三原试场识之，遂定交。定侯老成练达，料事多中。石生为余妹仲华婿，为文不起草，千言立就。余出走海上时，在故里关怀吾家，勤劳奔走者，则定侯与其弟锜也。锜为人抗爽有大志，早死。丁未戊申之际，余先后归里省亲葬亲，赖定侯多方护持。石生在北京闻余亡命，东游道沪，所以鼓励之者甚至。其学于味经也，习二通。继复专力《通鉴》、凡历朝地理

官制与其得失成败之由，多能述其原委，诵其要旨。十六年，卧病西安，余往视之，曰："所憾者读史札记未写成耳。"又曰："三民主义平实有道理，中国离开不得。我已矣！将以此语诏我后人。"

柏　堃

柏堃，字厚甫，泾阳人。初学于清麓正谊书院，贺复斋先生讲学处也。嗣入味经书院，刘古愚先生举为斋长。故于宋儒穷理尽性之旨、与汉学微言大义，凡贺刘两先生之所以教士者，皆有所得。长于辩论，靖国军时，在胡景翼、岳维峻幕中甚久。约以出关，则谢之。余每归必述其学问所得以相勉。十九年别时，公曰："余老矣！再能相见论学乎？"不久以病逝。

董　眼

董君，泾阳人，佚其名，同人以其有目疾，戏以董眼呼之。君曰："吾非千里草，而千里眼也。"遂以董眼著。董眼初习照相术，庚子前后，屡走上海，名虽运售照相材料，实则输入书报亦多，口不择言，似当时海上所谓野鸡大王徐镜斋。一日余约其照一散发相，有阻之者曰："汝要身家性命乎？"眼曰："要时再讲。"照后眼复炫其技术，四处宣扬；清吏遂执以捕余，而眼不知所终。

孟益民

孟益民，泾阳人，以字行。英敏过人，喜工艺，一见如夙习，自命为新工人。学使创官书局于三原，扩充铅石印，益民奉命赴上海习之；庚子学成归，以所印不及人，每不乐。见余诗草曰："痛快痛快！"友人姚伯麟曰："君能为排印乎？"

曰："有何不可。"而余之《半哭半笑楼诗草》遂出版。后君不自安，辞职去。

三原故旧小传

张宗福

张宗福，字景秋，三原东北乡人。十四岁能为长篇文字，多奇思，习陆军，为日本士官生。学成归，客游南北无所遇。靖国军起，以道阻贻书于余曰："建仁义之旗，而不练仁义之师，其可乎？"十二年往粤，为某军参谋长；十八年入参谋部。二十二年转入审计部，谓余曰："报国之途正多，舍所学非无故也。"二十九年五月四日，敌机炸重庆，公适以病往城内就医，被炸死。子仲超，十四年死北京"三一八"之难。侄宝泉，十七年死于上海狱中，世称父子国殇。

王炳灵　杨师震　李秉煦
毛元懋　邵清涟　萧履泰

余自十一岁，读书毛班香先生私塾，同学中得六人焉：

王炳灵

王炳灵，字林生，同盟会会员。孝友之行，幼即为邻里所重。以高材生乡试得副贡，教授里中。清末至沪，任《民立报》编辑。武昌起义，著论为时所重视；论平民政治尤精。君学长于西北史地，并精于医。靖国军时，尝主持教育。十八年，往南京，将至洛，疾作而返，不久逝于家。闻其著作，生前已撕去，盖不愿以未成之稿付印也。

杨师震

杨师震，字帝臣，庠生。仪表超然，记忆力特强，读经书

一二过，即能背诵。十四五岁时，听灯影戏，默写戏词成巨册。乡荐不第，教徒里中，闻余有难，急走报毛师，至门仆地，救而始苏。致余书云："有心助君，无力南来，内外一也，始终必一致。"君精声律，为邑中自乐会巨子，不久以病逝。

李秉煦

李秉煦，字和甫，雨田先生家子，文卿之长兄也。与余同岁生，敬爱如同胞。为文有奇气，性喜聚书，好研讨时事。甲午中日战争起，君既欲执戈前驱，又欲觅他途以报国，终日歌哭无端，不能自解，似得心疾。及入庠又授室，时人以为至乐者，君则狂益甚。曰："国不国矣，科名妻子复何恋哉?"不久自杀。予有吊和甫诗存集中，所谓"和甫和甫命短心苦"者也。

毛元懋

毛元懋，字树谷，班香师季子也。幼多病而性特强。开国前，余归里省亲葬亲，出入多得其助。七年余将成立靖国军总部，有阻之者，君曰："正义人心所在，请放手为之。"靖国军与国民军两役中，君皆尽力。君忠于事而淡于名利，尝曰："吾祖吾父，两代为人师，我家有一碗饭吃，不冀有特别收入也。"二十年任法官惩戒委员会庶务长，以病归逝。

邵清涟

邵清涟，子倚楼，入邑庠后，以聋自废。余出亡，君特往沪视余。曰"闻君作革命党，在我亦感荣幸，故来。"靖国军时，君任职总部，一事无失。二十八年病殁。

萧履泰

萧履泰，子伯仁，庠生。幼颖悟，余与君父萧燕，暨君在

毛师塾中，两代同学。君任靖国军总部庶务，始终其事，极勤慎。同人悯其穷，君曰："大家通穷，我能独异？"

牛致远

牛致远，字引之，三原西关人。性倜傥，体魁梧，以雄才大略自许。读书探求大义，好诗歌，生而半面破伤，口斜而齿露，偶临镜必太息。每年冬，邑有蜡虮会，聚西北之名马而赛，君倘佯其间，时随人高呼，时亦手作势勒马而叹，盖自伤其命也！阅赛后，同学每饮于会场，君必醉，归必高歌少陵咏马诸什，曰："安得……"壬寅乡榜中式，谓人曰："天不许我作官，人不许我自废，如之何哉？"余出亡，君颇被议，又以貌故，易为人著目，故自匿。民元自愧无大表见，遂肆力于学，七年余归，而君已逝。

茹欲可

茹欲可，字怀西，泾阳茹王堡人。迁鲁桥。公父玉泉公能诗，极澹远，有集，以儒而商于三原，遂籍焉。生五男子，公居长，卓亭其仲也。公少卓荦有大志，好习当世之务。十七岁与卓亭为味经、崇实两书院高材生，邑中耆硕交称之。予始识公赠诗，即以大蠹琴声孙豹人为儗(王渔洋赠孙豹人诗有落落琴声大蠹行之句)。二十一岁成进士，分广东。曰："以官出游，是吾志也。"宰兴宁，政声卓著。每来沪，必畅谈数日，代予计划。君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民元任临时参政院议员。三年，以猩红热卒于北京。

李金镛　附李夫人张

李金镛，字鲤庭，三原西关人。多才不羁，喜交游，尝谓我之交人，爱人也；人之交我，爱我也。故不爱不交，交亦不

滥。肄业于朱佛光先生塾中，与同学程抟九、王曙楼、张景秋、茹怀西、茹卓亭、牛引之、朱仲尊、何安臣等来往至亲密。余在其家始多识朱门之彦，因得进谒佛光先生。每到假期，李宅则大烦忙，成为吾辈之一乐园。当偶聚时，有吟者、唱者、写字读书者、作叶子戏者。李夫人张氏极明慧，长于交际，复善烹调，作蔬菜小味尤佳。一日余与牛引之携羊肉饮其家，将醉，而程抟九、茹怀西诸君至，牛戏言抟九是经学家，我对点的著作看过几遍(指王引之)。怀西爱读曾胡全集，恐怕得的好处不过奴才两字，我们再来一个中兴吧。李夫人在旁曰："好好好！我情愿做东西请请你们。"开国前一年，李氏家中落，鲤庭病，无子，气绝时，夫人哭之恸！君复苏曰："任卿便。"夫人以死必同穴应，遂瞑目。夫人为余伯母房寄女，衣食不继，其志弥坚。伯母常称誉之。十九年，虎疫起，夫人先日曾来视余妻，傍晚归；诘朝得报，已遭虎患矣。死时，其养子不在家，距鲤庭逝时已二十年，人鲜知其墓地所在，有谬指一坟以实之者，掩埋队遂匆匆启而葬之。哀哉！绮绣华年，冰雪晚年；遗言难践！天道宁论？悲夫！

王赓荣

王赓荣，字仁山，三原北城人。幼颖悟，为文操笔，立就。及冠，驰声邑庠。余脱险至沪，君与王林生、邵倚楼南来代表邑人慰问。提出中国前途问题，彼时同盟会宗旨尚未宣布，仅以己意答之，并决言主张革命者之确。君欲东渡深造，以无资而返，所计划者均未及实施，竟以病卒。

胡　堪

胡堪，字德舆，三原东关人。优贡生。胡氏家富藏书，为邑中望族。时方鼎盛，关内名流所归。兄弟多擅文学，君次第九，有书名，温温君子也。见予所作极赞助。余散发像

旁，村书："换太平以颈血"等句，人阻之不为动。竟摄入。事发以世家子得免究。十九年至沪，以身体不适归病卒。君七兄均，字平甫，好学通时务，另有传。

由天章

由天章，字云飞，三原城内人。庠生，朱门弟子也。朱先生讲西学，注重格致，所谓格致强国论也。其时既无学会，又乏师承，仅就译本揣摩而讲解之，君独有深契。离校后，键户自修，与人少往还。问作何事，曰："作小匠人而已。"如是者三四年，试验成功者有之。欲东游无资，又三四年，见外来之科学家而质其疑，益自信，锲而不舍，其名益著。民国四年，任延长石油厂协理，时厂事已败坏，然君则犹欲一试也。七年余过延长，君代厂长，谓油无法炼，井亦难凿，见其新作之蜡烛肥皂甚美好，则谓试制之以养厂命耳！八年，病死厂中。

于右任曰：余卧病成都西郊寓庐，勉强写此，文成而病已愈；多年来之郁积亦霍然，文中故人，仿佛如在左右，或诗酒歌呼场也。记曰："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当中国晦明蜕变之时，如诸君子者，又岂仅一乡之善士而已哉？悲夫！记之遗与误者，待修补；生存者未记。文中偶引及者，备当时之事实也。

1944 年 7 月

本人从前办报的经过

我在民国纪元前，曾在上海办过几回报，重心都在社评方面，不妨借此机会，将我办报的经历对诸位说说。

第一，是《神州日报》。《神州日报》的主张，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那时距《苏报》案大狱不久，《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政象黑暗，民气销沉。我们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社评的着笔，最不容易。但是，担任写社评的，都是第一流作家，所以神州的声誉，实以得力于社评者为多。有一篇署名"三函"的发刊词，由王无生、杨笃生两先生主稿，经我略加参订而成，所谓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可称那一时革命文学的代表作。

其次，是《民呼报》和《民吁报》。我办《神州日报》未及一年，即因报社被焚脱离。隔了一年，始组织《民呼报》。《民呼报》又被封禁，乃改称《民吁报》。"民呼"两个字，即"人民的呼声"之简称，于革命运动上为一鲜明的标帜，于文学技术上亦为大胆的创作。因为那时我们所代表的，已不仅是复古的民族运动，而是总理的三民主义了。至"民吁"之名所由来，则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这两上报的社评，和《神州日报》有一个很大差别：《神州日报》以沉郁委婉见长，《民呼》、《民吁》则

以发扬蹈历见长;《神州日报》颇似古典文学,《民呼》、《民吁》,则已接近现代文学。如范鸿仙、徐血儿两先生所写的论文,即可代表那时的作风。《民呼》、《民吁》的创刊,已在国民革命发动时期,我们的社评,自应较启蒙时代更为大众化。

最后,是《民立报》。《民立报》时代,可算是同盟会革命运动的急进时代。我们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酖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讨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那时报社经济,受沈缦云先生扶助,较为充裕;人材亦一时称盛,各有专长,所写社评,在言论界上,都有很大的权威。

我以一穷书生,历办上述各报,所以幸而有成,实由同志帮助之功。而海内作家,声应气求,翩然来会,尤为各报社评见重于世之原因。民国成立以来,这许多朋友,学问事业,各有成就,容我再为叙述。惟中有六人,那时所写的社评最多,但两位已经为国成仁,两位则穷愁已死,均不及见革命之成功,所以在这里特地一提,以作为我的纪念:

一、杨笃生先生。他是对于《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人,长于小学,熟谙国史,血性尤热烈过人。故其为文,能以坚确之词义,抒其真挚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读者。后来以留学去英,因黄花岗的失败,不胜热情的压迫,自沉于海。

二、汪允宗先生。精研名理,兼通佛乘。其气质偏于沈潜,常能以深邃的观察,透视社会之黑暗面;故其文笔既曲而能达,于世相尤无所不通。他是在《神州日报》最久的一人,《民呼》、《民吁》、《民立》各报,也都有他的社评。他在《民立报》时,曾写过一篇关于人力车夫问题的论文,在中国论坛上,恐尚是第一次,实可称为深入民间之社会学者。

三、王无生先生。他是一个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而又熟于稗史,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旨,感人亦极深刻。明末遗老的复国运动,大半是走这一条路的。

四、范鸿仙先生。五、徐血儿先生 鸿仙、血儿两先生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鸿仙先生喜谈兵，二次革命后，在上海为人刺死。尤其值得记述的，是范、徐两先生都由报社校对、发愤成名。这固然可征两先生刻苦力学之精神，但是报馆校对一职，因参考资料之丰富，和名师益友的切磋，实为养成记者之优良学校。

六、宋渔父先生。他是民立社评的主干，有政治家的风度，又有政治法律的专家素养。生平精研舆地，熟于国际形胜。对于宪法问题，外交问题，片马事件，间岛事件，都曾以专家之学，写为社评，一时传诵。这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

说到这里，还附带一述我的感想，就是写社评的人，固然应该研究现代科学，周知世界大势，而对于国学的修养，尤其不可忽视。不但写文言文要深通文章义法，具备应用词料，就是写语体文，也必富于国学常识，然后才能用字适当，定义坚确，能使读者切理餍心，发生信仰，上文所述的几位名记者，于现代学术，固然各有所长，方向不同，但对于中国文学，都是埋头书案用过一番苦功的，这又是诸位修养期间很多的榜样了。

为着纪念他们几位的努力，为了供给诸君的参考，特别讲出了以上一段话，至于我个人方面，初到上海的时候，不仅人生地疏，更加穷的了不得，在如此景况中，一方致力文化事业，一方推动党的种种工作。那时革命党人的生活，不待说，是很艰苦的，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曾为它的复兴，费过不少力气。日本取缔风潮后，又同留东归来的朋友创立中国公学。因用这两个大学作基础，由母校中联络八个人出来，开办了《神州报》。从此，早起去吴淞教书，下午归来办报，要作文，又要作事。作了文，影响到作事，作了事，影响到作文，两者是顾不周到的，所以那时写的社评，并不

怎样的多，每月也不过几篇而已。再因为在科学上学无专长，名贵的大作也写不出来，由于我深感觉到，丰富知识的重要，所以一开头就将这个问题提出，没有丰富的知识，不但写不出好的社评，也不会做出伟大事业来。因此，希望大家在这点上，尽量的做工夫，我们要有丰富的外国知识，但我们更需要丰富的中国知识，这是我多年来的经验，也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至理。

现在我的话要作结束了，以上在社评写作者应具的主观条件里，讲到丰富知识，明确认识，正确判断，出路的指示，文章素养几点，社评的客观要求上，要大众化，革命化，时代化，以及我办报的经历等等，归纳起来，总不出乎一种目的，一种愿望，就是要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聚精会神，将全部力量用在抗战建国国策的宣扬上，使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光芒四射，惠及全世界，全人类。如果我们今日承认：我们只有"用爱和信念工作"的话，那么，这个爱，不正是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爱吗？这个信念，不又是对抗战建国的信念吗？不久诸位献身报界，就好比希腊神话里的勇士吓拉芽力斯一样，身着大地，力增百培，将自己的爱和信念，以惊人本领，浸润广大无边的祖国原野里，使祖国开遍了自由之花，结成幸福之果。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握在诸位的手里！祝诸位努力！加倍的努力！

1940 年

（《新闻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怀 恩 记

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阴斜。
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

这是我前年归省三原西关斗口巷老屋的诗。古人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那破旧的宅子里，留下的几间老屋，看去都象亲人一般，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况我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要当堂堂地做个人。不谓年光流转，白发盈颠，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但觉学问荒疏，不敷应用，对于国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泾惠渠——分水的一个口子。那时水量很少，农田灌溉，甚为困难；这个支渠，虽灌地甚少，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三原县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约四十里，有一土丘，唐高祖献陵也，陪葬者三十余人。碑估售之市，有献陵八种，即濮阳令于孝显，燕国公于志宁，明堂令于大猷，兖州都督于志微，共计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种，我小时并不知此。靖国军时，三原学者问我与此碑关系，我答先人无任何传说。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剩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

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

我们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宝善公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汉卿公宝铭，先严新三公宝文，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亲是赵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经商，旋赴香港。先严则十二岁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难，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时我尚未满二岁，于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只记得后来伯母说："陕乱平后，汝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至豳州长武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牵连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山谷中，行数十里矣，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追及汝外祖，赠以赀而还其女。"又说："汝母面方而敦厚，与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这是一点惨痛的历史而已。

我以一无母之儿，又处在单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伯母之恩，真是我毕生所报答不尽的。伯母是泾阳杨府村人，家世业农，排行第九，故幼即称为九姑娘而不名，十七岁来归。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动辄经年。先严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归。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当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适归宁母家，一夜，梦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泣谓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按先后即妯娌，字见《史记》。读若线候，今乡人土语犹然。）那时我初离乳，身弱多病，伯母带往杨府村就医，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居外祖父家中，历时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爱我，虽人口加多，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妪

某谓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养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应之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那个望报？设使无此母家，亦当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以去，则为尼终老，亦所甘心。"这可见伯母立志之如何坚定，和爱我之如何真切了。

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下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一跛羊，不久即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随诸牧儿往，忽有三个狼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均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攫，在坟角啮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河南人谓之牵巴巴)，一狼踞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执镰刀奔至，挟我归家。伯母闻警急出，匍匐道中，几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栒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七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

第五先生授课凡两年，见我入学以时，衣敝而洁，询知其故，深为叹异，于是教我益加尽力。离馆时抚我曰："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尽如汝哉？"盖先生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于每年寒食节，必带我回乡扫墓。两村相距约十二里，有时诸舅以牛车相送，有时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至时必郑重以告。至先母坟前必哭，哭必祝告："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我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勤。农忙时，亦随伯母及诸表弟至田间拾麦，往往拾之于舅父陇畔的，复卖之于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劳相勖。我有归省杨府村外家诗五首，追记那时的情形：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愁裹残阳更乱蝉（遗山句），遗山南寺感当年
（元遗山亦读书外家）。
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到了十一岁，伯母带我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时，交友甚广，与毛班香先生经畴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业。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亦赁居东关石头巷，但我则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其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

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只是勤能补拙。"这虽是先生的自谦之词，却是他生平所身体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别，由他自教大学生，更由大学生分教小学生。平常每日授课两次，夏季日长，则加课一次，都须背诵，并带背旧书，

所以读书比较精熟。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太夫子汉诗先生亚长。太夫子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诙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希望我们努力向上，将来胜过他们。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来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做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雒诵，终觉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架上有文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

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先严虽为家境所迫，早岁经商，但自修甚勤；又从师问业，博览群书，所以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尝手写《史记》全部，点过《十三经》两遍。辑修家谱，选成《治家语录》三卷；又尝借钞张香涛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寄存家中。某书当读，某书某处重要，亦时以问业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铺中的掌柜马芰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马豁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遗书，常嘱先严任校勘之役。先严又爱读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以为社会应用，最为便利；马先生的父亲曾经注过此书，先严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传。某年先严回里，除料理家务外，一面从陈小园先生学医，一面则自修经籍。我日间上学，晚则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背时亦向书作揖如仪。我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如下的一

首：

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
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就是咏的那时的事。先严最喜买书，在岳池刘子经先生典当时，陆续寄归的，已经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回家又须还债，家境甚窘，虽不至于挨饿，但有时竟至没有盐吃。及移住东关渠岸喻宅，前院是一个炮作房，我每天饭时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装药线，每盘制钱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盘，用以贴补家用，添买纸笔，有时亦买糖以自慰，那时一枚糖只值一文钱，但开支已觉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柜全家烧死，我的卧房与之毗连，几乎波及。隔日见炮房墙脚有火药三大瓮，抚之余热未退，幸上有石盖，未经爆炸，否则早已葬身火窟了。

炮房毁后，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业一般。因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每钱换制钱一百一十余文），此后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十五岁，同学多劝我应试，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废学业，都不赞成。到了十七岁，赵芝珊先生维熙督学时，我以案首入学，塾中功课始渐自由，所读的书可以由自己选择，先生不过任讲解督课之责而已。两年后，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恺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叶先生在当时学使中，以学问渊博著称，幕府中如叶

澜、叶瀚浩吾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好讲求新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先生下车伊始、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我勉强做成了十许篇，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但叶先生对我的文章特别激赏，评语有“西北奇才”之目，更嘉奖了许多话。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勉我留心国际情形。并谓：“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缴还。”真可谓刮目相看了。我经叶先生识拔，时誉渐起。叶先生任满后，沈淇泉先生卫继任督学。因我处连年荒旱，死亡枕籍，沈先生在东南募集巨款，创设粥厂，欲得一少年有为之士担任其事，时我在宏道书院肄业，以孙芷沅先生之荐，特调我出任厂长。我初出学校，见饥民多多少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厂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病。幸厂中会计独立，责任较轻。至第二年麦子将熟时，以余粮分给饥民，厂事因之结束。厂中有民夫二十余人，经数月来之教导，本是一种很有用的力量，因为无法保留，只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厂址在三原西关，即现在我所办的民治学校也。我在粥厂近一年，虽得了一点办事经验，但其时正在求学期间，课程上损失甚多，终觉是可惜的。及粥厂散后，沈先生送我入陕西中学堂肄业。

我之入陕西中学堂，在庚子春间，校址为西安有名的北院。总教习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树，精熟经史，讲解详明，我从游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北院改作行宫，学校无形解散，又令堂中师生，衣冠出城，迎接圣驾，在路傍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这种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怜。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 ：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绍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其盟弟长安毛俊臣先生昌杰，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与孙芷沅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问业于毛先生。同学中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灵、茹怀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运鹏等，都往来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以考据词章自限。茹、程二同学喜读曾、胡遗集，朱先生曰："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我闻之大为感动，有一次竟将所有新书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概。这都是我们少年时之狂态，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响。因为经朱先生的启沃，我们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解放了。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戊戌政变，刘先生感愤之余，曾遥祭六君子，为清吏所嫉视。我之谒见刘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时谣言朋兴，刘先生见我至，诧曰："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我曰："正惟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刘先生

闻言甚为惊异，待我甚优。虽从游一月，先生即解馆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为深刻。

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但在幼年寄居杨府村外家时，却有一段故事，应该补述。西北风俗，农人日工完毕，多至场畔“喝汤”。所谓喝汤，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说是吃晚饭。场广一亩至数亩，平时为曝农作物之用，喝汤时则分配次日工作，或谈闲天。一日我的表弟说：“我读完《百家姓》，何以县官的姓，书中不见呢？”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当时我亦莫明其妙，但起了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后来学习举业，循例应试，这个民族意识，亦若晦若明，旋蛰旋动，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意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但仍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及庚子以后，我的民族思想始日益高昂。时有拳案罪臣毓贤及两弟毓俊等，隐居三原东里堡，在清凉山唐园等处，题壁诗甚多，满怀悲愤，写作俱佳。我却以民族的立场深非其人，曾题诗其旁，有：“乃兄已误人国家”之句。我之为升允所注意，殆以此事为始。

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突，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平时所读的书，如《礼运》，如《西铭》，如《明夷待访录》，甚至如谭复生《仁学》都有他们理想的境界。又其时新译的哲学书渐多，我也常常购读，想于其中求一个圆满的人生观，但书是书，我是我，终不能打成一片，奠定我思想的基石，解除我内心的烦闷。我小时，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以家计困难，未能成行。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因思兴平、武功一带，为周室开基之地，历代以来，名贤名将，史不绝书，颇欲一游其地，以

资观感。适兴平县杨吟海先生宜瀚托妹丈周石生先生镛聘我教其两弟，遂欣然而往。在兴平时，我作诗的兴会甚浓，今摘录杂感一首，以见一班。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论。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环宇独立史，读之泪沾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当时象这样的诗做得不少，由友人孟益民、姚伯麟二先生帮忙付印，名曰《半哭半笑楼诗草》。就诗格而论，真应该悔其少作了。杨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从军新疆多年，在兴平县任中，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风甚佳。我在署中，除教书以外，并帮他看学校课卷，他亦在闲时为我说西北情形。及我乡试中式，他升任商州知州，故拉我作商州中学堂监督。

我因诋諆时政，狂名日著，及《诗草》刊行，益为清吏所忌。甲辰年的春天，我将商州中学的事，请李仪祉协、茹卓亭欲立两先生代理，即往开封应试，陕甘总督升允已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密奏清廷。时拿办密旨已下，会电报和驿站都发生障碍，明文未到，不好动手。同学李和甫秉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云贵，探知升允出奏之讯，因商诸先严，拟专差往开封送信。当时颇有人以为官家交通便利，恐于事无济的。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尽人事。由三原至开封，驿程计十四天，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个认识我的信差，限七天送到。信差如期到开封后，不知我住在何处，正在寻问，适我因烦闷，与同学南石嵩到街头散心，不期而遇，遂于当夜准备出走。李老伯事前擘划周详，因禹州有他所设商号，令我往避。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计划，所以天明即坐小车出城，径赴许州。倘再迟三四小时，缇骑即至，我

就不及出走了。秦豫各地风俗，新岁贺年，客人的大红名片都贴在壁上。临行，我揭了名片二十余张，沿途遇人盘诘，即随手取一名片，以片中姓名应之，居然渡过难关。到了许州，坐在火车头的炭窝中，至驻马店，换车到汉，但此时名片也用完了。李老伯平时相待甚厚，以我贫寒力学，时加周济，此次出险，尤全仗其力，在这里特书以为纪念。又同时应试的王曙楼先生文海、王心芸先生存厚、朱仲尊先生志彝，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自我离汴后，捕吏追至巩县，将他们羁留经月，几被株连。旧仆吴德，历受严刑，终未将我行踪供出，这都是我感念不忘的。到汉即时东下，舟次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感愤成诗一首：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事，大约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从此即以学校和报馆为基础，尽力国事，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抄我去年答乡人劝北归的金缕曲一阕，以作本文的尾声：

百事从头起，数髯翁平生湖海，故人余几！褒鄂应刘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风云谁倚？人说家山真壮丽，好家山须费工夫理。南与北，况多垒。

乾坤大战前无比。愧余生，嵯峨山下，卫公同里。不作名儒兼名将，白首沉吟有以。料当世知君何似，闻道伤亡三百万，更甘心血染开天史，求祖国，自由耳。（寒之友，是余与经颐渊先生所组书画社。）

1939 年

于右任生平大事年表

1879年 于右任生。4月13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父于新三，原籍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迁居三原，长年在四川经商，母赵氏。

1881年 二岁。母病故，由伯母房氏收养，此后寄居家氏外家，凡九年。

1885年 六岁。从塾师第五氏读书。

1889年 十岁。随伯母迁回三原东关，从塾师毛班香读书。同年，父娶继母刘氏。于右任仍依伯母生活。

1892年 十二岁。入三原县学。

1898年 十九岁。以岁试第一，补廪膳生，与高仲林结婚，入宏道学堂肄业。同年，陕西大旱，于右任奉调举办三原粥厂，任厂长，救济灾民。

1900年 二十一岁。入陕西中学堂肄业。

1902年 二十三岁。应兴平县知事杨宜翰聘，任教师。创作大量感事诗，抨击清廷腐败政治，集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刊行。

1903年 二十四岁。考中第十八名举人。兴平县知事升任商州知州，聘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监督。

1904年 二十五岁。赴开封应礼部试。三原县知县借《半哭半笑楼诗草》，指于右任为革命党，密告于陕西巡抚升允。清廷根据升允所奏，革去于右任的举

人，并严令通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升允奉旨，立即派员赴开封处理。于右任得同乡李雨田密告，乃避往上海，经马相伯帮助入震旦学院肄业，改名刘学裕。

震旦学院学生因反对外籍教员干预校务进行罢课。于右任奉马相伯之命，与同学叶仲裕等人筹建复旦公学于江湾，后又与部分留日归国学生共同筹建中国公学于吴淞。

1905 年 二十六岁。为筹办《神州日报》募股与邵力子同赴日本，经康心孚介绍，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任命为长江大都督。

1907 年 二十八岁。2 月 20 日，《神州日报》出版，于右任撰发刊词。章太炎、马相伯、黄晦闻等对该报积极支持，杨笃生、王无生、汪允中等为该报撰写社论。《神州日报》不用清帝年号，改用干支，抨击时弊，鼓吹革命，很受读者欢迎。同年，于右任秘密回陕西探望父病。

1908 年 二十九岁。神州日报社遭受火灾，又因筹款问题内部发生纠纷，于右任辞职，受聘主编《舆论日报》。8 月 1 日，发起创办《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同年冬，父新三病故，于右任再度返陕办理丧葬事宜。

1909 年 三十岁。《民呼日报》持论激烈，清廷深为忌恨，于是借口甘肃赈款问题，逮捕于右任，留禁一个多月，后在舆论压力下，予以释放，并判逐出租界，创刊不及三月的《民呼日报》也被迫停刊。8 月 16 日，于右任创办《民吁日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伸张国际正义。出版五十多天，因声援朝鲜革命党人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事件，清廷官

吏在日本驻沪领事威胁下,再度逮捕于右任,并以停办《民吁日报》为释放于右任的条件。于右任出狱后,第二次去日本。

1910 年 三十一岁。于右任得到宋教仁、沈鸿云、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马君武、杨千里等人的帮助,再次创办《民立报》,于九月九日出版,继续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

1911 年 三十二岁。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举行黄花岗起义,《民立报》大力宣传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8月,武昌起义,《民立报》成为革命军的机关报,逐日发表战争消息,产生广泛影响。9 月,促成上海光复。同年冬,孙中山回到上海,首访于右任于报社,并以旌义状表彰报社同人。

1912 年 三十三岁。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右任被命为交通次长。

1913 年 三十四岁。3 月 20 日,宋教仁被袁世凯亲信赵秉钧密谋刺杀于上海,于右任深为痛悼。同年秋,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迫停刊,于右任再去日本。

1914 年 三十五岁。袁世凯把持政权,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派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于右任至北京,回陕未果。

1915 年 三十六岁。于右任在上海筹备民立图书公司,未果。

1916 年 三十七岁。于右任再度北上,拟由北京转赴陕西。

1917 年 三十八岁。5 月,于右任回到陕西,与井勿幕、胡景翼、刘守中、茹欲立、李元鼎、张钫、樊钟秀等策划起兵反对北洋军阀,为陈树藩所阻,于右任乃返

上海，以卖字自给。

1918年　三十九岁。胡景翼、张义安、曹世英等在陕西响应护法运动，组织靖国军，并派代表王玉堂等到上海迎于右任返陕主持。于右任于七月底抵三原，八月，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并誓师讨伐北洋政府驻陕督军陈树藩，给以沉重打击。靖国军转战陕西，历尽险阻，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靖国军重视辖区内军政建设，减轻税收，禁止重利盘剥，兴办教育，开展救灾，成立水利委员会，测量泾惠渠工程，建立陕西省临时参议会，提倡地方自治。

1920年　四十一岁。于右任创办民治学校于陕西三原。

1922年　四十三岁。靖国军内部发生纷歧，于右任离陕，取道四川赴上海。靖国军旋告结束。八月，与孙中山会见于上海。十月，于右任与叶楚伧、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于右任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主持教务，先后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1923年　四十四岁。1月，孙中山委于右任、张静江、陈独秀等二十人为参议。于右任奉孙中山命赴北京晤段祺瑞。同年春，胡景翼率部击败吴佩孚，进驻开封，就任河南省督办兼省长，于右任应邀赴开封襄赞军政要务。

1924年　四十五岁。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于右任为代表，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赞同国共两党合作。5月，伯母房氏逝世，于右任返沪成服。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计划反对直系军阀，并派刘守中到上海同于右任密议。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率国民军击败直系军

阀，控制北京、天津，电邀于右任北上。

1925年 四十六岁。孙中山到北京。于右任任北京政治分会委员，曾奉派赴奉天会见张作霖。孙中山逝世后返京，襄办丧事。

1926年 四十七岁。奉军入关，国民军败绩，退出京津。军阀刘镇华部入陕，包围西安，杨虎城率军民坚守。于右任计划援陕，在李大钊帮助下去苏联，晤冯玉祥于莫斯科，制定"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师潼关，策应北伐"的方针。并会见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参观，旋即回国，途中与冯玉祥会合，同赴五原。9月17日，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宣布成立。10月，于右任先期返抵三原，策划解西安围。12月，国民联军击败刘镇华，西安围解。

1927年 四十八岁。年初，国民联军出师潼关，响应北伐。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主持军政党务。3月12日，于右任在西安主持革命大祭，并建立革命公园，公葬殉难军民遗骨万具。5月，参加蒋介石、冯玉祥的郑州会议，会后赴武汉。

1928年 四十九岁。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于右任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后兼任审计院长。

1929年 五十岁。2月，《右任诗存》出版。陕甘大旱，灾民遍野。8月，于右任返陕办理西北赈务，并整修伯母房氏墓。

1930年 五十一岁。国民党政府设监察院，于右任被推选为院长。同年，于右任创办农业试验场于陕西泾阳斗口村。

1931年 五十二岁。就任监察院长，并发起组织草书社。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我国东

北三省，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掀起抗日运动，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于右任同情学生爱国行动，不满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措施。同年，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授予于右任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2年 五十三岁。1月，赴广州，调解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淞沪抗日战争开始后，随国民党政府迁至洛阳。

1933年 五十四岁。8月，于右任返陕，赴武功勘察西北农学院校址，为创建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而付出大量精力。

1934年 五十五岁。草书社更名为标准草书社，正式成立。

1936年 五十七岁。选编并出版《标准草书千字文》。12月，西安事变发生，于右任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事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派于右任为宣慰使，赴西北慰问军民。

1937年 五十八岁。抗日战争开始，于右任随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曾赴前线慰问，并发起组织民族诗坛，撰写爱国抗日诗词。

1939年 六十岁。在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1941年 六十二岁。在重庆与文艺界人士发起以纪念屈原的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为诗人节。同年秋，赴陕甘慰问军民，并参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万佛峡。返重庆后，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1942年 六十三岁。因与国民党当局意见不合，赴成都小住，修订标准草书。此后两年，经常往返于重庆、成都，以书法、诗词排遣时日，间或发表演说、文章，支持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

1945 年 六十六岁。日本投降，抗战胜利。8 月 28 日，毛泽东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其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数度晤谈。于右任并于 9 月 6 日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1946 年 六十七岁。赴新疆慰问军民。11 月，出席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7 年 六十八岁。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破坏停战令，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右任深为忧虑。

1948 年 六十九岁。4 月，在国民党召开的所谓"行宪国民大会"上，竞选副总统失败，仍任监察院长。

1949 年 七十岁。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派出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于右任积极支持和谈，并决定于 4 月 16 日赴北平，参与和谈并促成其事，后因国民党和谈代表携双方草签的停战方案回南京复命，暂缓成行。4 月 21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停战方案上签字，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前夕，于右任被挟持到广州，旋赴重庆，11 月 28 日，去台湾，从此未能再回大陆。

1951 年 七十二岁。于右任在台湾，心情郁抑，2 月，患病卧床月余，病后健康状况不大如前。平素深居简出，借诗书自慰。

1961 年 八十二岁。夫人高仲林八十寿辰，于右任以远在台湾不能亲自为夫人祝寿而深为伤心，乃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将此情转达于章士钊。周恩来获悉后，即命屈武专程赴西安，执子婿礼为于夫人祝寿。事后屈武将祝寿盛况及照片转达于右任，并暗示此举出自周恩来的关心和安排。于右任至为

感动，函嘱屈武代他向周恩来表示诚挚的谢意。

1962年 八十三岁。1月24日凌晨，于右任深感此生难以重返故乡，心潮起伏，不能自已，起而作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3年 八十四岁。4月，因喉病住院；5月，由于费用昂贵，无力负担，不得不出院返寓休养。

1964年 八十五岁。8月，病势转剧，再度住院；9月，肺炎、肝硬化症并发，病情恶化，延至11月10日下午八时零八分逝世。

于右任生前曾在日记中表示：如死在台湾，"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于右任逝世后，台湾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发起"每人一元"募捐运动，集资于1967年8月在台湾玉山海拔三千九百九十七米的主峰顶巅建造于右任半身铜像，以酬其望我大陆的遗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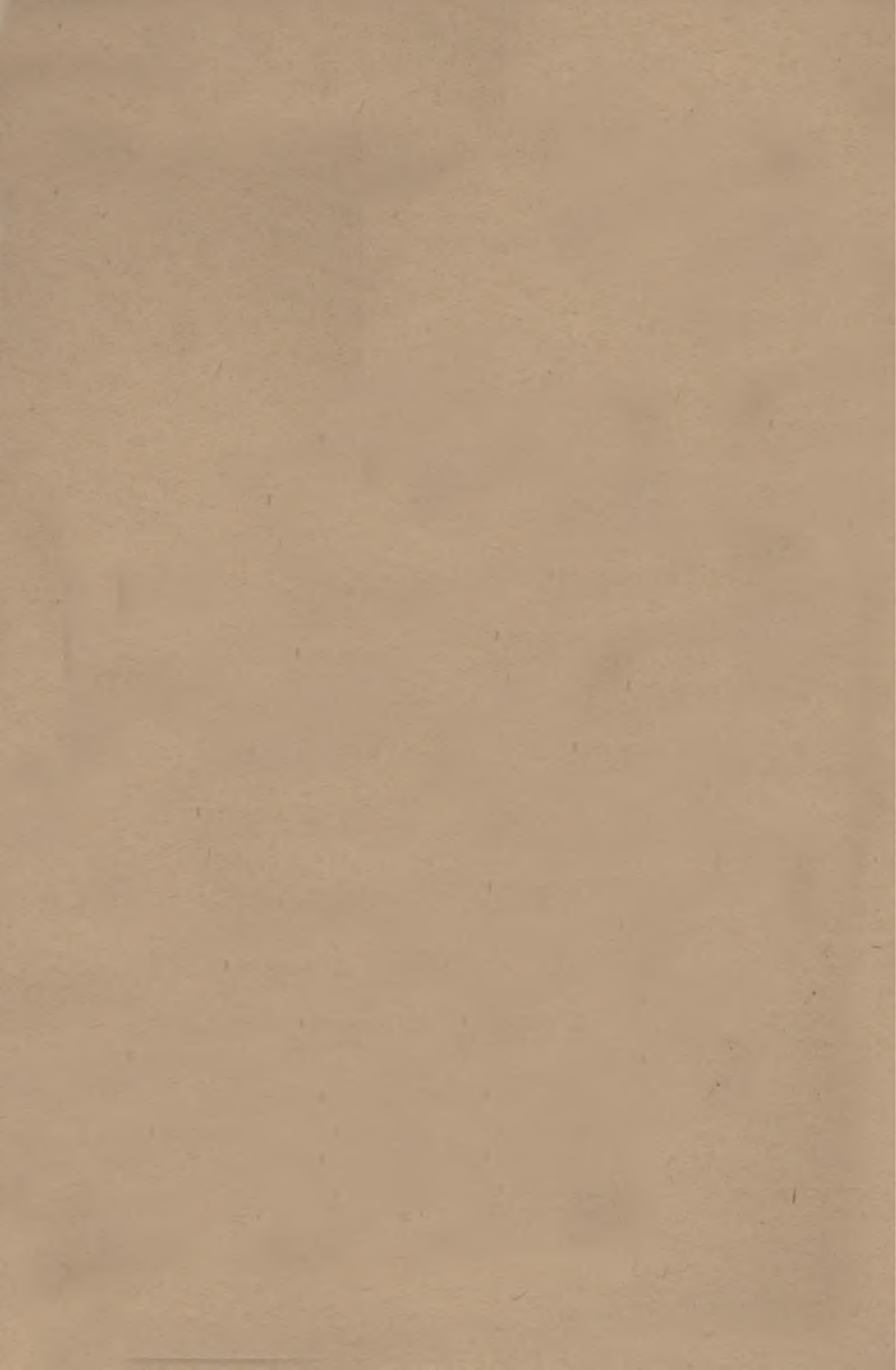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子孙之元气/丘桑主编．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于右任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03-4

Ⅰ．黄…
Ⅱ．丘…
Ⅲ．于右任-文集
Ⅳ．C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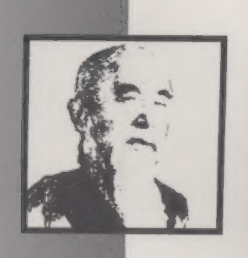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74 号

黄帝子孙之元气
HUANG DI ZI SUN ZHI YUAN QI
丘　桑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2 千字　印张：10.375
ISBN 7-5060-1103-4/Z·80
定价：19.60 元





策　　划　严　平
　　　　　许剑秋
主　　持　黎　松
特约编辑　曹力红
责任编辑　吴玉萍
装帧设计　李颖明



〇〇〇

年文传
表粹记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也是新与旧的交替、中与西的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因而孕育出了一大批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奇才人杰。本丛书选取其中性情独特、才智超群者凡十三人。寻其传记、自传，选其文章精粹，编其大事年表汇为一册。使读者通过一本书既可知其生平业绩，亦可涉其学术思想。十三人中大多不仅是学者文人，也是政治上的行动家。所以不仅他们的文章反映了时代风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他们个人的生平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轨迹。通观全书，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ISBN 7-5060-1103-4


ISBN7-5060-1103-4/Z·80
定价：19.60元